

## 短文集錦(作者不詳)

目錄：

天上掉下來的麵包	所有的一切--包括煤	快送吃的給約翰	現在還不——以後吧！
寡婦的兒子	約翰.布朗茲	閒言碎語	小號兵
從茵文莘帶來的《聖經》	水手傑克.羅賓斯	強盜卡爾	警告與審判
小心壞朋友	貝可的祈禱	掃煙囪的小小子的祈禱	羊和它們的牧人
傑克的感恩	約翰的犧牲	湯姆付的代價	多年以後
法國士兵	瑪莎的烏鴉	瑪麗.鐘斯和她的《聖經》	死烏鴉
像爺爺那樣	一次短佈道的威力	老上校	完美無缺
不停止禱告	掃煙囪的小男孩	瑞士農夫和主日	一次奇異的救贖
敲石頭的窮約翰	蒙祝福的祈禱	迷路	完全相信
薩姆司利的書	用心去學	從黑暗到光明	神拯救屬他的人
羅伯特的報復	何門死裡逃生	雷德船長的營救	比爾的第一份工作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 天上掉下來的麵包

衛姍和衛珞縮在他們的小草屋裡，凍得哆哆嗦嗦。一陣狂風刮來，將一堆冰雪粒子從煙囪裡灌了進來。“看來我們註定是要餓死了。”奶奶哈羅娜抱怨說。

祖孫三人擠在火爐旁。木頭是濕的，火很小，煙卻很濃，熏得他們眼睛痛。

“我剛才發現我們的羊死了十頭。”衛珞有氣無力地宣佈。

老婦人驚叫起來：“又死了十頭？用不了一個禮拜，它們就全都凍死餓死的。那我們就再也沒有什麼可吃的了。”她合上眼睛，開始用本族語言誦起一篇異教徒的祈禱來。

“奶奶，”衛姍打斷她，“我們還有一點兒麵粉，我能用它作兩三條麵包。如果我們每頓飯只吃一小塊，可以挨過四天呢。”

衛珞咆哮起來：“然後呢？”

“到那時，我想神會幫助我們的。”衛姍充滿希望地說。

衛珞苦笑了一下：“如果我能騎馬去白人那兒求助，神也許能幫我們。可是我的小馬已經死了，我被困在這裡。衛姍，奶奶說得對，如果諸神要我們死，我死好了。”

奶奶跪在火邊，扇著微弱的火苗。還要等幾個小時，羊骨才能熟，衛珞竭力不去想羊肉的美味。

衛姍把一個舊木箱上的雪掃去，取出她的《聖經》。她想要奶奶認識那位能從天上送來幫助的神。衛姍肯定，神會聽她祈求食物的禱告。她講了以利亞和烏鴉的故事：“以利亞餓的時候，神派烏鴉給他送去了食物。如果我們信賴的話，你們認為會不管我們嗎？”

“是可能哦。”哈羅娜若有所思地說。衛姍發現在她的眼睛裡閃爍著一線希望。

“我很想親眼看見這樣的事。”衛珞也在想。

第二天出奇的冷。因為沒有避風的地方，又有好些羊死了。它們站在那裡，凍得硬邦邦的，倒都倒不下來。“噢，我主我神啊，看在基督的份上，請在我們死前來幫助我們。”衛姍祈禱道。

突然，衛珞尖叫了一聲，打斷了衛姍無聲的祈禱：“看哪！奶奶，衛姍！快出來！一架飛機！”

沒錯，是飛機的嗡嗡聲，儘管很微弱，卻是千真萬確的。

衛姍披上外套，一把抓過自己的紅毛衣，大叫道：“快向他們揮手啊，也許他們能看見我們！”

孩子們用盡全身力氣，揮啊，叫啊，全沒想到飛行員根本聽不見他們的喊叫。但飛行員看見了他們。飛機上的人就是出來尋找這些陷入困境的印第安人的。

哈羅娜看見小小的黃飛機從小草屋上空低低地掠過，扔下了一袋袋的麵粉、豆、糖和乾果，淚水模糊了她的眼睛。衛珞目瞪口呆地看著一龕熏肉就落在離他不遠的地方。衛姒則跳來跳去地閃避著那一袋又一袋的咖啡和葡萄乾。天國在下食物雨啦！

哈羅娜一邊把食物揀進草屋，一邊毫不掩飾地撲簌簌地掉著淚。揀回的食物足夠吃一整個冬天的。她緊緊摟住孫兒孫女，說道：“白人的神把他的烏鴉給我們派來了。”

神滿足了這三個印第安人身體上的需要。孩子們，他也能為你們作這樣的事。他還能滿足你們心靈的需要，你們向他求了嗎？

### 所有的一切--包括煤

——許多年以前，人們是用煤來取暖的。一年冬天，英國出現了煤荒，礦工們挖煤難，老百姓們買煤難。好心的基督徒司各特太太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這天是禮拜六。明天禮拜天，牧師要為聖餐作預備佈道。許多弟兄姐妹會在這個預備周到她家來，一起討論主和主的話語。她很喜歡這樣的活動。但今天她卻有些犯愁，因為家裡沒有煤取暖。

“早餐後我得上城裡煤鋪去看看。”她自言自語道。然後她告訴神她的需要，求神說明她。

吃過早餐，她套上厚大衣，走出了屋子。外面很冷。她一邊走，一邊哼著歌，因為她很有把握，主會幫助她。

到了煤鋪，她驚訝地發現鋪裡換了一個人。這個很不友好，不客氣地對她說：“今天沒有煤。下禮拜再來吧！”

司各特太太若有所失地離開了煤鋪。一到家中，她就立刻跪下，向主祈禱。因為主說過：“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們的。”她用孩子一般的單純和信心對主說：“主啊，我是想要禰的兒女舒舒服服，難道禰不幫助嗎？禰不是連一隻最小的麻雀也關心嗎？禰可以為禰的孩子們供應煤嗎？”

黃昏時，房後傳來一陣轟隆隆的聲音。她趕快披上大衣，去看是怎麼回事兒。呀，她的儲煤池裡倒進了一車煤，倒煤的人卻已經無影無蹤了。她大惑不解，回到屋裡，還在想：會是誰呢？

幾分鐘以後，她聽見有人在敲門，兩個表情很窘迫的運煤工站在門口。“不好意思，夫人，”其中一個說，“我們弄錯了位址，把煤倒進了您的池子裡。如果您願意付錢，煤就歸您了。不然，我們

就把它運回去。”

司各特太太笑了：“我很樂意付錢給你們。其實你們根本就沒弄錯，街道也對了，地址也對了！是那位在天上掌權者為我這樣安排的。”

那兩個人被弄糊塗了，聳了聳肩。但司各特太太知道，是神把煤送給她的。她經歷了一次從神的話語裡來的祝福：“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四6）。

### 快送吃的給約翰

—— 從華盛頓山的頂峰，俯視腳下的山谷，你可以看見一座小小的草屋。那是約翰·白瑞的家。約翰是個窮燒炭工。去年夏天，他病了，不能像往常那樣幹活。冬天來的時候，約翰和妻子就沒有錢買吃的。

十二月，下了好幾場大雪，從村裡去山上的路讓積雪給封住了。沒等人們把路清理乾淨，又一場大雪肆虐而來，約翰和他的妻子被困在小草屋裡，只剩下一天的存糧。

十裡以外的謝飛德村，住著布朗執事。布朗是個富裕的農民，一言一行也符合純正的基督徒生活標準。這天夜裡，雖然外面風雪交加，他和妻子還是睡得很香。天快亮時，布朗突然驚醒了。他騰地坐起來，問妻子：“誰在這裡？我聽見有人在說話！”

“沒有人。也許是維力在說夢話。”

“可我聽見有人在說：‘快送吃的給約翰！’”

“胡說八道！”妻子斥道，“繼續睡吧。你肯定是在做夢。”

布朗重新躺下，幾分鐘以後就又睡著了。馬上他又跳起來，叫道：“我又聽見了！瑪格麗特，你什麼也沒聽見嗎？它說：快送吃的給約翰！”

“哎呀，你肯定是病了。恐怕你在發燒。躺下，再睡一會兒。”布朗太太說。

執事再一次閉上眼。他又聽見那個聲音對他說：“快送吃的給約翰！”這次，他完全清醒了。

“聽著，瑪格麗特，”他對妻子說，“你知道有哪個叫約翰的人可能會需要食物嗎？”

“我想不起來。”她說，“除非是約翰·白瑞，山裡的窮燒炭工。”

“是了！”執事驚叫起來，“我想起來了！那天我進城去商店時，克拉克先生說過：‘不知道老約翰是否還活著，我有六個星期沒見他了。他還沒有買過冬需用的物品呢。’一定是老約翰病了，需要食物。”

他倆趕緊穿好衣服，把維力叫醒。兩個男人匆匆忙忙吃早飯，布朗太太則找來兩個最大的籃子，裝了滿滿兩籃子食物，足夠吃一個月的。

然後他們把馬和雙人雪橇裝好，趁天剛放亮，出發了。那可是一次危險的旅行。風仍在吹，雪還在落，雪花攪得滿天都是。但馬車隊頂著風頑強前進。雪橇裡的三個人，全都裹在毯子和特地加上的水牛皮袍裡，催馬闖過暴風雪。十裡的路，平時只要不到一個小時，今天則花了將近五個鐘頭才走完。

最後他們終於來到草屋前。貧窮但充滿信心的基督徒夫婦一直在向那位垂聽禱告的神祈求。執事走近房門，正好聽見禱告的聲音，恍然大悟：那把他從睡夢中驚醒的聲音是從天上來的。他敲了敲門，門開了。我們可以想像老夫婦驚喜成什麼樣子！滿滿兩大籃子食物被搬進草屋，約翰·白瑞和妻子則向神獻上了由衷的感謝。

### 現在還不一一以後吧！

——一天，一個基督徒醫生去看他的一個老病人。以前，醫生跟約翰夫婦這老兩口子，多次提起過他們靈魂的處境，但他們好像並不是很在乎。老約翰聽得很認真，對醫生所講的道理也很贊同；但一談到更深層的，觸及個人的問題，他就開始回避。他願意承認他是一個罪人，需要得救；甚至說將來有一天他會去尋找救主。他願意得救，不過要把得救的事推遲到“比較方便”的時候。

這回約翰犯立刻支氣管炎。他的病情倒不是太重，只是難受得不行，虛弱不堪。醫生給他作了檢查，答應給他開些藥，他們去取就是了。他正準備走，約翰太太問：“醫生，約翰該在什麼時候吃藥？”

“我會把用法和用量寫在標籤上，”醫生轉向他的病人，說，“讓我想想；你的病不是太嚴重，下一個月的今天開始服怎麼樣？”

約翰正劇烈地咳嗽著，幾乎噙住了，好不容易才含糊不清地喊了出來：“下一個月的今天！？”

“是啊，為什麼不？那還不夠快嗎？”

“夠快！先生啊，恐怕到那時我已經病死了！”老約翰呻吟道。

“是哦，”醫生表示同意，“但別忘了你病得不是太厲害，或許你可以一個禮拜後開始服。”

“醫生啊，”約翰被他弄糊塗了，煩躁地說：“我也許活不過一個禮拜了！”

“的確，”醫生又表示同意，“但也許你會呢。何況咱們把藥就放在屋裡，它又不會跑。如果你發現自己的病情惡化了，再吃也不遲嘛！”他平靜地看著老人，好像他所作的指示是天下最最正常的。

約翰呻吟著：“這醫生從來沒像今天這麼莫名其妙！”醫生這時又作了一點讓步：“如果你明天感覺更糟，也許你可以從那時開始。”

老人費勁地說：“醫生，明天我也許就死了！”他的喉嚨和胸膛疼得要命，停了一會兒，他才接著說：“我希望你不要生我的氣，也不要認為我不知好歹。你一直對我很好，但先生你要知道，我可不想病情惡化。我相信藥是良藥，但它呆在瓶子裡可對我，沒什麼用。遲遲不去吃它，是傻瓜，是瘋子，對不對？”“那麼你想什麼時候開始吃呢？”

“先生，我以為你會要我今天開始。”“今天開始，對了，”醫生說著，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只是想讓你明白，我們天國偉大的醫生為你罪惡的靈魂準備了更有效力的藥，而你借種種藉口，遲遲不去求，是多麼愚蠢。想想看，你忽視他的治療已經多久了！這麼多年來，你一直回避治療，對自己說：‘下個禮拜吧！明年吧！或者我快死的時候，我會去尋求主的——什麼時候都行，就是不是現在。’可是今天才是你唯一把握得住的日子。神的藥是為今天準備的。‘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良藥唾手可得，但除非你把它吃掉，要不它無法對你發揮效力。哪怕是推遲到明天再去求，都是愚蠢的。”

老約翰眼裡蓄滿了淚。他拍拍他好心的朋友的手，輕聲說：“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這個問題。”

對神要你悔改的迫切呼喚不理不睬，是愚蠢的。為什麼耽誤、推遲尋求神是危險的呢？

### 寡婦的兒子

—— 有一個敬畏神的寡婦，與獨生兒子相依為命。他還很小的時候，她就開始教他讀《聖經》，

與他一起禱告。他長大了，卻變得很不聽話，還嘲笑母親的警告和眼淚。這讓她難過極了。但她並沒有放棄為他禱告。

越長大，他就變得越惡劣。最後，他落到法官的手裡，按當時的慣例，遭鞭打，用燒紅的烙鐵烙，下到獄中。他母親呢，還是不間斷地為他向全能的神祈禱。

後來，他被釋放出獄，報名參了軍，到一艘沒人認識他的船上去服役，在海上過著一種非常浪蕩的生活。過了些日子，他們的船在一場可怕的暴風中撞上岩石，成了碎塊兒。所有的船員都死了，只有祈禱的寡婦的兒子活了下來。他遍體鱗傷，好不容易才爬到一個島上。

當地的異教徒土著發現了這個年輕人。他們給他拿來吃的、喝的，然後把他鎖進一座茅屋。不久，島上居民要設宴拜海神，想起了他。每一年他們都要選島上最漂亮的一個人，殺掉，獻給海神作祭。他們想，這個白人可不是他們最好的祭品嗎？於是他們將他帶出來，把他剝得光光的，五花大綁起來，要以一種極可怕的方式處死他。那一刻這個年輕人心裡想的是什麼？死亡就在他眼前了！

突然，土著中間起了一陣騷動，人人都害怕得要命。原來，他們看見了白人胸膛上和脊背上，那些鞭子和烙鐵留下的傷疤。他們可不敢獻上一個有缺陷的祭品！於是他們把他給放了。

年輕人藏在椰子樹叢裡，靠吃椰子度日。最後，終於有一艘船經過海島，他發出了信號，水手們收留了他。船在神的指揮下，駛向他的祖國。船長在艙底給他找了一個地方住，然後就把他忘得精光。

獨自呆在那個無人搭理的地方，聖靈引導他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記起了多少次險境中，神都彰顯了他的美意；記起了親愛的母親的警告，眼淚和祈禱。那段時間是神悅納的時間，是他悔改歸主的时间。神揀選那段時間答覆他那敬畏神的母親的祈禱。

他的心碎了。一個老船員給了他一本《聖經》，他如饑似渴地讀了一章又一章。聖靈將他所讀的深深刻在了他的心上。

在深深的憂傷中，他不斷地呼喊：“我的罪啊，我的罪！”他一次又一次地跪下，禱告道：“哦，神哪，讓我看見禰的憐憫。讓我這個大罪人看見禰的憐憫！請垂聽我的祈禱！”他被帶到主耶穌和的贖罪寶血面前。經過一陣短暫但劇烈的掙扎，他終於在基督裡找到了平安。噢，要是媽媽還活著該有多好啊！如果她知道她的祈禱今日終於蒙了神的應允，那該多好啊！

終於到家了，他發現媽媽還活著！想像一下，他們會有怎麼樣的會面呢？

你在這個故事裡，能看見神的大能嗎？當一個人真的悔改歸正，他的生活會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 約翰·布朗茲

—— 1517年，馬丁·路德將他的《九十五條》釘在威騰堡教會的門上時，約翰·布朗茲年方十八。他住在德國一個叫哈雷的城市裡，是一個敬畏神的人，在教會和威騰堡州的影響巨大。這當然讓羅馬天主教很不高興，他們對他恨之入骨。

1546年，哈雷城的居民聽到了一個可怕的消息：皇帝查理五世派阿爾瓦公爵率軍隊來征服他們的城市，迫害新教徒。阿爾瓦公爵決意要剷除一個人，就是約翰·布朗茲。哈雷城被攻下以後，公爵下令，命士兵去找布朗茲，把這個異教徒帶給他，死的活的都行。兇惡的士兵沖到了牧師的家。布朗茲聽到前門傳來的擂門聲，嚇了一跳，立刻決定逃走。他剛從後門出去，就聽見士兵的斧子劈碎前門的巨響。士兵們搜遍整所屋子，也沒找到布朗茲。阿爾瓦公爵帶著士兵離開以後，布朗茲返回家鄉，繼續傳講耶穌基督的福音。

查理五世聽說這事，氣得暴跳如雷，決定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抓住布朗茲。

7月14日是布朗茲的生日，他與家人共用生日晚餐，絲毫沒有意識到他正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皇帝派手下格蘭威爾率部隊開進哈雷，要逮捕布朗茲。格蘭威爾徑直去了市政廳。所有議會成員就座後，他宣佈：皇帝有秘密聖旨。很自然，這些議員們都急於知道是什麼樣的聖旨。

格蘭威爾說：“首先你們得鄭重其事地宣誓，不把我告訴你們的洩漏給任何一個人。”

議員們宣誓保守秘密。格蘭威爾一臉狡詐的笑，拿出皇帝的信，大聲宣讀起來：必須把約翰·布朗茲抓獲歸案。如果諸位協助他捕獲這個異教徒，皇帝將有重賞；否則，整個城市要為此承擔一切後果。

議員們這才意識到上了當，不由又驚又怒。狡猾的格蘭威爾知道有不少議員是布朗茲的朋友，因而要他們宣誓保密。這樣，他們就無法向牧師報信。議員們知道自己落入了圈套。他們不願背叛他們敬愛的牧師，又害怕皇帝會施行報復。最後，恐懼占了上風，他們決定幫助格蘭威爾。

格蘭威爾這下有把握布朗茲逃不出他的手心了。他立刻派出一個士兵，去將布朗茲帶來。

沒想到的是，天父的眼睛在看顧布朗茲。就在議員們宣誓保密時，格蘭威爾沒有注意到有一名議員

不見了，過了一小會兒又回來了。這個人一知道逮捕布朗茲的計畫，就寫好了一張便條。

信使到的時候，布朗茲還在與家人共進晚餐。他打開條子，上面寫著：“快逃！快逃！快逃！”

布朗茲迅速換好衣服，離開了家。就在街上，他與前來抓他的士兵撞了個正面。士兵叫住他，問：“你知道約翰·布朗茲住在哪裡嗎？”

布朗茲一點沒動聲色：“知道。我來指給你看。”他同士兵一起往回走了一小段路，指給他看街盡頭的牧師公館，然後兩人就分手了。士兵到牧師家，布朗茲則出了城門，到了一個叫斯圖加特的城市。

斯圖加特的公爵尤瑞奇熱忱歡迎布朗茲，將他藏在宮裡。但不久，一個奸細把這事告訴了皇帝，皇帝馬上派了一隊西班牙騎兵去抓布朗茲。士兵們上路後，在巴伐利亞的選舉官家裡過了一夜，享受了美味佳餚和一頓好覺。飯間，帶隊的軍官說明了他們此行的目的：“我們從皇帝查理五世那裡受命，要帶異教徒約翰·布朗茲給他，死的活的都可以。我們已經查明他是藏在斯圖加特的尤瑞奇公爵家裡。我們打算給他一個‘驚喜’。他做夢也想不到我們要去。”

第二天，騎兵們到了斯圖加特。軍官徑直去了公爵家，命令道：“快把約翰·布朗茲交出來！我知道他藏在你家。這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命令！”

看來軍官是胸有成竹。但他錯了。他可沒讓公爵大吃一驚，相反，公爵讓他吃了不小的一驚：“布朗茲不在這兒！”

“那他會在哪裡？他肯定在這裡！”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裡。”公爵又說。

軍官狐疑地盯著他，公爵又重複道：“先生，是真的。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我可以發誓。”

軍官怒火熊熊，但也只得離開，心裡還納悶：布朗茲怎麼會發現他們的企圖。

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在照看著他的孩子。前一天晚上，士兵們在巴伐利亞選舉官家吃飯的時候，軍官得意洋洋地解釋了他的差事。當時選舉官的太太也聽見了。軍官可沒想到這女人是牧師的朋友，把布朗茲藏身的地方也抖露出來。於是她趕緊派人送信給尤瑞奇公爵。

公爵接到信時已經是後半夜。他立刻叫醒布朗茲：“恐怕你又得去逃命了。一個奸細向皇帝告了密，明天他的士兵就要來抓你了。你必須馬上離開。不要告訴我你去哪裡了，這樣我就什麼也不能告訴他們。願神與你同行，一路上祝福你。”

布朗茲匆匆擁抱了公爵，只帶了一條麵包，離開了公爵府。夜很暖和，月光也很輕柔，一隻貓頭鷹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叫著，一隻小動物在路旁的茂密的灌木叢中奔跑。沒人看見布朗茲穿過公爵府的重重大門，然後停下。他該去哪兒呢？悲傷和疑惑突然淹沒了他，他撲通跪下，祈求神幫助。然後他揀了一條路，穿過似乎是無邊無際的山毛櫸樹林。小小的房子到處都是，但除了最後一所，所有的門都是鎖住的。他好像聽見一個聲音對他說：“進去。”

乘著月光，牧師順著樓梯，悄悄地爬上了閣樓，一點也沒驚醒房子的主人。他在閣樓的地板上坐下，為這個避難處感謝了神。等他吹乾淨一塊地方，躺下時，第一縷晨光已經長地平線上照了出來。

幾個小時以後，他醒來了。他四處張望，想知道自己在哪兒。幾步以外，有一大堆柴草，他覺得柴草的另一邊也許會好一些。他一聲不響地爬過柴草堆，一眼就看到閣樓的角落有一根粗大的橫樑。“非常棒的藏身處。”他想著，在橫樑後坐下來，吃了一點麵包，一邊豎著耳朵，想從各種聲音裡辨別出他在哪兒，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一會兒，他聽見一陣馬蹄聲。沒錯，是馬蹄聲，他的心跳加快了。一定是皇帝的馬隊，抓他來了。鄰居們站在外面，議論紛紛，每一個字都沒逃過布朗茲的耳朵。馬蹄聲漸漸遠去，人們也走遠了一些。

幾個小時以後，牧師聽到人們在下面講話。一個女人說：“城門真的要封上嗎？”

一個男人回答：“是真的。士兵要搜索村裡的每一所房子，一定要抓住那個異教徒！”

傍晚時分，布朗茲聽見柴草堆裡有沙沙的響聲。他平躺在橫樑後面，屏住呼吸。聲音越來越近，在他頭邊停住了。布朗茲慢慢地把頭轉過去一看，不禁為自己的害怕笑了起來：來的是一隻雞！可馬上，他的心裡又開始發慌——那只雞下了一個蛋。“雞一咯咯達，就會有人來揀蛋，輕而易舉地就能發現我。”

可母雞並沒叫，而是像來時一樣，靜靜地踱開了。牧師的擔心轉為對神的感謝。他想起了烏鴉曾按照神的命令給先知以利亞送餅送肉。他就著雞蛋吃了一片麵包，深信主會照看他。

神沒讓他失望。每天，那只雞都來到老地方，下一個蛋，又一聲不吭地走了。

但西班牙軍隊越來越近了。布朗茲聽見人們在樓下議論說：“今天士兵就會來搜索我們這個地區。”果然，很快士兵就出現了，門也沒敲就闖了進來。牧師將自己交到信實的救主手中，在藏身之處儘量往後縮。

現在有幾個士兵爬上閣樓來了，要看異教徒是不是藏在那裡。他們到處找，一個士兵用劍在柴草堆裡捅了好幾次；另一個則往茅草屋頂猛戳。

“他不在這裡！”一個士兵嘟嘟囔囔地抱怨著。

“去下一家搜！”長官發了令，部隊離開了這所房子。

至今為止，布朗茲已在小閣樓上藏了十五天了。每天母雞都來，在他身旁下一個蛋。

第十六天，雞沒有來。皇帝的軍隊也在同一天離開了。布朗茲從樓下的人那裡聽見了這個消息。等到天黑，他就靜悄悄地離開了這個難忘的藏身地，回到了公爵府。

公爵與老朋友重逢，是多麼高興啊！神用奇妙的方法保護，餵養約翰·布朗茲，真是叫他讚不絕口。

沒有人的力量，

也沒有能力的使者，

沒有奔騰的駿馬，

也沒有好戰者的誇口，

能救你於追捕中。

但神從死亡和羞辱中

拯救敬畏和信靠他名的人，

他們永不缺乏。

## 閒言碎語

—— 早晨，易文去上學，邊走邊哼著頭一個禮拜在學校裡學的一首歌。他喜歡學校，朋友也多。今天是禮拜五，按慣例老師會給他們朗讀一本書，有時會讀四十五分鐘呢。那本書裡全是宗教故事，同學們聽得都很入迷。故事可真是一種犒賞。

沒走多遠，易文追上了葛雷。葛雷瘸腿，但他很堅強。他總是儘量快快樂樂，只要可能，就與其他同學在一起玩。易文與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但其他男同學就不是很樂意與一個殘疾人在一起。何況，葛雷從來不肯作壞事，不管什麼時候，男孩們若想不服從老師，或者戲弄其他同學，葛雷都不肯同流合污。

“嗨，葛雷，你好嗎？家庭作業作完了嗎？” 易文問。

“我們沒有家庭作業吧？” 葛雷一下子就緊張起來。

易文眨眼笑了起來：“我只是跟你開玩笑呢。”

“嗨，我們今天又有故事聽了。我好開心，你呢？”

“一樣。來，我來幫你拿午餐。我喜歡員警以為湯姆在偷東西的那一段。真嚇人！”

“我喜歡湯姆與女基督徒交談的那一段。它使我想到我自己的靈魂。” 葛雷文靜地說。

易文不自然地咳嗽起來，沒說什麼。葛雷轉移了話題，他才松了一口氣。“易文，明天到我家來，我得了一個新遊戲，我們可以一起來玩。”

“好啊。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都行。” 這時他們已經到了學校操場。易文把午餐還給葛雷，一溜煙地跑到足球場他那堆朋友裡去了。

“嗨！易文，葛雷今早說什麼了？” 鮑波叫道。

易文討厭他們嘲笑葛雷。他歎了一口氣，咕嚕道：“沒說什麼。”

“別逗了！你們不會一路走到學校，一句話也沒說吧！”麥可嘲弄地聳聳鼻子。

鮑波咧嘴一笑：“他向你佈道了吧？”

“好葛雷總是在佈道！”馬軻怪腔怪調地添油加醋。

“我們只是談到羅潔小姐給我們讀的故事，沒說別的。”易文希望他們不要再談葛雷，但他不敢跟他們這樣明說。他不想失去朋友。

麥可諷刺說：“我打賭葛雷仔一定喜歡它。那是最適合他的故事。至於我，我覺得它怪裡怪氣的。”

“就是，她應該讀些怪物的故事。”鮑波建議說：“不過對小葛雷來說，那會嚇死他的。”

男孩們又鬧又笑起來。

“夥計們，來，我們來玩吧。球哪兒去了？”馬軻喜歡踢足球，不願浪費更多的時間。

“就是，孩子們，我們不要再浪費時間了。”易文模仿著老師。他很高興他們轉移了話題。模仿其他人是易文的專長，總能把男孩們逗得哈哈大笑。

“易文，學蘇珊！”鮑波催促道：“我喜歡看你學她。”易文一點也沒有猶豫，就學開了蘇珊。她不很聰明，考試不及格時，總是眼淚汪汪的。她戴著一付厚厚的眼鏡，說話有些口齒不清。易文這一模仿她，男孩們哄得更厲害了。

“學葛雷，易文！”麥可嚷嚷道。

“快點啊，別娘娘腔！”見易文有些猶豫，馬軻緊逼不舍。

易文心中很明白，這樣作不對，但他想博得眾人的歡心。於是他開始模仿葛雷，誇張他的動作，擺出最滑稽可笑的姿勢來。易文注意到有幾個高年級的男孩也向這邊張望，心裡美滋滋的。

突然，所有的男孩都安靜下來。易文以為是老師來了，一轉身，卻發現站在那裡的是葛雷！從他臉上的表情看來，整個表演他都已經盡收眼底。

易文想吐。他等著葛雷哭，或者發脾氣，沒想到葛雷什麼也沒說。他只是轉過身去，一跛一瘸地走

開了。

“葛雷，等等！”易文在後面叫。

葛雷沒有等他。易文從來沒見過葛雷臉上這樣一種受傷的痛苦表情。

“易文，別擔心，他會沒事的。”鮑波尷尬地說。

這並沒使易文好過一點。那一天過得一塌糊塗，他幾乎沒跟任何人說話。作功課時他偷偷地瞄了葛雷好幾眼，葛雷似乎又不是很專心。他希望自己能跑過去，攬住葛雷，痛痛快快哭一場；他但願自己有勇氣求葛雷原諒他。他感到自己像個叛徒，而明天他還約好去葛雷家裡！

易文又瞄了蘇珊幾眼，她正擦數學作業本上的一個錯處。她似乎總是作錯事，沒有人敢對她表示友好，課間她總是一個人玩。易文深深感到羞恥。

放學了。易文回到家中，徑直沖到自己的臥室，關上了門。他一頭栽到床上，哭了起來。媽媽經常警告他，不要隨大流，而他卻傷害了他最好的朋友，還戲弄蘇珊！僅僅是因為想隨大流！父母還教導過易文，應該把他所有的需要擺在神的面前。他想試一試，結果是哭得更厲害。神對他該是怎樣的憤怒，他怎麼才能糾正這個錯誤？葛雷還會跟他說話嗎？他作了這樣可惡的事，神還會聽他禱告嗎？

“易文！”是媽媽在叫，“來喝點東西！”

易文想答應一聲，卻說不出話來，他難過極了。

“易文？”媽媽上樓來了，“兒子，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她看見他滿臉是淚，心疼地問。

易文想不哭，但怎麼努力也沒有用，淚還是一串一串地落下。媽媽把他攬在懷裡，等著，直到他止住淚。然後溫柔地說：“告訴我怎麼回事。”

易文向她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自己想合群的動機，他真是希望自己沒有作過這樣的事情。

“你為此禱告過了嗎？”媽媽問。

易文一聽媽媽問這個，又哭了：“我試過，但我感覺神不會聽我的。”

“你是個非常頑皮的孩子，也很不友好，的確不值得神的垂聽。但如果你向他認罪，他會願意饒恕你的罪過。易文，你應該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神坦白，求聖靈在你的心裡作工，使你真正悔改。”這一席話媽媽說過不止一次，但這次易文是用心在聽。“兒子，我讓你一個人呆幾分鐘，然後下樓來吃點東西。”

易文試著按媽媽的建議去作，向神認罪，但他覺得比先頭更難過了。如果神永遠不再聽他，他也不覺得意外。他覺得自己不配站在聖潔的神面前。最後他下樓去了，心裡仍然沉甸甸的。

爸爸一回來，媽媽就把他拉到臥室裡。易文知道媽媽在跟他說這件事。他也知道爸爸飯後一定會跟他談話的。

晚飯後，像往常一樣，他們收拾了桌子，呆在廚房裡，讀完經，禱告完了，到了談論當天的經歷的時候。爸爸問：“你準備怎麼辦？”

“我不知道。葛雷要我明天去他家，但那是在……”他的聲音哽咽住了，又想哭。晚飯時他吃得很少，甚至連動也沒動他最愛的甜點。

“你認為你應該等到明天嗎？”爸爸問。

易文的胃扭成一團，他覺得自己根本無法再面對葛雷。但他也知道爸爸是對的。

“你必須向他道歉，”爸爸說：“但道歉並不能治癒你所造成的創傷，至少很長時間都不會。你也受了傷，兒子，你的靈魂受了傷，這傷只能由聖靈來醫治。我希望你不會馬上就忘掉這一教訓。想擺脫我們不喜歡的事很容易，這就是其中的一件。也許到了下一個禮拜，你就會奇怪，自己為什麼會對這件事這麼不安。但神是不會忘記的，你的罪必須由神來饒恕。”

易文點點頭，他知道這個道理。但神會饒恕他的罪嗎？

“你想要我同你一起去葛雷家嗎？”

易文想說不，但有爸爸支持他會好一些。於是他悄聲說：“我想。”

去葛雷家的路從來沒有這麼短過。易文想抱住爸爸的手，但他不願任何人看見他這樣子。

他按門鈴時，手抖得很厲害，心跳得很急促，嘴唇發幹。他只想拔腿跑開。但葛雷的爸爸開了門，要他進去：“葛雷在客廳裡，易文。約翰，請進。”後面那句話是對易文的爸爸說的。

葛雷正費勁地在讀一本書，他已經聽見了前門的對話，等著易文邁進客廳。

“嗨，易文。”他向客人打招呼。

易文應了一聲。突然之間他明白了自己作的是什麼。他似乎對葛雷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一個瘸腿的男孩，經常要忍受疼痛，動過好幾次手術；一個神的孩子。而他易文竟然當著所有男生的面拿他當笑柄！他感到自己只有被扔進地獄，公義才能得到伸張。除此以外，他不配得到其他待遇。“你生我的氣了嗎？”他知道這是一個愚蠢的問題，但他不知該問什麼。

“不。”

“為什麼？”易文瞪著葛雷，“怎麼可能？”

“易文，我被饒恕過許多更可怕的罪，我不應該生你的氣。”

“可是葛雷，我所作的，實在太可惡了。我知道我傷了你的心！”淚又要奪眶而出，易文使勁把它憋回去了。

“是的，你傷了我的心，”葛雷把自己眼眶裡的淚憋住，“但我有許多壞念頭。最初我只是感到受傷，然後我氣得發昏，我甚至覺得我恨透了你。我很抱歉，求神饒恕我。”

易文聽到這裡，打斷他：“可是葛雷，我才是那個應該請求饒恕的人哪！如果你恨我，不再跟我說話，是我罪有應得呢！我只是，我只是……”易文再又忍不住眼淚，“我只是覺得難過極了，我但願我從來沒作過這樣的事。對不起，葛雷。”

“我原諒你。你還是我的好朋友。”

“真的嗎？”

“你想見識我的新遊戲嗎？”葛雷呲牙一笑。

易文放聲大笑起來，渾身上下輕鬆得不行。葛雷是一個真正的朋友，比學校裡其他的同學都要好得

多。

那天晚上，易文躺在床上，回想著這多事的一天。他已經請求了葛雷的饒恕，重新獲得了他的友誼，但神似乎依然離他很遠。他又將他模仿葛雷和蘇珊的鏡頭回想了一遍，意識到取笑蘇珊是同樣的有罪。因為葛雷看見了他所作的，所以他才覺得更糟。但在神的眼裡那是同樣邪惡的。也許他只是在為後果感到後悔。他禱告道：“主啊，給我真正悔改的心。”

### 小號兵

—— 印度動亂頻繁的時候，我正好在那裡服役。我所在的團裡，有一位小號兵，看上去弱不禁風，根本不適宜軍旅生活。但他是在軍營裡出生的，我們有責任要善待他。他父親是少見的勇士，在一次戰役中身亡；六個月後，他母親也跟著去世了。

她生於一個敬畏上帝的家庭，長得又文雅和纖弱。她是信仰並沒有妨礙她受愛戴和尊敬。這個孩子被她用正道撫養成人，簡直是同她一個模子倒出來的。他喜歡同母親一起去祈禱會，對男孩們熱中的賽馬則興趣不大。男孩們因此很不喜歡他，常常用粗魯的玩笑羞辱他，沖他開下流無恥的玩笑，弄得他痛苦不堪。

兩年以後，這男孩威利·侯特十四歲了。軍團離開正軌營地，去幾哩開外的地方露營，訓練槍法。我打算將這孩子留在營地，心想露營處太潮濕，本來就對健康不利，他這麼孱弱，去了那裡恐怕會雪上加霜。但我的上士乞求了好半天，非要帶他去。

“上校，謠傳有人會惡作劇，”他說，“他們會很粗魯地捉弄這孩子的。他的毅力和耐心一向是他們的眼中釘。長官，這孩子實在是個聖徒呢。”

那次露營我實在是很倒楣。軍團出去還不到兩個星期，就有好幾樁違反軍令的事情告到我這裡。我發誓要讓下一個肇事的傢伙遭到痛打，以殺一儆百。

一天早晨，有人來報告說頭天晚上槍靶讓人踹倒踩爛了，正常的訓練無法進行。這實在太可惡了！我下令調查，一路順藤摸瓜，發現肇事者出自威利·侯特呆的那個帳篷裡。軍團的敗類中有兩個就住在這個帳篷裡。等我們找到了足夠的證據以後，整個帳篷裡的人全被捉拿起來，帶到軍事法庭受審判。

我們命令他們交出肇事者，可說了半天，一點反應都沒有。最後我說：“我們掌握了所有的證據，證明你們中的某人，或者某些人犯了昨晚的案。如果任何昨晚睡在四號帳篷裡的人有種站出來受

罰，其他的人就可以獲釋；否則，我們就只好懲罰你們所有的人，每一個人都要從“貓”那裡挨十鞭，沒有別的選擇。”

好幾分鐘，大廳裡都一片死寂。然後，從這群高大的男人當中，威利·侯特那幾乎看不見的瘦小身子鑽了出來。

“上校，”他說，“你說過，如果昨晚睡在四號帳篷的人，不管是誰，站出來受罰，其他人就可以獲釋。我準備好了，長官，我能現在就受嗎？”

我驚得發呆，好一陣子說不出話來。然後，我心中怒火熊熊燃燒起來，轉身沖著那群男人大叫：“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像個男人的？你們竟膽小到這種地步，讓這個少年為你們受過？他沒有一點錯，你們和我一樣清楚！”但他們還是站在那裡，陰沉沉地一言不發。

我轉向少年，他懇切的眼睛盯著我。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受的時刻。我知道我必須守諾言，這少年也知道，所以他又說了一遍：“我準備好了，長官。”

我心痛得被人揪起來一般，下令將他帶到前面受罰。他勇敢地站在那裡，光著脊背，鞭子落了下去：一！二！三！打第四下時，他慘白的嘴唇裡漏出一聲呻吟；鞭子就要第五次落下時，一聲嘶啞的慘呼從站在一旁觀看的人群中爆發出來，軍團的害群之馬吉姆·賽克思一躍而出，一把抓住了鞭子，用哽咽的聲音喊道：“住手，上校，住手！把我綁起來！不是他，是我幹的！”他抱住少年，臉孔痛苦地抽搐著。

威利抬起眼睛，注視著吉姆的臉，虛弱地微笑著，幾乎說不出話來。那是怎樣的微笑啊！他悄聲說：“不，吉姆，你現在已經安全了，上校會守信用的。”然後他的頭往前一垂，昏了過去。第二天我去醫務室帳篷裡看望少年，在路上碰見了醫生。我問：“孩子怎麼樣了？”他安靜地答道：“上校，他在每況愈下。”“什麼？！”我嚇了一跳，不禁叫了起來。“是啊，他虛弱的身體無法承受昨天的驚嚇。我早就知道這只是遲早的問題。昨天的事只是加速了這一過程。長官，他的大部分已在天國了。”他和善、衰老的眼睛濕潤了，站在路旁，目送我走進帳篷。

垂死的少年倚枕而臥，吉姆·賽克思跪在床邊。少年臉上死白死白的，讓我吃了一驚。但他的眼睛裡閃爍著奇異的光，非常甜美。吉姆抬起頭來，眉毛上汗珠閃閃。他斷斷續續地說：“你為什麼要這樣作，孩子？為什麼？”

“因為我想為你承擔這一切，吉姆。”威利微弱的聲音非常溫柔，“我想這也許能使你明白，基督是怎樣為屬他的人死的。”

“基督不需要為我這樣的人這樣作，孩子。我是個壞人，你應該知道。”

“但他死就是為了拯救壞人。”威利回答，“他說過，‘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要召罪人。’

‘你們的罪雖像朱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親愛的吉姆，聽著，他在呼喚你，他為罪人灑熱血。他在你的心門上叩門，快去回答！”

少年說不出話來了，但他把手輕輕地放在吉姆低垂的頭上。

我站在暗處，發現自己的心被奇怪地攪動了。很久以前我聽過這種事情，少年的聲音似乎是母親心聲的回音，從遙遠的過去微微弱弱地飄來。

我不知自己在那裡站了多久。吉姆的一聲哭喊驚醒了我，我看見少年倒在枕頭上。我以為他已經去了，但他很快又醒了過來。他睜開已是暗淡無光的眼睛，喃喃地說：“媽媽，給我唱《珍珠門》，我好累。”

這首歌好熟悉，過去我常常聽人唱它。歌詞湧上了我的心頭。於是我為這奄奄一息的少年輕輕地唱了起來。“謝謝您，上校，我會很快去那裡的。”

這種信心對我來說實在很陌生，我不禁問：“去哪裡？”

“去天國，上校。”然後他又開口唱道：

“我已經沒有任何的請求，

只要禰的寶血遮蓋我。

禰在等著我來，

神的羔羊啊，我來了。”

他的聲音斷了，但每一個聽見的人的心都被深深地觸動了。他虛弱的胳膊慢慢垂了下來，眼睛中亮晶晶的光消失了，少年勇敢的靈魂飛回了主的懷抱。

## 從茵文莘帶來的《聖經》

—— 約翰是個大大咧咧、熱中名利的年輕人，住在蘇格蘭的一個小城茵文莘。他父母很不願意他參軍，但他還是去了。鄰居中一個敬畏神的老太太要他走之前去她家一趟，他照辦了。她送給他一本《聖經》作為離別禮物，希望他能跟它交朋友。她在把《聖經》遞給他時，讀了《詩篇》九十一篇的第七句：

“雖有千人僕倒在你旁邊，

萬人僕倒在你右邊，

這災卻不得臨近你。”

然後她說：“約翰，這是給你的。你將歷經危險而不受傷害。”

她所說的讓年輕人很受鼓舞，高高興興地接過禮物。但他帶著它，只是為了作紀念，或者說是護身符。他可沒有要去讀的欲望。

約翰也確實經過了許多險情，從未受傷。1815年，滑鐵盧戰役的那天早晨，他想起自己忘了帶《聖經》，馬上跑回去取來，將它掖在腰帶下。打仗時，《聖經》突然從腰帶裡滑了下去。他怕它被人踩著，又怕它丟了，就彎腰去拾。就在那一瞬間，一顆子彈越過他的頭頂，打死了緊跟在他後面的士兵。

約翰對神挽救他生命的仁慈大為驚歎。這成了他生命裡的一個重大事件，聖靈通過它引導他悔改。他意識到自己並不值得挽救。《聖經》很快派上另一個用場，就如虔誠的老婦人所希望的那樣：他一有功夫就讀它，神也用它賜福了他的靈魂。

多年以後，約翰·馬肯孜（就是這個士兵的名字）將這本最有價值的書鑲上了金邊，還經常見證這本書曾被神用來拯救他的身體，更拯救了他的靈魂。

## 水手傑克·羅賓斯

—— 泰勒先生喜歡在下班後走路回家。在十分鐘的路程裡，他總碰見同樣一些人，也是下班後步行回家的。有時他也會看見一些生面孔。今天他就注意到有一個英國水手挪動著木腿和拐杖，在人行道上蹣跚而行。這水手一直盯著泰勒先生，似乎想同他說些什麼。泰勒先生走近他時，他脫下帽

子，拉住泰勒先生的手，淚水順著面頰滾滾落下。泰勒先生被這不尋常的舉動弄糊塗了。終於，這水手開口問道：“先生，您不記得我了嗎？”

泰勒先生覺得這人看上去是有些面熟，但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他搖搖頭：“對不起，我不記得了。”

“我是傑克·羅賓，先生。”水手自我介紹道。

泰勒先生猛然想起了：傑克·羅賓二十年前是他的主日學班上的學生！他變得太多了：失去了一條腿和一隻眼，臉上傷痕累累。“傑克，真是你嗎？”

“是的，先生，是同一個傑克·羅賓。自從那時起，我經常想到您和您善意的勸戒。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主日學老師。”

“我很高興見到你，傑克。我現在正準備回家，你何不與我一起走，與我們共進晚餐？我很想聽聽你的故事。”

傑克答應了。晚飯後，他們三人圍爐而坐，傑克開始講他有趣的經歷。

泰勒太太問：“你走了多長時間了？”

“到上個月為止正好十九年，夫人。我現在對那一天還記憶猶新。先生您在我出航的前一晚來看我，告誡我要小心我將面臨的誘惑，還為我作了禱告。您祈禱我能在誘惑中蒙保守，即使遠離家鄉和教會，也有神帶領我認真思考我在主日學中所受的教導。我是一個作事鹵莽的年輕人，您請求神向我顯明我所處的危險。然後您將我交在全能神的照管中，為我的救恩禱告。”

“您送給我一本袖珍本的《聖經》，要我每天都讀。我至今仍保留著它。瞧。”他從口袋裡抽出那本《聖經》，遞給泰勒先生。

泰勒先生翻開封頁，讀到他自己的手書：“約翰·泰勒將這本《聖經》送給傑克·羅賓，希望他在遠離家鄉時懷著祈禱的心讀它，在心裡珍藏它的真理，並活在對它的順服當中。”

“現在我想起來了，”泰勒先生說，“你連續在我班上好幾年，對嗎？”

“對，但我在家中並沒實踐從您那兒學的道理，以至於它們在我心中很快就不留任何痕跡。我十五歲那年，因為不喜歡學校裡嚴格的規章制度，就輟學了。我要自由。我在街上與另外幾個男孩一起

遊蕩，他們決定出海時，我說我要跟他們一同去。”

“在船上找一份事兒並不難。可是一到了船上，我就發現自己被誘惑包圍住了。那兒沒有主日學老師警告我，我也從不讀《聖經》。我同其他水手一起過不修邊幅的生活，很快就學得同他們一樣壞。”

“我曾想像作水手會很快活，但其實那是一份很苦的工作。船長規矩又很嚴，我們都不敢違抗他。雖然我似乎是越來越心硬，但我的良心有時還是在裡面煩擾我。我知道我在大審判日將沒有什麼藉口，因為我在主日學裡學了五年，又有一本《聖經》。有時，我以前背誦的某句經文會跳出來，責備我。記得有一句經文讓我不安了好一陣子。那是在船上的第一個禮拜天，我與其他人一起打牌。我知道自己在作錯事，但我不敢與眾不同。可這句經文一直在我腦中迴旋：‘惟獨惡人，好像翻騰的海，不得安靜，其中的水常湧出污穢和淤泥來。我的神說：惡人必不得平安。’我無法專心打牌。不過，我並沒聽神的話語，而是不去理會它，也不肯悔改。我比別人更大聲地咒罵發誓，而且經常醉酒。”

“七年後，我回家探親。在那七年中我好多次差點兒喪命，但神樂意赦我的命。我回到家，才知道父親已在六個月以前去世，母親也病得很厲害，又沒有錢去看病。我很高興我能幫她。我照顧她，保證她得到她康復所需要的藥。”

“再一次出航前，我很想來看您，但我知道您對我罪惡的生活會不高興的，所以我沒來。但在出發前的兩個星期，我碰見了在主日學同班的威廉·亞當斯。他告訴了您我在城裡，您便在第二天來看我。看見您，我的心像刀紮一般。您想跟我嚴肅地談一談，但我每次都故意將話題岔開。然後您與我一同禱告，但我連那也不想聽。我還記得您遞給我一些小冊子和好書時，眼裡閃著淚花。您要我認真讀這些書，思考永生的問題。泰勒先生，您還記得那天嗎？”

“記得，傑克，我記得。在後一個禮拜天，我跟孩子們講不聽神的話語，交壞朋友的危險，我用了你作例子。我告訴他們，當你還是個小男孩時，是個好孩子，你喜歡來主日學。但你已經變成了一個不再聽神的話的壞人了。這個例子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課前我們一起為可憐的傑克·羅賓，邪惡的水手祈禱。我求神保守孩子們不學這個壞榜樣，也給傑克·羅賓一顆新心。如果我沒弄錯的話，神是聽了那個禱告的。”

“我對您和您的祈禱感激不盡，泰勒先生。有時，神會過很久才回答他兒女的祈禱，但他從不會忘記他們。他的時間總是最好的。”

“我回到船上以後，一直為自己對您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我想該讀讀您給我的小冊子。先生，我壞到這種地步，竟然經常嘲笑我所讀的嚴肅的讀物，以便贏得一陣哄堂大笑。但即使我在笑，我的

良心也在責備我。我不快樂。但我沒有轉向主，卻責怪您教我《聖經》上的東西。我想，如果我從未聽過您的告誡，我的良心也不會使我不安，我會很快活的。”

“船上來了個新水手，叫以撒·諾思。他來後，情況對我更不利了，因為您告誡過我的道理，他全實踐出來了。他拒絕參加我們不敬虔的遊戲和玩笑。我們嘲笑他，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諾思佈道家’，因為他老是讀《聖經》。我們船長說，如果信上帝意味著我們都能像以撒·諾思那樣勤奮、任勞任怨，他願意我們所有的人都信上帝。”

“有一次，以撒到我的艙裡，詢問我剛作完的一件事。他見我有《聖經》，就打開，讀到您寫在扉頁上的話，就問起您和您在主日學教導我的。然後他又看見了那些小冊子和書，問他可不可以借去讀。他一次拿一本，每次來還時都警告我，要留心我所學過的。一次他對我說：‘傑克，如果一個有信仰的男孩變成了一個邪惡的人，他比一個從未聽說過主耶穌的人要有罪萬倍，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我喜歡以撒，但從不向任何人承認這一點。我常希望我敢於像他那樣行事為人。雖然我們總是取笑他，他卻總是很快樂。我們單獨在一起時，我聽從他；但一旦有別人在場，我就會嘲笑他的警告。”

“主不得不用更強硬的方法阻止我的叛逆，我真為此感到羞愧。我們與一艘敵船打仗時，我們中間最壞的亨利·布朗受了傷。他的肩膀傷得很嚴重，一條腿被打斷了。“我回到自己屋裡，從床上拎起我的外套，才發現它上面有兩個地方被擊穿了。我的帽子上也有一個彈孔。我不由陷入了沉思：神在我離死亡咫尺之遙時赦了我的命。我開始思考我罪惡的生活。神這麼多年一直對我很耐心，而我卻一直悖逆他。我覺得沒有人犯了我這麼多的罪，神對我也不會存什麼憐憫。我不再與其他人一起玩或酗酒了，那一切都令我噁心。以撒注意到我比以前安靜多了，就盡可能多與我交談；我也把心裡想的都倒給他。我相信神借著這些談話祝福了我的心靈。神使我得以逃離一切罪惡和羞愧，歸向他，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將我所有的罪扔進深海，這成了我親身的經歷。我開始愛讀《聖經》，讀您給我的書，從中學到了許多。”

“大約一個月以後，我們與一艘法國船打仗。就在捕獲它的前一刻，我臉上受了傷，留了這些傷疤，失去了一隻眼睛。他們以為我活不了了，但神又一次救了我。”

“我一共打了十一次仗，兩次險些遇難，但神一直救我到今天。”

“兩年前，我們在恰法忒打仗時，以撒受了傷。幾天以後他死了，但他到死都信賴他的救主。” “大約十八個月以前我被炮彈射中，失去了一條腿。幸運的是，我們離英格蘭很近，所以他們能及時將我送進醫院。我被截了肢。但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感覺像以往一樣健康。”

傑克講著自己的故事，謙卑地頌贊神在他的生活中所行的奇事，快樂的眼淚一直往下淌著。他離開前，泰勒先生為神將一隻迷失的羔羊帶回他的羊群獻上了感謝。

### 強盜卡爾

—— 很多年以前，在澳大利亞的一個大城市裡，住著一個叫卡爾的人。他有四個弟兄，兩個姐妹。從他出生的那天起，這個卡爾就與眾不同，他又調皮，又難管教。上學以後，他惹的麻煩不斷，一次又一次地因為偷其他孩子的東西被趕出校園。

最糟糕的是，卡爾好像沒有良心。如果他受罰，他也不在乎，還是不斷地偷，而且越來越精於此道。

高中時，卡爾交了一些慫恿他作壞事的狐朋狗友，很快就養成了賭博和酗酒的習慣。他高中畢業時，沒去設法找工作，而是整天在公園裡琢磨晚上去搶劫誰。他住在家中，甚至偷家人的東西。

家裡人不得不把貴重的東西藏好鎖好。當然，這些都讓他們很傷心，全家人都為他感到羞恥。

卡爾才不管家裡人是不是因他可恥的生活方式受了傷害呢。不久，員警開始跟蹤卡爾。所以他不顧母親的眼淚和父親的警告，離開了家。

幾天以後，員警抓住了他。但他們只是給了他一個嚴厲警告，就放他走了。

“這麼輕鬆啊！”卡爾想，“早知偷東西這麼容易就過關，我該試試偷些大傢伙！”

幾個星期以內，卡爾結識了好些職業強盜。這些人靠賣贓物賺錢。其中一個傢伙開了一家客棧，供強盜們賭博喝酒。日日夜夜在這裡進進出出的都是最下三爛的扒手劫匪。卡爾愛極了這個地方，愛極了偷盜。他喜歡那種被追捕的刺激和風險。

在這家客棧，卡爾認識了喬治，一個自小就開始偷竊的年輕慣盜。他倆開始結夥搶劫。

他們最喜歡的計畫之一，是在風高月黑時躲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等人經過。如果路過的人是單身，看上去又有錢，他們就會搶劫他。卡爾先走到受害者跟前，向他問時間；這時喬治會乘機潛到那人的背後，猛擊他的頭，把他打昏。然後他倆迅速地搜索所有的口袋，拿走他的表和戒指，再逃之夭夭。只有一次卡爾以為喬治出手太重，把人給打死了，所以嚇得要死。但他們從來沒被捉住過。有一天下午，刮著風，喬治和卡爾在城裡很亂的一個區閒逛，路過一間小教堂。卡爾正滔滔不絕地講

一個朋友昨晚搶劫成功的故事，突然喬治打斷他：

“聽著，卡爾，”他將他拉到路邊，“我想要你幫我偷出教堂裡的風琴。”

你也許會想，他想偷的東西真是奇怪。但卡爾可不在乎他想偷的是什麼，只要有東西可偷。這對他來說只是又一次挑戰。他開始同喬治籌畫怎樣才能將風琴偷出教堂。他們不知道風琴有多大，教堂裡是什麼樣子，所以決定先派一個人進去。教堂門口有一個標牌，上面寫著每禮拜四晚上有一個男人的聚會。

“我可不會去教堂的聚會。你去好了。”喬治說。

“我對教堂也沒什麼興趣，但如果你堅持的話，去就去吧！”

禮拜四晚上到了，卡爾去參加了那個男人的聚會。他一去就吃了一驚，因為在場的有很多他的老熟人，都是賭徒和盜賊。這間小教會的牧師是一位年輕人，他大大為神所用，引領了許多以前過著罪惡的生活的人悔改歸主。

聚會開始了。大家一起唱詩，然後有人將咖啡和餅乾送了上來。有些人問卡爾一些問題，卡爾可沒心情對他們客氣：他得想個辦法去偷那台風琴。他有些坐立不安，後悔不該這麼快就同意喬治荒唐的主意。而且，他忍不住要去琢磨，這些慣盜們怎麼會對這家老教堂這麼感興趣。

牧師開始佈道了。卡爾根本就沒打算聽，他靠在椅子上，琢磨著該從哪個門往外抬風琴。可是他永遠也沒能完成這個計畫。牧師的話打斷了他的思緒，神借它們向卡爾揭露了他是怎樣可怕的一個罪人。他為自己的邪惡羞愧和震驚極了，以至於忍不住跪下來向神呼求憐憫。

“我說不清這事是怎麼發生的。”過後卡爾解釋給一個朋友聽，“我進教堂時是一個賭博犯，一個酒鬼，一個賊，一個強盜，城裡最壞的罪人；我出來時卻完全變了。舊事成為過去，一切都變成了新的。”

卡爾是讓聖靈征服了。聖靈讓他看見了他罪惡的內心。在神的定時，神也向他顯明了他愛屬他的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為他們受死。卡爾常為神竟然愛他這樣一個罪人而驚歎不已。他一生都在事奉魔鬼，神卻樂意阻止他，將他從永死中救贖了出來。

你可以想像卡爾的朋友聽見這個消息是何等的震驚。卡爾那個星期計畫搶劫三次，當然，他拒絕再作這種事。員警也聽說了卡爾的變化，他們問牧師這事是不是真的，還警告他說：可不能信任卡爾。

他們認為這只個過是卡爾的一個花招罷了。

但員警錯了。卡爾在許多方面都顯示了他生命中完全的變化。他找了工作，賺誠實的錢。過了些時候，主給了卡爾一個信主的妻子。他們一起事奉主，堅持向他人傳主的福音。卡爾經常去他的老朋友那兒，告訴他們在主耶穌那裡，有為罪人預備的救恩。神祝福了卡爾的努力，好幾個心剛硬的罪人都悔改歸正了。

### 警告與審判

—— 三百多年前，蘇格蘭。一個溫暖的夏夜黃昏，一輛老式馬車正賓士在一條陡峭的山路上。馬車裡有兩個旅客，一個是年輕人，另一個是個和善的中年人，從衣著上看，他顯然是個牧師。

很快就要到丹埠壘城了，牧師明天要在那兒講道。現在在馬車上，他娓娓地講著一個故事，是有關神與的子民的關係的。年輕人聽得很認真。

突然，一聲尖銳的喊叫打破了夜的寂靜，也打斷了牧師的故事。

“噓，亨利，”牧師噓得很大聲，“那是什麼聲音？停下，我去看看出了什麼事。”牧師爬出馬車，四處張望。他們是在一個十字路口，往下一點是一條側路，那兒有一個手舞足蹈的人，正指著地上一個看上去像是人形的東西。

“停車！停車！”那人喊著，擰著手，“發發慈悲，請幫幫我！”

牧師動作很快：“亨利，在這兒等我回來，我去看看怎麼回事。”還沒等亨利答話，他已跑開了。那人立刻對牧師的好心千恩萬謝起來。他個兒很高，肌肉很發達。他的鞋子破破爛爛的，濺滿了泥點兒，還拄著一根結實的拐杖，看上去像是個長途客。“謝謝您，先生，噢，謝謝您憐憫一個陷入困境的可憐的人。您來幫我們，真是好心。”

牧師可沒功夫聽他道謝，他的注意力全在那躺在地上的人。那張死白的臉上粘滿了泥土，他翻滾著，像是在受劇痛的折磨。

牧師關心地问：“怎麼回事？”

“先生啊，我都要被嚇死了！”站著的那人回答說：“我的朋友突然倒在地上，我想他是要死了！”地上的那位喘息著，掙扎著，像是已經筋疲力盡。

“我們把他抬到我的馬車上吧。”牧師建議道，屈身去扶那個不幸的人。可就在這時，那個求助的人粗暴地一把抓住毫無防備的牧師，那個快要死的人一躍而起，抽出藏在身下的一把手槍揮動著。剛剛還千恩萬謝的那人，現在沖著牧師冷酷地大笑起來：“好了，把你的錢包遞過來吧。快點！”

“對，快點！”他的朋友加上一句，“是舉行我的葬禮的時候了，我需要錢去買一口棺材呢！”他對自己惡毒的話得意極了，大笑不已，一邊把手槍頂在牧師的背上。

好一陣子，牧師的臉上都籠罩著一種又痛心又驚詫的表情。他明白抵抗無用，於是任由他們搜遍他的口袋，一邊祈禱求神的保護。他冷靜地對強盜們說：“我的朋友們，搶劫是要受詛咒的。你們邪惡的快樂將以悲傷告終。我警告你們，趁還來得及，趕快改。”

聽著他義正辭嚴的勸戒，其中一個人似乎良心受到了譴責。但他的同夥，那個裝死的傢伙，完全不為所動：“住口！少對我們佈道。聰明一點！我們只想要你的錢，不是你的講道。滾開吧，看你敢對任何人說一個字！不然我們就料理了你，讓你再也無法佈道！”

牧師這會兒是身無分文了。他大步走向馬車。亨利悄聲說：“所有的一切我都看見了。但我想，要是我試圖營救你，事情可能會變得更糟。”

“好在你沒有去試。要是你這樣作，這些人可能會對我們開槍的。多麼可恥的計謀，居然用裝死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看到他們為他們邪惡的目的不擇手段，真是令我痛心。這些賊常被這樣的目的摧毀，他們比大多數人都要心硬。”

說到這裡他們已快到山頂了。俯視下麵的山谷，能看見丹埠壘教堂的尖頂在晚霞裡閃閃發光。就在這時，又傳來一聲狂呼，聲音跟先前的一模一樣。很快，他們就看見同一個人狂奔而來。“等等，先生，”他喊著，“請相信我！”他聽上去嚇得半死，“這次是真的！我的朋友是真的死了。請停車幫幫我！”

“哈，你這次是想要搶劫我吧？”亨利冷笑道，“你已經搶了一遭，該滿足了。我們就要踏上丹埠壘的土地了，我們會馬上報警的。”

“噢，不，先生，是真的！我說的是真話！否則的話，我不會這樣冒著被抓住的危險的！”這個人看上去是真嚇壞了，旅行者們想，如果這次不是真的，那他就真是一個一流演員。猶豫了片刻，馬車又一次停住了。

“這次是怎麼回事？”牧師問。

“先生，請回轉。剛才躺在地上的那人，這次是真死了。你剛離開他就死了。請跟我回去吧。”他焦急地擦著額頭上的汗，眼睛輪流在兩個旅行者身上轉著。

“亨利，也許你會認為我太容易受騙，但我肯定他說的是實話。我倒想看看這次奇怪的冒險的結局。如果你願意在這兒等，那我就一個人去。”

亨利回答得很堅決：“不，我要跟您一起去，不管發生什麼事。”

於是他們回到了搶劫的地點，立刻發現這次那人並沒撒謊。那個裝死的人現在橫臥在地上，臉上明顯是被死亡之神蓋了章。牧師跪下去看他還能不能施行急救，心中對這突如其來的死亡深為震動。這人死亡的原因沒辦法知道，但毫無疑問他是已經沒有救了。幾乎就在他犯罪的同時，他被召進了永恆之中。“這可實在是可怕的警告，我的朋友。”牧師說著，轉身面對另一個劫匪。那人忘了這兩個人可以輕易地逮住他，呆站著，似乎是為這驚人的事情弄糊塗、擊倒了。“這就是你所過的生活要結的苦果。”

劫匪在牧師嚴厲的注視下低下了頭。他遞過錢包，結結巴巴地說：“還您的錢，請相信我，只要我活著，就再也不會偷一分錢了。”

“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決心，你必須求神，他這次如此清楚向你顯明他的力量，你要求他使你可以從此過誠實的生活。喏，這些幫你重新開始。”牧師說著，把一些錢塞進那人發抖的手中。“我希望你儘快找一份工作。”

“謝謝您，先生，你對我真是太好了。”他輕聲說。這次，他的道謝是真心的了。

### 小心壞朋友

——比爾又到碼頭去找山姆·鐘斯了。他知道媽媽可能會擔心他，但山姆出海的邀請實在太吸引他了。

山姆是個粗野的孩子，滿腦子大逆不道的想法，而且滿嘴污言穢語。但他常跟比爾談起他在遠方土地上看見的那些奇情異事，還慫恿比爾：“比爾，我爸爸是船長，他肯定會帶你去。想想看，我們在一起，該有多少樂子。”

“可媽媽不會讓我去的，而且，竇尼船長也說我還太小了。”

山姆用粗話發了一個誓。比爾的良知在警告他：山姆不是個好夥伴，但他不願承認，照舊常下碼頭去找他。

回到家裡，比爾跟媽媽說：“我想出海去。山姆的爸爸願意帶上我。”

媽媽驚叫起來：“什麼！比爾呀，你是我所有的一切，我還不能與你分開！”

比爾很不高興：“可我總有一天要離開你的。”他不願替媽媽著想。她是個寡婦，身體又不好，需要他照顧她，愛她。但這樣就妨礙了他與山姆一起出海的願望。這讓他很煩媽媽，不願聽她的吩咐，跟她講話也經常粗聲大氣。媽媽很擔心，就把她的憂慮帶到主的面前。她經常祈禱道：

“主啊，我怕比爾是受了壞影響。請保守我的孩子，不要讓他迷失。”

有一個禮拜六的晚上，比爾很晚都沒睡，看著媽媽幹活。“媽媽呀，你成天就是縫啊，縫啊，縫的，你會累壞的！”

“只要你在我身邊，我就沒事兒。”媽媽含笑說。

比爾合上書，上床去了。口裡咕噥著：“要是我能出海就好了，至少我能賺些錢，這樣她就不用工作得這麼辛苦了。”

第二天早晨，比爾醒來了。溫暖的陽光照在他身上，床前是媽媽放好的乾淨衣裳。它們看上去很整潔，散發著新鮮的肥皂香。還有一條新褲子，是她昨晚縫好的，給他穿著上教會。

媽媽真好！比爾想，目光又轉向那些衣服，感受到他以前從未感受到的媽媽的愛和關懷。他的心和良知被奇妙地觸動了。淚水湧了上來——不是那種因為不能如意而湧出來的驕傲的、憤怒的、叛逆的淚，而是甜蜜的、懺悔的淚，懊悔自己竟讓這樣一位充滿愛的媽媽傷心。“我永遠也不要再用出海的事來傷媽媽的心了，甚至提也不要再提它。”他下了決心，而且恪守了自己的諾言。不久，他去為一個木匠幹活。有一天，山姆來找他。他還是像往常一樣髒字連篇，告訴比爾說，他給他找了個空位。“你必須現在就來，今晚就走。”

“不，”比爾斷然拒絕，“我的責任是在家裡陪媽媽。我已作了最後的決定。”山姆見比爾的決心已定，就走了。比爾一旦決定了，擺脫壞朋友並不是一件難事。

一年以後，媽媽去世了。神在那個陽光燦爛的禮拜天早晨對他的良知說話，把他留在家中，他覺得自己說不盡對神的感謝。那個禮拜天的早晨是他一生中最好歲月的開始，就是那些他快樂地盡力侍奉親愛的媽媽的日子。

### 貝可的祈禱

—— “媽媽，我生下來就是要死的嗎？”

貝可的媽媽聽到這樣嚴肅的問題竟從小女兒嘴裡問出，吃了一驚。她正忙著喂娃娃，就只簡單地回答說：“是的，貝可，我們都會死的。”

“但我不能作些什麼，讓自己不去死嗎？如果我非常有錢，或者非常乖，可不可以不死？我不想死。”她說得很肯定，一邊晃著頭，眼睛一邊在媽媽的臉上梭巡著。

就在這時，娃娃撒拉哭了起來，抓去了媽媽的注意力。媽媽將娃娃抱到膝上，一邊對貝可說：“不能的，寶貝，你逃脫不了死亡的。每一個人生下來以後，或早或遲都是要死的。但神能將你對死亡的恐懼拿走，改變你的心意，這樣你就會願意死。他能把你從罪中救出來。主耶穌說了：‘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撒拉吃完了奶，媽媽和貝可的對話也到此為止了。貝可才四歲，還不能懂得媽媽跟她作的解釋。但那句“神能拿走對死亡的恐懼”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上。這會兒她又開始琢磨了：神會為我這樣作嗎？我該怎樣問他要呢？他會聽我嗎？

貝可想起媽媽給她讀了好幾次的一首詩：

“神在天國，他會聽

一個我這樣的小孩子的話嗎？”

那正是貝可的問題。但她還不能相信詩的後一部分：

“對，想問題的小孩，不要怕，

聽你說話。”

她常聽爸爸讀《聖經》，對西乃山上授律法的故事印象很深。神是那樣聖潔、公義和威嚴，她想神一定會對她犯的錯很生氣。

有一天瑪莎姨媽來看貝可的媽媽。媽媽在泡茶時，小姑娘晃到姨媽面前，爬上她的膝蓋，問：“瑪莎姨媽，你是怎樣禱告的？”她嚴肅的藍眼睛盯著姨媽的眼睛。

這個問題可讓瑪莎姨媽感到不太舒服，她感到姐姐是過於虔誠了。雖然她自己我也去教會，她可不同意過分的作法，她覺得過於虔誠只會使一個人感到悲慘。

“你是怎麼跟神說話的？”小貝可拍著姨媽的手，不肯放棄。

瑪莎真的不知該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她一生中從來沒有真正祈禱過。突然，她想起手提包裡有一本祈禱書，便抽出來遞給貝可：“寶貝，這本書裡有好多祈禱文，我想它能幫助你。”“可我不會讀啊！”貝可的眼淚都快出來了。

姨媽歎了一口氣：“好了，好了，明天到我家來，我幫你記幾條吧。”

貝可得到這個許諾，高興極了，也不再問問題了。姨媽總算舒了一口氣。這時媽媽端著茶進來，話題就順勢轉移了。

第二天貝可果真去姨媽家，很用功地背誦著從祈禱書上挑出來的兩條祈禱文。瑪莎姨媽對小貝可這樣認真勤奮印象很深。心裡卻想：其實，貝可到外面與小朋友們一起玩耍，會更健康一些。

晚上貝可上床前，試著背誦學過的祈禱文。但不管怎麼努力，她還是記不住所背誦的句子。背出來的那些呢，則斷不成句。這使她感到更難過。她想認識神，但她不知該怎樣去作。

第二天，她決定去問媽媽。跑到廚房裡，媽媽正在烤餅乾。可還沒等她開口呢，媽媽發話了：“貝可，你能把這個籃子送給諾貝兒太太嗎？她的頭疼又犯了，我沒有時間去。”貝可照媽媽的話作了。

晚飯後她準備問爸爸怎樣才能認識主，可她還沒有抹乾淨桌子，他就去開會了。

禮拜天，全家都上教會。貝可用心聽，但還是聽不懂佈道文。佈道快結束時，牧師說了一些話，貝可總算聽懂了，他說：“如果你發現自己不會禱告，求主教導你。”回家的路上，貝可一直想著這句話。到家後她更快地回到自己的屋裡，跪在床邊，悄聲說：“仁慈的天上的神啊，請教我禱告，

這樣我就可以認識你。阿門。”

後來，貝可得以見證說主聽了她的禱告，教會她怎樣祈禱。不管哪裡有呼求憐憫的聲音，仁慈的主都垂聽並回答。

### 掃煙囪的小小子的祈禱

—— 我主日學班上的孩子們在周日裡工作得很辛苦。我擔心他們有時會忘記禱告，所以上個禮拜天，我跟他們講禱告的重要性。十歲的彼得是個掃煙囪的小小子，幹的活兒很重。我問他：“彼得，你禱告嗎？”

“當然了，先生！”他回答。

“那你什麼時候禱告呢？你每天早上都很早就出門幹活去了，是嗎？”

“是的，先生。我們離開家的時候只是半醒著的。我想到神，但我不能說那時我是在禱告。”

“那麼是什麼時候呢？”

“你知道，我們主人讓我們快快爬上煙囪，我們到頂以後，就可以休息一小會兒。那時我就坐在煙囪頂禱告。”

“你禱告什麼呢？”

“很少呢。我不知道什麼美麗的詞藻，能跟神說。一般來說，我就重複我在學校學過的一句經文。” “是什麼呢？”

彼得熱切地說：“神哪，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親愛的孩子們，這句稅吏的禱告也是你的禱告嗎？祈求神在真理裡使你們這樣求。

### 羊和它們的牧人

—— 有一個人去敘利亞旅遊，回來以後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

在旅途中我碰見過三個牧羊人在一條小河邊飲羊。一大群羊，什麼花色都有，我看把它們分為三群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羊喝夠以後，一個牧羊人走到羊群前，用阿拉伯語喚道：“跟我來！”羊群馬上起了一陣騷動，有三十幾隻羊跟在這位牧羊人後面，往一座小山坡爬去。

然後第二個牧羊人叫：“跟我來！”第二群羊也馬上分離出來，跟他去了。

我驚訝極了，攔住第三位正準備離開的牧羊人，問他：“如果我叫它們，它們也會跟我走嗎？”

他搖搖頭：“先生，絕對不會。”我向他借他的斗篷，他同意了，還把頭巾也給了我。

穿戴好以後，我也用阿拉伯語喚道：“跟我來！”可是羊群一動不動，甚至懶得抬起它們那惺忪的睡眼看我一下。

我問牧羊人：“難道除你以外，它們不曾跟從另外一個人嗎？”

他回答道：“沒有。只有當一隻羊病了，它才會跟其他人走。”

威廉二世在海牙也有過類似的經歷。那裡有一條街叫牧羊人道，上個世紀曾有一位牧羊人同他的羊群住在這條街上。這牧羊人總是早早起來，領著他的羊群去海牙森林旁的一塊草地上放牧。

威廉二世也喜歡早晨散步，一路上與遇見的人閒聊。這樣他與牧羊人也變得很熟識，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們聊得正歡時，牧羊人突然說：“陛下，請稍等片刻。”說完他將杖把手放在唇邊，吹了一聲口哨。國王注意到幾隻從羊群中溜開的羊立刻就返回了羊群。

他很驚奇，就問牧羊人：“你每次吹口哨的時候它們都會這樣嗎？”牧羊人點頭說是。

國王又問：“我吹口哨的話它們也會這樣歸群嗎？”

牧羊人給了否定的回答。

國王不解了：“為什麼會這樣？口哨只不過是口哨而已。”

牧羊人回答說：“沒錯。區別在於誰吹口哨。”

國王又問：“你是不是在用特殊的方式吹？”

“不是，但就是不同。”

於是國王說：“如果再有羊溜走，我可不可以試一試？”牧羊人同意了。

國王等了好一會兒，等得都有些不耐煩了。終於，有三隻羊溜到鄰近的一條道上，國王說：“把你的杖給我。我們來看看。”他把管子擱在唇邊，吹出了同樣的調子。羊豎耳聽了一會，可是一動也不動。國王又吹了一遍，這回它們連耳朵也垂下來了。“現在你來吧。”國王把杖還給牧羊人。牧羊人吹了一聲，羊馬上行動起來，回到羊群當中。國王聽不出有什麼不同，但羊認得它們的牧人。

這兩個故事多麼奇妙地證實了我們的救主關於好牧人的比喻：“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著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著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當一隻羊不聽從好牧人的聲音，卻跟從一個陌生的聲音，溜到危險的、牧人不允許他去的地方，你可以確認他是患上了靈魂上的疾病！

那些學會分辨好牧人聲音的人有福了。即使迷失，好牧人耶穌基督的羊也是有福的。他是信實的好牧人。他說過：“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裡把他們奪去”（約翰福音十 27，28）。

### 傑克的感恩

—— 許多年以前，汽車還沒有發明，人們出外旅行要靠四輪馬車。一個寒冷的夜晚，在英國的一個小鎮上，一架四輪馬車停靠在一家馬廄前，等著換馬……馬廄的主人，亨利·威廉姆斯迎著刺骨的寒風出來，準備將筋疲力盡的馬拉進倉房。就在他鬆開輓具的當兒，一個疲憊不堪，衣衫襤褸的水手蹭了進來。

“對不起，先生。”水手說，“我可以在你的草房裡過一夜嗎？”

“不行！我的倉房永遠不會讓你這樣一個人進來！”亨利粗暴地說，“你最好快些走，否則你會有大麻煩！”

“可是先生，也許哪一天你也會需要人幫忙。況且，我是個老實人。雖然我連鞋子都沒得穿，我也不會拿走任何不屬於我的東西的。”

“我見到你，這就夠了。我可不會相信你！快走，要不然……”

可憐的傑克·韋理思只好轉身走了，肚子更餓，心更累。他已經在許多地方試過，所得的回答全是一樣：沒有人願意幫助一個乞丐！就在他要消失在黑暗中的時候，一隻手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他轉過身去，見是那個在馬廄裡幹活的男孩。“等等！”男孩悄聲說，“我想我知道你可以在哪裡得到幫助。順著這條路走下去，到第一家你見到的小鋪子。史密斯太太是一個寡婦，但我敢肯定她會讓你睡在她的柴薪棚裡。她可是個好心的婦人，總是樂意說明那些有需要的人。”

“多謝你！”傑克心裡暖烘烘的。這個世界上還是有人關心那些有需要的人。傑克的船是兩天以前才進港的。他上岸時被搶了個精光，只好沿街乞討，步行去倫敦。每次有人拒絕給他食物或給他借宿，他都感到十分傷心。

傑克沿街疾步走下去，心裡充滿了希望。可當他到了那間小鋪的門前時，發現門已經關上了。時間已經不早，他敢打攪史密斯太太嗎？傑克有些猶豫。但他想起了那個男孩告訴他的話：史密斯太太非常好心，她從不會一點忙都不幫，就把求助的人趕走。傑克輕輕地敲了敲門。裡面很快有了反應：“晚上好！你是在找我嗎？”

“您好。是史密斯太太嗎？有人告訴我，如果我請求您的話，您可能讓我睡在您的柴薪棚裡。”

“哎呀，快進來！你看上去好像是要凍僵了。我今晚沒啥好吃的與你分享，但你願意與我一同進餐嗎？我也是剛剛坐下來準備開飯呢。”

傑克一邊分享那寡婦簡單的晚餐，一邊告訴她所發生的一切。他告訴她他親眼目睹的一些沉船事件，也談到他如何死裡逃生。“呀，韋理思先生，你該是怎樣的感謝神！直到現在一直在的掌管中救了你的性命！別忘了，那位在海上救你的神也能救你的靈魂。神派遣的獨生子，耶穌基督，為人的罪受死。你有沒有求過神的憐憫？”

謝飯以後，史密斯太太在柴薪棚的角落鋪了一些乾淨的乾草。傑克滿心感激地躺了下去，美美地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醒來以後，他花了不少時間去抻直他那皺巴巴的衣服，然後去向那位關心他的善良的寡婦道謝。沒想到，她已為他準備好了熱氣騰騰的早餐。吃完以後，她給了他一小筆錢，說是可以幫他走一段路。傑克離開時，史密斯太太祈求神賜他一路平安。

十年過去了，除了一個人，沒有人再記得那個寒冷、颶風的夜晚所發生的事。那個小鎮也已歷經人事變遷。史密斯太太更老了，她的頭髮更白，而且走路得拄拐杖。但她那顆樂於助人的愛心依舊沒

變。雖然她並不富有，她仍然總是與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她所有的。

有一天早上史密斯太太收到一封大大的，看起來很要緊的信。信上寫著：

親愛的史密斯太太：

請明天到倫敦來，我有重要消息告訴你。但我希望能當面告知。請於上午 11 點到紅獅旅舍會見。不勝感激。

史密斯太太被這張請帖弄糊塗了。她的一位鄰居說：“史密斯太太，別去。這只是有人與你開玩笑罷了。”

另一位鄰居說：“我認為您獨自去這麼一次會面可不合適。您知道，倫敦是一個邪惡的地方！我怕有人會用什麼方法算計您。”

史密斯太太從未離開過她的小鎮，她是有點害怕作這樣的長途旅行。但她願意相信每個人身上好的一面。神開啟了她的眼睛，讓她看見對他的兒子，耶穌基督為她所成就的救恩的迫切需要。她也相信神在的掌管中會保守她脫離一切傷害的。

於是第二天早晨，史密斯太太搭上去倫敦的頭班馬車。車夫扶她下了車後，她很快來到宏偉的紅獅旅舍裡。她還沒來得及擔心呢，就有兩位儀錶堂堂的紳士迎上來問候她。“史密斯太太，”其中一位說，“你能來我很高興。請到我們的房間來。”一到他們的房間，那個人就說：“母親，你好嗎？你不記得我了嗎？”

這可讓史密斯太太驚奇壞了。她上上下下地端詳著陌生人，喃喃地說：“先生，我想我不記得了。”“我是傑克·韋理思。還記得十年前您接進家中那個乞丐水手嗎？在那個陌生的小鎮裡，我人生地不熟，又身無分文，但您在那個寒冷的冬夜給了我食物吃，給我地方睡。我從沒忘記您的好心。我現在已是一艘大船的船長了。我想給些什麼來回報您。”傑克轉向另外那個人，繼續說：“這是巴慈先生，他是一位律師。我請他每年這個時候付給您一筆錢，以此來表達我對您的謝意。但，最重要的，我想要您知道，神借您的告誡對我的心靈說話。神用您的話和榜樣使我確信了我的罪，他已引領我到他的兒子，主耶穌基督裡，那是為我這樣一個罪人預備的唯一救恩。”

史密斯太太心中充滿了驚奇。她所聽到的一切讓她受不了啦！淚水奪眶而出。她感謝神對傑克身心的豐厚祝福，然後返回了家鄉。神也如此豐富地供應了她，她對此真是萬分感激。她現在有足夠的錢說明更多有需要的人了。在她的餘生裡，不管什麼時候她傾聽別人訴說他們的煩惱，她總是回想

起神在傑克.韋理思生命裡所行的奇妙的恩典和安排。

### 約翰的犧牲

—— 以前，在伊利湖上，汽船來往穿梭，將旅客從湖的一邊載到另一邊。汽船的甲板下有一個龐大的燒木材或煤的鍋爐，用來製造蒸汽，推動船隻前行。“燕子號”是一艘載客量很大的汽船。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燕子號”正乘風而行。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它已走了一半。旅客有的坐著，有的在甲板上散步，各自享受著這趟美好的旅行。誰也不曾想到有潛在的危險。突然之間，一陣濃煙從船下席卷了過來。

鐘斯船長是頭一個看見這陣煙的。他沖一個船員叫道：“山姆！趕快到甲板下，看看是什麼在冒煙！”

山姆照吩咐去了。很快他就返身回來，臉色慘白，恐懼萬分，大叫道：“船長！船長！船著火了！”

有幾個旅客聽他這一叫，也跟著叫了起來：“著火了！著火了！”

鐘斯船長下令說：“每個人都留在甲板上！船員們，快潑水！”船員們立刻按照他的命令，往火上潑著水。可船上還有易燃的焦油，燒得熱烘烘的。看來是不可能用水撲滅火了。

旅客們開始驚慌起來：“船長，還有多遠才到陸地？”

“大約一哩半。”船長回答道。

“要花多長時間？”

“照我們這樣的速度，大約四十五分鐘。”

“我們走得到嗎？我們是不是很危險？”

“我們危險大了。每個人都去船尾去！大部分火都是在前半截。”

除了老約翰.梅納德，每個人聽罷都沖向船尾。約翰留在舵後，將船向陸地開去。透過濃煙，鐘斯船長從船尾大聲叫道：“約翰！約翰！你聽見了嗎？我們現在走的是什麼方向？”

“南——東南！”老約翰回答道。

“向東南方向，駛到最近的港口！”船長的命令又來了。

黑色的濃煙繼續從甲板下卷來。火苗開始繞著船頭舔食著。過了一會兒，船長又叫道：“約翰！約翰！你還在那裡嗎？”

“是的，船長！”約翰回答。可這回聲音微弱多了。

“你還能堅持五分鐘嗎？我們馬上就要到岸了。”

“我正在努力，船長，有神在幫助我。”

老人的頭髮已被燒焦了，身體的許多部位也被嚴重地燒傷。他的右臂被燒焦了，但他的左手仍牢牢地把住舵。他像一塊磐石一樣穩穩地站在濃煙和火焰當中。他必須將船駛向岸，他的船長，和船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才能得救。

最後船終於靠岸了。船長，乘客和船員從熊熊燃燒著的船上爬了下來。約翰也被人攙扶著上了岸。可是當所有的人都圍住他時，他倒下去，死了。哦，這是多麼悲愴的一幕！人們都悲痛萬分。地上躺著的是他們的救命恩人，為了使他們能活著，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人們的眼眶裡湧出了感激的淚水。

船長，所有船員和乘客都參加了老人的葬禮。城裡也來了大批人。當棺材徐徐落入墓坑裡時，許多人黯然淚下。

約翰的墳墓前安放了一塊美麗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著燙金大字：

約翰·梅納德

舵手

“燕子號”乘客感恩獻上

他為我們而死！

約翰·梅納德的確是位英雄。他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救汽船甲板上的人們。在這個意義上他與主耶穌相似。但耶穌為他的人作得更多：他白白地舍去自己，受十字架上最痛苦最恥辱的死，因為這死是將他的百姓從永死中救贖出來所必需的。而且主耶穌的墳墓是空的，因為他已復活。他升上高天，在那裡為他的人代求。如果你知道，因神的恩典，他受死以拯救你，你就將得到真正的祝福，從今時直到永遠

### 湯姆付的代價

—— 麥克費爾牧師住在蘇格蘭，靠近喬治堡。那裡駐紮著許多不列顛士兵。喬治堡位處湖邊，要去湖那邊的城裡，得搭渡船。它附近有一個小小的市場，市場裡有幾間小鋪子。

有一天，麥牧師在等渡船時，看見一個士兵走過，在附近的一間肉鋪前停住了。士兵走來走去，反復比較著價錢。最後他挑出一大塊臘腸，遞給屠夫，問道：“這塊臘腸多少錢？”

“兩塊五一磅，”屠夫邊回答邊把臘腸放在秤上，“兩磅，五塊錢。”

“什麼！”士兵驚叫道，“我從未為一塊臘腸付這麼一個價錢！”接著他嘩嘩啦啦又賭咒又發誓，說是如果他付屠夫所要的五塊錢，他的靈魂就遭天罰。

“好了，先生，”屠夫冷冷地說，“就是這個價。你要還是不要？”

士兵繼續討價還價，但最後他還是付了屠夫出的價錢，買了那塊臘腸。

麥牧師聽到士兵可怕的咒語，驚得發呆。這士兵是否意識到他為這塊臘腸所付的實際價錢呢？注視著士兵沿街走去，麥牧師決定要找個機會跟士兵談談。

他裝作漫不經心地追上士兵，與他步調一致了，才開口聊道：“今天天氣真好！”

“的確。”士兵答道。

“你們是在喬治堡紮營嗎？”

“是的，這地方真無聊。我們所作的一切除了操練，還是操練。”

“聽你的口音裡，像是從英格蘭來的。你叫什麼名字呢？”

“湯姆·鄧斯達德。”

“你拿的臘腸看上去不錯。”麥牧師繼續說。

“它還很便宜呢。”湯姆很有些洋洋得意的樣子。

“你付了多少錢？”

“才五塊錢。瞧瞧它個兒多大！整兩磅呢。”

麥牧師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盯著年輕的士兵，嚴肅地說：“我的朋友，你付的價錢可比那高許多。”

湯姆嚇了一跳，高聲說：“不可能！我付了五塊錢，一分錢也不多。我就在那邊那個屠夫那兒買的。不信你去問問。”

“我知道你是這樣想，”麥牧師介面道，“可你買這塊臘腸時，把你的靈魂也貼上了。我聽見你發誓說，如果你付五塊錢買這塊臘腸的話，就讓神懲罰你的靈魂。可最後你不多不少就付了五塊錢。現在，你成什麼了？”

剛說到這裡，麥牧師抬頭看見他的渡船靠進了船塢。他急忙向士兵道了再見，上了船。

湯姆目瞪口呆地看著牧師匆匆忙忙走了，然後轉身回到堡裡。他脫下帽子，扔到一條板凳上，垂頭坐了下來。陌生人的話打中了他，在他耳邊轟轟迴響著：“你把你的靈魂給了這塊臘腸。現在你成什麼了？”

湯姆聳聳肩，想把陌生人的話抖掉，可它們在他的耳中像死刑宣判一樣。他從前總是豪言壯語地說著類似的話，從未停下來思考一下那些話的嚴重性。生平頭一次，湯姆看到了他在永恆中是失喪的，他感到自己完全暴露在神的公義前。那句“你成什麼了？”在他心裡反復盤旋著。他站起來，來來回回地踱著，心頭生起了一陣恐懼。最後他拔腿從堡中跑出來，沖到渡船碼頭。望見一個碼頭工人在那兒，他叫道：“那個剛剛在這裡的穿黑衣服的人在哪裡？他去哪裡了？”

“你是說牧師啊？他半個小時以前坐船過去了。”

絕望像一陣潮水卷過了湯姆的心頭。但一抬頭，他發現另一班渡船恰好靠岸。他趕快上了船，心煩意亂地盼著船到岸。上岸以後，他向好幾個碼頭工人打聽牧師的住處。

問清方向以後，他出發了。他得走好幾個小時，要路過一個大商場，越過一大片廢棄了的田地。快到傍晚時，湯姆總算到了牧師家所在的小村莊，很快找到了麥牧師的家。他敲了敲門，門開了，應門的正是麥牧師。他熱情地請湯姆進去。湯姆告訴牧師，他的話將恐懼敲進了他的心。“請告訴我，我該怎麼作！”他一邊說，淚水一邊嘩嘩地往下流。“我們也許馬上就要上戰場了。我看見永恆就在眼前！哦，我會是失喪的，失喪的呀！”

聽著他面前這個年輕人袒露內心的不安和焦慮，麥牧師非常喜樂。那天晚上，直到深夜，他還在向湯姆講解救恩的道路。第二天、第三天也一樣。神親自祝福了麥牧師對這個靈魂所作的工作。湯姆回到喬治堡時，已變了一個人。他返回肉鋪，請求屠夫原諒他說話時那種惡劣的態度。湯姆還警告了他的士兵夥計們，千萬不要對有關他們靈魂的事滿不在乎。隨著時間的流逝，他越來越明白神用一個陌生人的話抓住他的心，是怎樣的恩典。他開始參加部隊小教堂的崇拜，在那裡接受了寶貴的教導。神樂意向他顯明救恩也與他有份。湯姆學會唱許多崇拜時常唱的讚美詩。人們常能聽見他唱那首他最喜歡的歌：

將我拉出深坑，

救出泥潭；

把我的腳立在岩石上，

鋪設我該走的路；

將一首歌放進我的口，

我的神配得榮耀。

有一天會將我接去，

接回我在上面的家鄉

多年以後

—— 禮拜天早上，小羅尼·瓦爾特斯迅速地梳洗打扮好，媽媽已在等他。他們住在格拉斯溝城，去教會只要走四條街就到。天氣很好，他們可以走著去。

可不是每個人那天早晨都準備去教會。當羅尼牽著媽媽的手走在街上時，兩個看上去很粗魯、衣著很不整潔的年輕人搖搖晃晃地超過他們。看見羅尼穿得整整齐齊地上教會，這兩個人大笑起來，開始唱一支滿是髒字的歌兒。

羅尼緊緊地靠著媽媽，希望這兩個人快些走開。但出乎他的意料，媽媽說：“羅尼，快追上他們，邀請這兩個人同我們一起去教會。”羅尼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媽媽怎麼會說出這番話？但他向來都很聽媽媽的話，所以戰戰兢兢地跑在那兩個人的後面，叫道：“等等！我有話要跟你們說！”“什麼？小紳士想同我們這樣的人談話。你想要什麼呢，小傢伙？”

羅尼怯生生地說：“媽媽說邀請你們今早同我們一起去教會。你們可以與我們坐在一起。”

“去教會？哈！想都甭想！”其中的一個說著一轉身，罵罵咧咧地順著街走遠了。另一個卻猶豫起來。他跟著他的朋友走了幾步，馬上又折回到羅尼面前。他仔仔細細地端詳了一陣小男孩，然後說：“知道嗎？孩子，當我還是你這麼大的時候，我也每個禮拜天去教會。到現在我已經多年沒去了。我覺得這不太對。我想我還是跟你們去吧。”

這會兒羅尼不再害怕了，見他同意去，非常高興。他牽著這個人粗壯的手，將他帶到媽媽那兒。他們一起走到教會，坐在他們平時坐的位子上。

那天早上佈道的是寇特斯牧師。年輕人聽著牧師朗讀經文：“‘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我們今天早晨的這段經文是在《傳道書》的十一章第1節。”寇特斯牧師的佈道是關於人對神和鄰舍的責任，他講得非常具有說服力。

聽著聽著，這個陌生人似乎開始變得很沮喪，很不開心。禮拜結束以後，羅尼的媽媽問他：“先生，你有《聖經》嗎？”

“沒有，但我會想辦法找一本。”

媽媽說：“來，把羅尼的拿去用，你買到後再還。但下個禮拜天請一定再來，我們會幫你占一個位子的。”

“謝謝您，夫人。我盡力吧。”陌生人將羅尼的《聖經》放進口袋，匆匆地走了。

那天晚上，瓦爾特斯太太懇切地為年輕人祈禱：“哦，神哪，請紀念今天到禰的家中那位年輕人，用禰的話語教導他，下個禮拜天將他再帶到教會來。”

可第二個禮拜天連那個年輕人的影子都沒見。禮拜結束後，媽媽說：“羅尼啊，他沒有來，我真是很難過。我們必須每天都為他禱告。”

第三個禮拜天，媽媽又一次地失望了。但再一個禮拜天，年輕人重新出現了。這次他打扮得整整齊齊，但看上去很蒼白。莫非他病了嗎？

禮拜一結束，年輕人就將羅尼的《聖經》放在他們的座位上，迅速離開了。沒人來得及同他談談；他也再也沒有來教會。

在回家的路上，媽媽翻了翻小小的《聖經》。在一張空頁上，她發現了陌生人留下的一段話：“請在你們的祈禱中紀念我。”下麵是縮寫的簽名：H.B。

許多年過去了，羅尼長大了。他與年邁的媽媽一起生活，照顧她。有一天他敬虔的母親去世了，剩下羅尼一個人，獨自面對未來，自己作決定。因為他一向愛海，他決定到船上去作醫生。

這一去就是很多年。有一個週末，他們的船停靠在南非的一個海港。禮拜天到了，羅奈爾得（就是當年的小羅尼）去當地一個教會作禮拜。禮拜結束後，一個坐在他後面的紳士傾身向前，對他說：“對不起，先生，我可以看看您的《聖經》嗎？”

羅奈爾得把《聖經》遞給他。他飛快地翻過好些頁，然後將《聖經》還給羅奈爾得，又跟著他走出了教堂。羅奈爾得正準備去海港上船，有一隻手抓住他的胳膊：“先生，我得跟你談談。”

羅奈爾得一轉身，見還是那個向他借《聖經》的紳士。就說：“當然可以。瞧，這兒有一條板凳，我們就在這兒坐一下好了。”

那位紳士沒有說話，光打量著羅奈爾得的面孔。突然之間他垂下頭，整個身子顫抖起來，還伴隨著一聲嗚咽。等他終於能說話時，他問：“您叫什麼名字？從哪兒來？”

羅奈爾得回答了他的問題後，他說：“我簡直不能相信這麼多年以後我們竟能在異國他鄉相逢！您還記得您還是一個小男孩時，有一次你邀請了一個粗拉拉的，滿口髒話的人同你們一起去教堂嗎？”“啊呀，是啊！我記得！你就是那個我媽媽為之祈禱了多年的人嗎？”

“能重新遇見你，我真是太感恩了！我一直想告訴你們我的故事。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他們給了我基督徒的教育。但父親去世時我才十五歲。我不得不輟學，去作工，幫我媽媽維持生計。

我媽媽是一個非常敬虔的婦人，努力教育我敬畏神。但工作時，我與許多邪惡的人在一起。我很快學會了作許多犯罪的事，傷透了可憐的母親的心。過後我離開我的國家，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當你遇見我時，我正路過格拉斯溝。看見你與你母親一起去教會，我感到愧疚。參加那天早上的禮拜讓我回憶起我是怎樣與我母親一同去教會。我想起了她是怎樣為我祈禱，尤其是我傷透了她的心的時候！”

說到這裡他心碎地說不下去了。最後他打了一個寒戰，說：“我親愛的媽媽，我增添了她多少白髮，讓她滿心哀傷地進了墳墓！”

他再一次為傷感所淹沒，淚水淌得滿臉都是。“那次禮拜如此深地讓我看見了自己的罪惡，我病倒了。在病床上我開始瞭解，主耶穌基督是能醫治身體和靈魂的天國的醫生。你那天早晨的邀請為神所用，成了引我歸正的器皿。”

羅奈爾得聽著這個奇妙的故事，滿心驚訝和感恩。他從此知道了亨利·巴茨，那個多年以前外表粗魯的人，現在是一位多年耕耘在南非的傳教士。

“您還記得那個禮拜天早晨和我走在一起的另一個人嗎？他因為犯了可怕的罪，被送上絞刑架。若不是神的憐憫，我也會與他同謀。我是從地獄的邊緣被拯救出來的！”

亨利講完他的故事了。羅奈爾得感歎道：“我想起媽媽是怎樣常為你禱告，就看見神的話語真是完美地成就了：‘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傳道書十一1）。

## 法國士兵

—— 亨利·杜蘭特在法國聖經協會工作，四處售賣《聖經》。附近的一個營地裡駐紮了一個團的法國士兵。亨利很關心那些即將上戰場的士兵的靈魂。

有一天，亨利去了營地，要求見長官湯姆斯上校。他獲得准許，進了上校的辦公室，亨利開門見山地說：“長官，我知道我們的士兵很快就面臨著上戰場的危險，我可以得到一張通行證去看他們嗎？我想鼓勵鼓勵他們，賣《聖經》給他們。”

“當然可以，”上校說，“我想我們不久就會接命令上戰場。如果士兵們能隨身帶一本《聖經》，會是件好事。”

亨利得到了批准，就開始花時間去與不安心的士兵們交談。他一邊談他們得救的需要，一邊提出賣給他們每人一本《聖經》。其中一個健壯的年輕人聽得很仔細，然後走上前來對他說：“我相信你所說的確實是真的，也很想買一本《聖經》。可我一分錢也沒有。”

見年輕人這樣有興趣，亨利被深深地打動了，說：“先生，如果你是認真的，你當然該有一本《聖經》！我來替你付錢好了。”說著，他將一本《聖經》遞給士兵。

出乎他的意料，士兵爆發出一陣大笑：“哈！成功了！我就知道我能騙住你，而且不費吹灰之力！”

過了好一陣子亨利才從震驚中緩過來，明白自己錯了：他還以為這士兵是真心的呢。他儘量平靜地說：“那麼請把《聖經》還給我。”

“才不呢！”士兵咯咯笑著，“你送給了我，我可得保存它。我可以用書頁來捲煙呢。”

說完他又大笑起來，轉身離去。亨利在他後面叫道：“注意你用神的話作什麼！落在永生神的手裡是可怕的！”

亨利離開了這群怪笑的士兵，心裡又難過又沮喪。回到家以後，他跪倒下來，急切地禱告：“哦，神啊，請饒恕那騙人的士兵，使用那本被騙去的《聖經》使他歸正。”

幾天以後，士兵們就拔營上了炮火連天的戰場。本，那騙人的士兵依舊是滿不在乎，一頁又一頁地撕著他的《聖經》。每一次其他士兵提起他是怎樣騙那傳道士，他們都會為之笑個不停。航行了幾天以後，上級通知他們次日上戰場，而且他們的船被派到最危險的地帶。這個消息讓本嚇了一跳，他頭一次認真思考起來。突然，那傳道士的話像一道閃電，劃過了他的心空：“落在永生神的手裡是可怕的！”

本那天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覺，他害怕極了。想來想去都是迫在眉睫的險境和一位公義的神。“要是明天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落入了神的手中，那可怎麼辦？”他打了一個寒顫。自己邪惡的一生在眼前一幕一幕地晃過，他但願自己能從頭活過。

好不容易挨到天發白，本從他的箱子裡拿出他的《聖經》。可他簡直沒有勇氣去讀它，以為會在每

一頁上都看見對他的定罪。這種恐懼也驅使他打開了破爛不堪的《聖經》。目光所及的第一句話就讓他吃了一驚：“因為神差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得救。”他大受鼓舞，翻開另一頁：“有子的人有生命。”他沉思著讀了下去：“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這些話深深地打動了他，他陷入了沉思。就在這時，行動號吹響了。

本與船上的士兵們一起上了戰場。戰鬥很激烈，許多士兵陣亡了。本也被一顆流彈擊中了胸膛。船一靠岸，人們就將本抬到了醫院。他的傷勢很重，好幾個星期都是奄奄一息。但就在他高燒不退的時間裡，神的靈在他的心中作工。本越多地發現自己罪惡深重，就越意識到他需要一位元救主。只有耶穌的血才能洗淨他的罪。

本被人送回家時，仍是一個重病號，每個人都看得出他是回來等死。但他們也發現本變了。他總在讀他破破爛爛的《聖經》，還一再求他的母親和朋友聽神的話語。他熱切地告訴他們，落在永生神的手裡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六個星期後，本死了，但他是懷著希望和信心死的。他接受了恩典，相信主和救主，耶穌基督。

傳道士亨利並沒有忘記那個滿不在乎的士兵。他常為他禱告，求神憐憫他，紀念他。有一天他回到了邂逅士兵的那個城市，正好碰見一個葬禮。晚上他去一家餐館吃晚飯，發現餐館裡有些異樣。女招待們平時總是吵吵嚷嚷，上菜時滿面笑容。但那天她們很安靜，而且看上去很悲傷。亨利還注意到老闆在櫃檯裡躬身工作。他走到她面前，問候道：“晚上好，皮埃爾太太。”她抬起頭，竟是滿臉淚水。他關心地问道：“什麼事使您這樣悲傷？”她嗚咽著說：“先生啊，今天我親愛的兒子下葬了。他是一個士兵，幾個月前被送上前線，受了重傷，被送回家，死了。”

“我很難過，太太。請接受我的慰問。”亨利說，“我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安慰你，但我有一本書，可以提供真正的安慰。”亨利打開《聖經》，“讓我們看看它說些什麼。”然後他開始讀一段給人慰藉的經文。

亨利專心讀著，沒有注意到皮埃爾太太臉上震驚的神情。過了一會兒，她打斷他，尖叫道：“等等！我得給你看一樣東西！”她沖了出去，很快又返回來，手裡拿著本的破《聖經》。“看！這是我兒子去世前給我的，是他最珍貴的財產。它看起來與你的一模一樣！”

亨利接過書來，心裡納悶它怎麼會這麼破爛。打開封頁，他看見了士兵寫的一段話：“6月25日從一位傳道士處得到。最初用來捲煙葉，後來讀之，信之。它被神用來拯救我的靈魂。本傑明·皮埃爾。”

亨利立刻想起了對那群捉弄他的士兵談話的那一天。他尤其記得那個耍弄他的士兵，那個他一直為

之祈禱的士兵。那些嘲諷的話現在還常在他耳邊迴響。他聽著皮埃爾太太的故事，非常震驚。他的心讚美感謝著那聽他禱告的神，幾乎要飛揚起來。

他想起了他沖著士兵喊出的警告；想起了自那以後，他是怎樣經常感到沮喪。他常覺得自己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費勁兒。現在他看到了聖靈使用了那最後的警告，引年輕的士兵歸正。帶著滿心的感激，亨利勇氣百倍地繼續他的傳道征程

### 瑪莎的烏鴉

—— 瑪莎·蘭德兒獨自住在鄉村的一棟小房子裡。她丈夫約翰已去世五年了。如今她不能再工作了，過著貧窮艱難、孤苦伶仃的生活。她唯一的親戚是她的侄兒布魯斯，他和妻子貝蒂帶著三個孩子住在幾哩以外。布魯斯有一份理想的職業，很富有，但從不管他的姑姑。

瑪莎雖然年老，但敬畏主的心沒變，而且學會了在一切事上信靠主。所以她雖然窮，也孤單，但很知足。而布魯斯，雖然又有錢，生活又舒服，卻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快樂。他憎恨宗教，對他姑姑單純信神大加嘲笑。他就是理解不了，她怎麼能在神裡找到這麼多的喜樂。

冬天快到了，瑪莎所存的食物燃料很少。不久天氣變得很冷，一場大雪使得她根本無法出門。每天她都只吃僅夠維持生命的一點東西。但很快她就只剩最後一點食物了：最後半塊土豆，和一點牛奶是她早餐所有的，然後她的櫃子就空了。但她沒有抱怨，神在以往總是供應了她所需用的，她相信會再一次地幫助她。

那天晚上，瑪莎餓了。“在上床以前要有一塊麵包吃該多好啊！”她想。她不知道在這樣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這個願望怎麼可能變為現實，但她剛讀完的《聖經》章節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安慰：“你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瑪莎跪在床前，禱告求麵包。她又讀了一遍那些美妙的經文，然後重複著她的祈禱。

就在那天晚上，布魯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買了些備用的食物雜貨，因為有幾個朋友第二天要來吃晚飯。貝蒂給他寫了張購貨單，其中包括六條麵包。經過他姑姑家的時候，他起了一個念頭：停車，去看看那個老女人是不是還活著。他鑽出車，悄悄地走到門口，輕輕地將門開了一條縫兒，眯眼往裡一看，正好碰上瑪莎姑姑合上眼在作第三次禱告。他大氣兒也沒出，站在那兒聽著她喃喃地說：“親愛的主，我的食物已經吃完了，我很餓。禰在禰的話語裡說過，我們禱告，無論求什麼，只要信，就必得著。請賜給我一些麵包。”布魯斯聽夠了，悄悄地回到車裡，抿著嘴笑了半天。這可是跟他姑姑開玩笑的大好時機！他經常跟朋友說：“當我想要什麼時，我必須工作去賺來。瑪莎姑姑卻說她能靠禱告得著！”這回他聽見這麼一個禱告，他可以向她證明，她犯了怎樣的錯誤！

他從車裡拿出一條麵包，返回姑姑的小屋，蹣手蹣腳地溜進去，把麵包放在桌上。回家的路上，他想像著瑪莎姑姑明天會怎樣告訴人們，神是怎樣送了她一條麵包，然後他就可以向她證明：麵包是他給的。他要教訓她，向神禱告是多麼的愚蠢！

瑪莎結束了禱告，睜開眼睛：桌子上儼然放著一塊麵包！她又驚又喜地向那位信實的主謝了恩。第二天，快到吃晚飯的時間，瑪莎又有另一場驚喜。有人駕著她侄子的車來到她的屋旁，一個男孩鑽出車，走到她的門前，遞給她一張十萬火急的信，上面寫著：“瑪莎姑姑，我們請您來與我們共進晚餐，請馬上來。”瑪莎不知該怎麼想這事，只是迅速換上了她最好的衣服，有些忐忑不安地隨著男孩上了車。路程雖短，但她看著冰雪晶瑩的世界，很快高興起來。也不再去猜測為什麼她那恨意十足的侄子會來請她。

進屋後，有人馬上將她迎入餐室。布魯斯全家和幾個朋友已經坐在桌旁。“啊，瑪莎姑姑，”她侄子用嘲弄的口吻說，“我覺得今天應該請你來吃晚飯，免得你餓死！”熱氣騰騰的飯菜端上來了，她低頭謝飯。她能感覺到布魯斯和他的夥伴們正譏笑她，她只管在心裡感謝著神，一邊自顧自地吃著。

飯後，布魯斯又向姑姑發話了：“至少今天你吃了一頓好飯。但昨天怎麼樣呢？”

瑪莎仰起頭，用一種甜蜜的聲音說：“主從未遺棄我，自己供應的孩子們。”

“你總是這樣說，”布魯斯鼻子裡哼哼著，“但是怎樣供應的呢？如果能的話，給我一個例子好了。”

“當然。昨晚我就像以利亞被烏鴉供養一樣，得到神奇的供養。”布魯斯已告訴朋友們他對姑姑耍的詭計，所以這會兒所有的人都大笑起來。布魯斯瞄著朋友們，笑得最得意，輕蔑地對姑姑說：“給我們講講看。”

瑪莎姑姑勇敢地看著他們，講述所發生的一切：“昨晚我家裡已經什麼吃的也沒有了。我餓得要命，於是求主送我一些麵包。我禱告了很久才站起來。我知道你們肯定會笑，但我的桌上確實有一條麵包。我將它分成了三份，這樣我可以吃三天。我每吃一口，都感謝主。”

布魯斯這下細高挑黨支部更是笑個不停：“可我才是你應該感謝的那一位！是我將那條麵包放在你桌上的！”他的所有朋友也隨著他大笑起來。

好不容易笑聲才止息了。瑪莎平靜地望著她侄子，緩緩地說：“布魯斯，以利亞可沒有謝那只烏鴉。”

屋裡頓時靜了下來。布魯斯臉氣得通紅，咕咕嚶嚶地說：“你這個老偽君子，回去，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瑪莎莊重地說：“如果你不請我的話，我是不會來你家的。布魯斯，謝謝你給我的。其餘的你必須向主交待。”說著，她靜靜地走了出去。就在她伸手去拿外套時，貝蒂走上來，說：“我來幫您穿外套。”還有幾個客人也充滿敬意地圍了上來。他們為取笑這位敬畏神的老婦人而感到慚愧。見事情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布魯斯吩咐用車將她送回。這樣瑪莎舒舒服服地回到家裡。

主大大地祝福了瑪莎的見證。第二天早晨貝蒂來她家說：“我對您昨天在飯桌旁所說的印象很深。您能為我禱告嗎？我是一個罪人，您所有的我不曾擁有。請教我該怎樣禱告。”

瑪莎的心裡充滿對神的敬意和謝意。她禱告求神在她向貝蒂講述聖靈怎樣在饑渴的罪人心中作工和救恩之路時，給她指引

### 瑪麗·鐘斯和她的《聖經》

—— 瑪麗住在英國，父母是貧窮的紡織工。

在主日學裡，瑪麗聽到了聖經故事，神將這些故事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上，瑪麗開始愛上了《聖經》。

可她家裡很窮，買不起《聖經》。而且，那時候《聖經》也很稀少，非常貴。

瑪麗開始為買《聖經》攢錢。她替人看小孩，縫補衣裳，養雞，賣蛋，打掃房屋，什麼都作，要攢夠錢買自己的《聖經》。

這樣辛苦了六年，她終於攢夠了錢。可是，可以買到《聖經》的最近的地方都在二十五哩以外。瑪麗興沖沖地長途跋涉，到了愛德華牧師的家。她聽說在牧師這兒可以得償所願。

她跟牧師說明來意，請他賣一本《聖經》給她。牧師說：“我沒有《聖經》了。這個書櫥裡是有兩三本，但我已經答應其他人了。我又沒有多餘的。”

牧師的話給了瑪麗當頭一棒，絕望烏雲一般地籠罩了她。所有這些年的辛苦、等待和希望像一陣卷起的巨浪，眼看就要落下來把她擊得粉碎。所有的都是無用功！昨天一整天的長途跋涉也是白走！

她昨天還那麼高興，那麼充滿希望，現在什麼也沒剩下。想到這裡，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痛哭起來。她把臉埋在手裡，直發抖，站立不穩，跌坐在一張椅子裡。她怎麼能就這樣空手回去呢？愛德華牧師馬上意識到這個女孩是多麼渴望得到一本《聖經》，就拍了拍瑪麗的頭：“孩子，你應該有你自己的《聖經》。即便別人這次拿不到，我也不能讓你空手離開。冷靜下來，好孩子。”

他走到書櫥前，打開門，拿出一本《聖經》，走到瑪麗面前，把書塞進她的手裡，說：“拿著，瑪麗。”

瑪麗眼淚汪汪地看著他，小臉亮了。她悄聲問：“真的是給我的嗎？”

“是給你的，孩子。”

瑪麗騰地站起來，結結巴巴地向牧師道謝。現在她唯一的願望就是趕快回家，給父母看她的珍寶。匆匆忙忙在牧師家吃了一頓飯，她就立刻上路了。

這時比她昨天從家裡動身時還要晚一些。但天很涼爽，又刮著風，走起路來暢快無比。瑪麗夢遊一樣地走了一哩又一哩，把《聖經》緊緊地抱在胸前，昂著頭，臉上帶著笑，根本就沒注意周圍有什麼。她有《聖經》，她自己的《聖經》了！她回家了！累呀，餓呀，渴呀，都沒有讓她感到難受，因為——她——終於——有自己的《聖經》了！

你可以感到瑪麗對《聖經》的愛。你也讀你的《聖經》，愛它，珍惜它嗎？

### 死烏鴉

—— 在德國的一個小鎮吳婆塔，住著一個窮織工。人們從來沒聽過他發牢騷，不論碰到什麼愁苦煩憂，他總是說：“嗨，神會幫忙的！”

這次，沒有多少活兒可幹了。老闆告訴他，等他織完了手頭的這一匹布，就至少會有六個月無事可做。

這人一聽很難過。他想：六個月，那可是半年哪！他把這事兒告訴妻子，妻子哭了起來：“我們沒錢的話，拿什麼給孩子們買吃的和穿的呀！”

這個人能說什麼呢？他只能說：“嗨，神會幫忙的。”然後就溜了出去。街上有幾個孩子正在玩，他站在那裡，看他們用棍子撥弄一隻死烏鴉。就想：可憐的鳥兒，它是怎麼死的呢？

孩子們散了以後，他走過去，蹲下觀察那只死鳥。噫，它的喉嚨裡好像有什麼，亮晶晶的。他用袖珍小刀把那東西拉出來：是一條漂亮的金項鍊！他拎著它，趕快跑到村裡的珠寶店，問珠寶商：“你知道這項鍊是誰的嗎？”

“哦，我知道！這是薛靈太太的。”

薛靈太太！那是他老闆的妻子啊！織工馬上跑去交還了項鍊。

聽了織工故事，薛先生說：“我絕不會停這樣一個誠實的人的工。這是你的回報：明天你就回來上班吧。我總是用得上一個誠實的人的。”

這個雖然窮，卻很富有的織工是多麼感恩哪！主又一次幫助了他。

這個人是怎樣遵守神的第八、第九條誡命的？你能想起《聖經》裡有誰被烏鴉幫助過嗎？

### 像爺爺那樣

—— 雅各和安娜帶著兒子約翰住在德國一個叫伯黑畝的村莊裡。約翰很有福氣，他的爺爺敬畏神，從他出生那天起就為他不停地禱告。他受洗時，爺爺給他起名為約翰，說：“但願他永遠為神所愛。”

爺爺常來看小約翰。好多次他撫摸著約翰的頭，說：“我的孩子，神祝福你；願神祝福你，保守你，像保守他的瞳仁一樣。”爺爺的祈禱都蒙垂聽了。

爺爺六十歲生日那天，父母帶約翰去為他祝壽。能整天跟爺爺呆在一塊兒，約翰高興極了。爸爸要回農場，不過答應了晚上再來。可天下了一場暴雨，他來不了了。所以，約翰和媽媽只得在爺爺家過夜。小約翰很開心，但媽媽在爺爺面前不是太自在。

晚上，所有的人都聚攏來，爺爺打開他那本大部頭《聖經》，朗讀其中的一章。然後他全心全意地作了一個又熱切又孩子氣的禱告，還特別提到他的生日。然後大家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安娜帶著約翰走路回家。那是一個美麗的夏日，穿過樹林，路過好幾個瀑布都令人賞心悅目。約翰愛花，看見它們，總是要停下來。但今天他跟在媽媽後面，又嚴肅，又安靜，好像路邊一朵花也沒有得看似的。安娜也不想講話，她有點心神不定，但她搞不清是為什麼。

突然，約翰站住了。他仰著小臉，問道：“媽媽，為什麼爸爸不像爺爺那樣？”

媽媽有些莫名其妙，反問道：“你怎麼不去找花兒？”一邊繼續走著。

於是他們繼續不做聲地往前走。約翰還是沒有去想花兒的事。不久他們爬上山頂，在那裡可以看到遠處雄偉的群山。安娜坐下來，想休息一會兒，約翰坐在她旁邊，又問：“媽媽，為什麼爸爸不像爺爺那樣？”安娜很不耐煩，聲音硬邦邦的：“爺爺作了什麼了？”

“他用大《聖經》，讀經，禱告。”

媽媽臉上有些紅：“你該去問你爸爸才對。”

他們到家時，爸爸不在。他去離家很遠的田裡收割去了，要很晚才回來。約翰的媽媽知道這個，心裡該讓約翰早些上床睡覺，也許明早他就不記得這些問題了。

她錯了。她給約翰脫衣服時，約翰說：“媽媽，讓我等到爸爸回來再睡好嗎？”

八點鐘，爸爸總算回來了。約翰徑直跑到他面前，問：“爸爸，為什麼你不像爺爺那樣作？”

爸爸很驚訝，他可沒想到兒子會問這樣的問題。他呵斥道：“約翰，你還不睡作什麼？快上床睡覺，很晚了。”

約翰沒作聲，垂頭喪氣地上床去了。第二天早晨他起來時，心裡更難過。他不再是以前那個約翰了。他坐在早餐桌旁，疊著手，垂著頭，一言不發，很傷心的樣子，碰都不碰面前那杯牛奶。媽媽問：“約翰，怎麼了？你怎麼還不吃？”

約翰沒答話。

過了一會兒她又問：“兒子，怎麼了？”他抬起頭，悲哀地看了媽媽一眼，頭又垂下了。爸爸和媽媽都吃完了，媽媽收拾桌子，第三次問他：“約翰，告訴我，什麼事讓你這麼難過？”

約翰這才開口說：“媽媽，我好想祈禱，但沒有人與我一起。我想我得獨自禱告了。”

安娜這下受不了，淚水嘩地湧上了眼眶。她奔進隔壁房間，把孩子說的話學給丈夫聽。房門沒關，約翰所說的他已全聽見了，他的良心被觸動了。“約翰是對的，”他說，“我們錯了。”然後他們

一起跪下，結婚以來頭一次禱告。他們和著淚作了簡單的禱告，那是稅吏作過的禱告：“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快樂的一天終於來了，小約翰再也不需要獨自禱告。爸爸和媽媽現在都在神的面前跪下，求憐憫，求饒恕，求一顆新心，求恩典，好讓他們和孩子都能完完全全為他而活。

你也喜歡像小約翰那樣祈禱嗎？家裡有家庭禱告，你應該感恩，並全心全意地參加

### 一次短佈道的威力

—— 丹是英國軍隊裡的一名士兵。他粗魯，不聽指揮，脾氣暴躁，對人很不友善。他常賭咒發誓，不怕犯罪。長官試圖改變丹的行為，但一點也沒有奏效。最後，丹被送進了監獄，被單獨禁閉在一間狹小的房間裡，沒有人可以去看他，或跟他說話。只有牧師能去探訪他。

這對丹來說可是太難了。沒有人跟他一起玩樂，也沒有人聽他賭咒或開粗俗的玩笑。兩個禮拜過去了，丹沒有一天不惡恨恨地咒罵上帝。隨軍牧師試了好幾次，想跟他談談，可丹一次比一次更惱火，罵得更厲害。最後牧師只得甘休。他把丹的事告訴一個老牧師，老牧師說他願意試一試。

老牧師一大早就去探訪丹。他一踏進丹的號子，丹就咆哮道：“如果你想向我佈道，我可不想聽！”

牧師溫和地說：“丹，我只是想與你一起禱告。”沒等丹回答，老牧師就開始了。可是丹又是吼，又是罵，根本就沒有聽他的禱告。老牧師悲哀地站起來，準備離開。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滿腔仇恨和憤怒的傢伙。他心中不由默默地為這個可憐的囚犯禱告，一邊向衛兵示意他要走了。衛兵將門打開，老牧師轉過身，再一次上下打量丹。走廊裡的燈光照在牧師的臉上，顯得非常奇異。丹被鎮住了，不由停住嘴，瞠目結舌地看著他。老牧師沉默了片刻，嚴厲地對丹說：“小夥子，罪的工價可是死呀。”

門咣地一聲關上了。牧師走了，他的話可沒走。聖靈用的力量把這幾個字深深地刻在丹的心上。這句話在他心裡一遍又一遍地盤旋著：“罪的工價就是死！罪的工價就是死！”

最後丹終於受不了了。他不由自主跪了下來，狂呼出來：“神哪，憐憫我這個罪人！”

老牧師聽說丹要求見他，多驚訝呀。他滿心歡喜和感謝地去了，教給丹那句經文的後一部分：“罪的工價就是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乃是永生。”對丹來說，這簡直是一個奇跡！救恩甚至對他這樣一個罪人也是可能的！

丹真正地悔改了。他成為耶穌基督的一個好士兵，到處傳揚神對那些不配的罪人的恩典，因為他親

身體會到：神能夠拯救最壞的罪人。

## 老上校

—— 一個寒冷的冬夜，在紐約市中心，一個高高個兒，衣裳襤褸的人晃蕩進了水街教堂，想在裡面暖和暖和。

大家都稱這人為“老上校”。他六十歲左右，看上去可不止。一把亂糟糟、髒兮兮的灰鬍子，頭髮也是邋邋遢遢，好像從來沒剪過，長長地拖在背後。他的眼睛發紅，臉上粗拉拉的，泥垢一把一把的。他的破大衣用一根釘子別住，褲子上到處都是洞，他腳上沒有鞋，只有用繩子綁住的爛布條。

是罪和威士卡將老上校推向這種悲慘的處境的。沒有人會相信他曾經大學畢業，還在林肯總統的法律秘書斯坦頓的辦公室裡研究過法律。

老上校邁進小教堂，是因為見裡面有燈，想進去取取暖。

教堂裡，一位客座牧師正在佈道。神話語裡的真理打動了老上校，他一生的罪惡實實在在地擺在他面前。就在禮拜當中，他呼叫出來：“神啊，如果不是太遲，求禰饒恕這個老罪人！”

現在，只要教堂開了門，老上校必定在裡面。沒有人比他更專心聽神的話語了。從他呼喊的那一刻起，他是真的洗心革面了。後來，當主向他顯明了是完全的救主，專來救那些完全失喪的罪人，整個教堂裡沒有比老上校更歡欣鼓舞的人了。他逢人便說基督耶穌來救像他這樣罪大惡極的罪人。

回首他跨進水街小教堂的那一刻，他常為聖靈的引導感到驚奇。他也常見證神拯救他這樣一個頑固、不求上進的老罪人，是何等大的恩典。他無法理解這樣的恩典，但他知道這一切都是確確實實的。

## 完美無缺

—— 湯普森先生是一位律師。他從來沒有讀過《聖經》，也不信它是神的話。

一天，他問一位基督徒朋友：“你會推薦一本什麼書給我讀，以說服我使我相信《聖經》確實是神的話？”

朋友簡單地回答說：“讀《聖經》吧。”

湯普森以為朋友沒聽懂他的意思，就重複道：“我是說，我想讀些能說服我相信《聖經》的確是神的話語的書。”

他的朋友還是說：“不要去看別的書，就讀《聖經》。”

於是湯普森先生買了一本《聖經》，從《創世記》開始，一篇一篇仔細讀。有一天朋友來看他，發現他正在苦思冥想，就問他在想什麼。他說：“我剛讀完《出埃及記》裡的道德律（就是十誡），在想我能不能加些什麼進去。但我不能。我也想過從裡面減去一些東西，使它更好一點，我也不能。它是完美無缺的。”

為什麼《聖經》是完美無缺的？其他的書也是這樣嗎？為什麼不？

### 不停止禱告

—— 幾個牧師聚在一起，討論一些難題。有人問“不可停止禱告”的命令該怎樣才能遵行。

各人七嘴八舌地提出了些建議，最後指定一個牧師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下次聚會時用。一個年輕的女傭正在房裡侍候，聽到他們的討論，叫了起來：“什麼？整整一個月就用來討論這段經文的含義？這在《聖經》裡其實是最容易也是最好的經文呢。”

“真的嗎，瑪麗？”一個老牧師說，“你是怎樣理解它的？你能一直禱告嗎？”

“當然了，先生！”

“真的啊？那怎麼可能？你要作這麼多事！”

“先生，要作的事越多，我就禱告得越多。”

“是嗎？瑪麗，告訴我你是怎樣作的。大多數人不會同意你呢。”

“先生，早晨我一睜開眼，就禱告說：主啊，開我悟性的眼睛；穿衣服時，我禱告說：願我穿上主的義袍；洗漱時，求神將我的罪洗淨；幹活時，祈求神給我力量，讓我幹好一天的活兒；扇火時，我禱告我心中的靈火也能旺旺的；預備和吃早餐時，我求神用生命的糧和純淨的靈奶餵養我；打掃房間時，我禱告求神將我心中的不潔都掃乾淨；忙著照顧孩子們的時候，我仰望神，祈求我能總是

有小孩子一樣信靠的愛，當我……”

“夠了，夠了！”牧師嚷道：“主說過：‘這些真理，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堅持下去，瑪麗，不要停止禱告。至於我們，弟兄們，讓我們為這一課感謝神。”

這個女傭是怎樣用她的生活經歷解釋“不停止禱告”的意思的？

### 掃煙囪的小男孩

——大約兩百五十年以前，男孩們經常去掃煙囪。他們得爬到煙囪裡面，刮乾淨煤煙，然後把它們掃走。對這些不開心的孩子來說，這可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而且對身體非常有害。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查理的掃煙囪的小男孩。查理的父母是貝洱維力的伯爵和伯爵夫人，就是說，英國的國王讓查理的父親統管一個叫貝洱維力的縣。伯爵在查理才幾個月時就去世了，留下伯爵夫人獨自撫養小查理。她非常愛他，對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他還小時，從主那兒得到一顆新心。

然而，她越為查理的歸主禱告，越多地跟他講主耶穌，他就越沒興趣。他又不聽話，又固執，只要媽媽一教《聖經》，他就想方設法轉移話題。她給他讀神的話語時，他則在作白日夢；媽媽作飯前祈禱時他也總是心不在焉。

伯爵夫人對此感到很難過，常常掉淚。但查理調皮搗蛋時她從不懲罰他。這就使得他越發無法無天。一天，伯爵夫人在她的小書房裡寫信時，一個僕人進來了。他焦躁不安地等著，直到她抬起頭來。“夫人，”他緊張兮兮地說，“我們找不到查理，我們想他是丟了。我們已經找了他一個來小時了。”

伯爵夫人的臉霎時變得蒼白：“什麼？不會是我的小查理！你報警了嗎？你們真的到處找過了嗎？”僕人們滿城找，也報了警，伯爵夫人甚至在一些報紙上登了尋人啟事，提供一大筆酬金給幫她找到孩子的人。

好幾個人來告訴伯爵夫人，他們曾見過一個男孩，很像尋人啟事上描述的。但員警一調查，總是另一個男孩。

最後，一個女人來告訴她，她見過一個五歲左右的男孩往河裡扔石頭。過了一會兒她回到那個地方，男孩已經不見了。

伯爵夫人的心都碎了。她知道查理喜歡到河邊散步，一直不准他單獨去，怕他掉到河裡淹死。她告訴自己，她害怕的事情果然發生了，但不知為什麼，她無法相信她親愛的兒子已經死了。

三年過去了，查理還是音訊皆無。他生日的那天，她難過地想：他今天該滿八歲了。

伯爵夫人每碰到一個小男孩，都要仔細端詳他們，有時還叫住他們，迫切地問他們許多問題。每次，都是以失望告終。

那年夏天，她去鄉下拜訪幾個朋友，準備呆上幾個星期。她作了安排，要僕人們趁她不在家時找人來修繕房子。可是，三個星期以後，她的朋友接到一封信，他們的女兒病得很厲害，想要他們去。他們走前，讓伯爵夫人繼續住在他們家裡。但她決定返回貝洱維力。

那天下午她到家時，看見僕人們和幾個油漆匠正在餐廳起勁地幹著。然後她注意到，壁爐旁的牆上靠著一個小男孩，他又瘦又蒼白，大顆大顆的淚在他髒乎乎的小臉上洗出了兩道白痕。

“小傢伙，怎麼了？”伯爵夫人問。

“沒什麼，夫人，”男孩答道，“我們正清理您的煙囪，我的主人正在屋頂檢查，看我的活兒幹得怎樣。他馬上就會下來了。”

“可是你為什麼會哭呢？”伯爵夫人堅持問。

“因為……因為……”小男孩想說什麼，但馬上抽泣著搖了搖頭。

“孩子，告訴我是怎麼回事。”夫人柔聲說。

“我怕我的主人又會打我。”他淚汪汪地說。

“他常打你嗎？”

“幾乎每天都打呢。”

“為什麼？”

“因為我沒掙夠錢。”他眼睛盯著門，生怕主人聽見。“我一大早就出去，晚上才回來，沒有人

要我打掃他們的煙囪，這時候主人就會說我一整天都在外面玩。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是沒有人雇我，又不是我的錯。我大聲吆喝，挨個敲門，但沒人要我清理他們的煙囪。”

“但你有時也能找到活兒幹，是不？那時他就不打你了，對不對？”

“對，但那時他就會說我爬得不夠快，或者我掃得不夠乾淨，或者我把人家家里弄得亂七八糟。我一下來他就揍我，可我是盡了最大的能力啊！昨天我傷了腿，褲子也撕裂了。”可憐的孩子邊哭邊給夫人看他嚴重擦傷的腿。夫人命一個僕人拿條繃帶來，繼續問道：“你自己賺了多少？”

“一文也沒有，他只給我食物，但總是不給夠。真的，我上床時肚子總是空空的。”

“我想跟你的主人談談。”她說。

“噢，別，夫人，請不要！”小男孩懇求道，“等到我們離開這裡，他還會揍我。我不向任何人抱怨，除了晚上向……”

“向誰？”伯爵夫人急切地問。

“向神。”

“你跟他說什麼呢？”伯爵夫人一邊輕柔地清理著他腿上的傷口，給他裹上繃帶，一邊問。

“我求他把我帶回到媽媽身邊。”他的眼睛裡又開始淚汪汪。

“哦，你有個媽媽。”伯爵夫人輕輕地，好像是在跟自己說話。

“我有。她是個非常好的媽媽，我希望能回到她身邊。這樣我就不會這麼難過了。”

伯爵夫人有些驚奇：“你不知道她住在哪裡嗎？”

“不知道。我只記得一所大房子，一個美麗的院子，四面圍著圍牆。”他停下來四周看看，“就像這所房子——我從窗戶裡望出去，可以看見許多樹。媽媽很像您，只是她不穿黑色的衣服。”

伯爵夫人突然覺得有些暈眩，跌坐在最近的一張椅子裡。她拉住男孩的手，把他拉近一些，全不在意他髒兮兮的衣服。然後她問道：“我的孩子，神答應你了嗎？”

“那個禱告還沒有。但我肯定，總有一天他會的。”

“為什麼你會這麼肯定呢？”

“因為他在《聖經》裡這樣說過。”

“所以你相信神聽禱告？”

“是的，夫人。他已經聽了我的一些禱告了。我禱告我能學會閱讀，禱告我能有一本《聖經》。一個好心人給了我一本《新約》，教了我一點點怎樣閱讀。有時，我禱告時，心裡好高興。”

“你感到高興？那麼你的禱告裡是怎麼說的呢？”

“我照媽媽教我的用心禱告。”

“是什麼？講給我聽聽。”伯爵夫人的心怦怦亂跳。

小男孩跪在她身邊，疊起手，合上眼，幾滴淚滲了出來。他用顫抖的聲音說：“主啊，改變我，改變我的心。教我愛禱，愛其他人，就像耶穌說過的。阿門。”

“我的孩子！”伯爵夫人驚叫一聲，一把把他摟在懷裡，“你是我的兒子啊！”

查理驚愕地望著她，淚閃閃的小臉上滿是不解。

“我是你的媽媽呀！”她大哭起來。然後她跪在兒子旁邊，發自肺腑地感謝道：“哦，主啊，饒恕我，我不信，得罪了禱。饒恕我，我懷疑禱的應許。我是這樣的沒有耐心。我常為他的歸正向禱祈求，但我不願等待，然而禱還是垂聽了我。”

就在這時，查理的主人進屋來了。看見女主人同掃煙囪的男孩一道跪在地上，他莫名其妙。伯爵夫人要他解釋他是怎樣把查理據為已有的。

這人告訴她：“有一天，一個人來找我，說他是這孩子的爸爸。如果我付他一百塊錢的話，孩子就歸我。我聽到的關於他最後的消息，是他病得要死，說不定現在已經死了。我不知道。”

伯爵夫人告訴他，查理是她的兒子，這人馬上就想溜走，生怕因為這事被下監或罰款。伯爵夫人拿到了賣查理的那人的地址，當天晚上便去找他。

她質問他是怎樣找到查理時，那人非常粗魯，嚷出一連串的髒話來。最初，他還裝作什麼也不知道，伯爵夫人毫不放棄，追問下去，最後他也就一點一點地把實情擠出來了。他承認是他綁架了從花園圍牆跳出來的查理，然後把他賣給查理現在的主人。他害怕伯爵夫人會報警。但兒子回來了，她已經是說不出的高興，她說她已經原諒他，還給了他一些小冊子讓他讀。然後就在心裡唱著歌，回去了。

自那以後，每一年，伯爵夫人都會用一種不尋常的方式慶祝這快樂的一天。僕人去找來他們所能找到的所有掃煙囪的男孩，給他們洗澡，給他們換上新衣裳，把他們全帶到餐廳，讓他們在那裡大吃一頓美味。然後，伯爵夫人會跟他們講她失喪的孩子的動人的故事，告訴孩子們，神怎樣用這種美妙的方式聽了她和查理的禱告。

伯爵夫人盡最大努力，為年長一點的孩子找一份好一些的工作，為年幼的孩子找好一些的住處。許多時候，男孩們會來感謝她對他們的幫助，也會告訴她神在他們心中所作的奇事

### 瑞士農夫和主日

—— 在瑞士，富饒的依蒙薩爾山谷裡，住著一個年輕的農夫。他廣闊的田地裡翻滾著金黃的麥浪，等待著收割。禮拜天下午，農夫注意到遠處的山頂上空，烏雲滾滾而來；附近山裡的溪水漲上了岸。他馬上召集他的雇工：“我要你們在暴風雨來臨之前將穀子收進倉裡，能收多少是多少。要是你們能收回一千捆，我給你們加工錢。”

雇工們點頭稱是，開始朝穀倉走去，要拿他們的大鐮刀。就在這時，傳來了一個老婦人的喊聲。他們止住了腳步，轉身一看，見他們雇主的祖母拄著兩根拐杖蹣跚而來。她大約八十歲的樣子，是個慈祥的老婦人。神在她心裡刻下了他聖名的敬畏，她對和他的誠命非常尊重。

“約翰，約翰哪，”她眼裡滿是淚水，“自我記事起，從未見過一穗稻穀在主日收割，但我們從沒有斷過神的祝福，從不缺乏。今年一直很乾燥，一點點雨能有什麼害？況且，那賜雨的神也賜給糧食，神送來的東西，我們理當接受。約翰，不要褻瀆了聖日！”

雇工們這時全圍住約翰和他的祖母。年長一些的人理解她話中的智慧，但年輕的沖著彼此大笑起來，說是：“這一套早過時了！時代變了！”

“祖母，”約翰說，“所有的新事物都要有一個開始，我可看不出這有什麼錯。神才不會在乎我們這一天是用來睡覺還是工作呢。我想他看見穀子安安全全地存在穀倉裡，而不是爛在田野裡，會很高興的。而且，如果整個星期都下雨怎麼辦？”

“我的年輕人哪，”祖母堅持道，“所有的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你既然認我這個祖母，我就以神的名請求你，不要在今天勞作。我寧肯一整年吃不上一口麵包，也不要濫用主的聖日。”

“哎呀，祖母，”約翰急了，惱火地揮動著雙手。當著雇工的面遭到這樣的訓斥，他覺得很沒面子。“如果我只作這一次，並不意味著我習慣這樣作。何況，不搶救我的糧食才是罪過呢。”

“可是約翰，神的誠命是不變的。把所有的糧食都存進了穀倉，卻失去了你的靈魂，又有什麼益處呢？”

約翰開始變得煩躁，“您別為我操心好不好！”他乾笑了一聲，“好了夥計們，趁我們還沒有失去我們的糧食，將它們收回來！雨可不等人！”

說著，他粗魯地給了祖母一個冷脊背。看著他跑向馬廄，拉出馬，套上馬車，她沒再說什麼，只是淚流滿面地將他交在神施恩的寶座前，為這個孫子祈求主的憐憫。

雇工們發狂般地揮動著鐮刀，偶爾瞄一眼越來越黑的天空。當最後一捆穀子放進倉裡，第一滴雨也落了下來。雇工們一邊擦著額上的汗，一邊互相道賀。約翰比別人更高興，他洋洋得意地對祖母說：“好了，現在穀子在穀倉裡，安全了。老天爺可以想下多大的雨就下多大的雨！沒有什麼暴風雨可以奪去我的糧食了！”

老婦人長歎一聲，難過地搖搖頭：“約翰，你忘記了一件事：在你的屋頂上，是神的屋頂。”

猛然間天空奇怪地閃了一下。片刻的寂靜之後，一陣震耳欲聾的霹靂炸開了。每個人的臉都因恐懼和驚訝變得蒼白。

“哎呀！”第一個能說話的人聽見自己在喘息，“穀倉！著火了！”

所有的人都沖出了屋子。那裝著用整個下午的勞動收來的穀子的穀倉，烈火熊熊。火焰和煙霧中，他們能看見金黃的穀子正在越來越濃的熱氣中悶燒著。

這些曾為自己的成功而驕傲的農夫們，現在只能無助地站在那兒，眼睜睜地看著約翰的糧食為烈火

所吞噬。只有老祖母很鎮靜，不斷地呢喃禱告：“如果一個人賺得了全世界，卻失去了他的靈魂，又有什麼益處呢？哦，天父啊，願禱的旨意，而不是我們的，得以成就！”

一轉眼工夫，穀倉便化為灰燼，什麼也沒剩下。約翰說他的糧食在他的屋頂下很安全，現在他知道了，神的屋頂高過他的屋頂。確實，“萬物都在他的腳下。”

### 一次奇異的救贖

—— 布謝兒先生很開心。貓在閣樓上辛苦了許多個小時，他終於在那架大織布機上織完了第一匹布。

他將布送到布里斯托爾的一家紡織品店。經理仔仔細細地對它作了檢查。

“非常好，布謝兒先生。我們把它賣了之後會將錢送給你。一般要等個把月。”

那是上個星期的事。這會兒他正拜訪他的老朋友韋廉斯先生。韋廉斯先生談起布謝兒先生寄售布的那家紡織品店，說它很可能快要倒閉了。布謝兒先生當然很關心自己那匹四十碼長的布，他花了不少功夫織好它，可不想看著它從他手裡白白被拿走。他立刻去向老闆請了一天假。當時天色還早，他想自己可以在天黑以前上路。

收拾了幾樣東西以後，他就快步上路了。他得走三十哩地，但願明早能到。

天完全黑了的時候，他在路上的一家小旅社住下了。天剛破曉，他就起身，又準備上路。

旅社老闆問他要去哪兒，他回答說布里斯托爾。

“哦，那你可以順這條路去塞溫河。你肯定能在那兒找到一條船帶你去布里斯托爾，短時間就能到。”

“謝謝您的好意。”

就這樣，他順著老闆指的路，很快就來到了河邊。正好岸邊有一條船在起錨。他揮手請船上的人等等他，但他們似乎急於趕路，沒理會他的呼叫，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他只好掃視著河面，看會不會有另一條船。那兒，從河彎處又出現一條，布謝兒先生趕快脫下上衣，

用力揮動。見船向他駛來，他才松了一口氣。

船上的人卻好像不是太想搭一個乘客。他們似乎在爭論要不要讓他上船。大約十分鐘以後，船總算靠了岸。船到近前，布謝兒先生才發現他們都是外表粗野的人。其中的一個不顧另外那些人的反對，讓他上了船。沒過多久，布謝兒先生就發現這些人滿嘴粗話，舉止粗魯。有幾個人一直在竊竊私語。布謝兒先生偶爾捕捉到片言隻語，聽了渾身不對勁兒。

這會兒布謝兒先生發現船是朝與布里斯托爾相反的方向在開。他問其中一個人，那人冷笑著說：“你以為我們既然逮著了你，會輕易放你走？過不了多久你就會躺到河底了！”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七嘴八舌地又是威脅又是賭咒。

布謝兒先生驚呆了：顯然他們把他錯當作另一個人了。他還注意到這些人偶爾伸手到兩布下面去摸一支裝液體的瓶子，估計沒什麼好事。

“你們搞錯了，”布謝兒先生壯著膽子說，“你們把我當誰了？”

那些人沒有回答，只是嘲弄道：“別玩那套，小子！是怎麼回事，你清楚得很！”

布謝兒先生試圖向他們說明他不是他們所想的那人，結果使得這幫人更惱火。他所能作的只是向神祈求拯救，然後他嚴肅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用任何方式傷害了我，神會因此審判你們的。他看見了所發生的一切。他知道我是無辜的！”

那些人交換了一下懷疑的眼色，但什麼也沒說。

布謝兒先生又分別對他們一個一個說，有一天他們要在一位聖潔的神面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

終於，一個看上去像船長的人叫了起來：“夠了！讓他走吧！我想他不是我們所想的那人。”

然後他轉身對布謝兒先生說：“先生，您要去哪兒？”

“我想儘快到達布里斯托爾。”

船長回答道：“我們不能走那麼遠，但我們先走到我們敢去的地方，然後幫你想辦法去布里斯托爾。”

布謝兒先生謝過他們的好意，也在心裡默默感謝了主的救贖。見這幫人被制服了，他抓緊機會跟他們分析他們可恥的生活方式。他滿腔熱情，流露出對他們靈魂的關心。他們全都為他的言辭和關心打動了。

布謝兒先生上岸時，他們不肯收船錢，而且主動提出派一個人陪他走到他們認識的一戶農家。兩個人一起出發後，布謝兒先生一路上都在跟他講生命中所必需的一件事。這個人對他說的很有興趣，甚至租了一輛馬車把他送到布里斯托爾。這樣布謝兒先生就在紡織品店開門的當兒趕到了。他真誠地向他那同伴道了謝。

布謝兒先生那天得以拿回布匹的大部分。晚上他回到家中，對神的美好安排滿心感謝。

幾年以後，布謝兒先生成為一位牧師。有一天，他路過一個小鎮時，有一個人跟了上來，向他自我介紹說，他就是那位陪他去布里斯托爾的人。布謝兒先生見那人變化很大，非常驚奇，就把自己想的告訴了他。

“先生啊，”那人說，“自從您在船上與我們談了半天，又在路上諄諄地教導我，我們都認為我們不應該繼續以前的生活了。我學會了木匠的手藝，在這一帶幹得不錯，也參加離這兒三、四哩遠的一個教會。我們的船長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都未忘記為您祈禱。他是真的變了。他將他那寡婦母親接到家中，而且成為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好鄰居。以前，他可是一個壞傢伙，人人都怕他。但自那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他在鎮上開了一家小店來養家糊口；更妙的是，他在家中組織了祈禱會和查經班，總是想與神的子民在一起。至於其他三個人，他們在一艘貨船上找到工作，作水手，一直是行為端正、誠實可靠。”

布謝兒先生對他所聽到的歡欣鼓舞。《以賽亞書》五十五章 11 節湧上他的心頭：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敲石頭的窮約翰

—— 一個英國富人騎馬穿過他的土地時，忽然聽見有人在說話。他勒住馬，目光越過籬笆，見是一個他雇傭了多年，為他修路敲石頭的窮人。人們都叫他“敲石頭的窮約翰”。

富人沖著這個窮工人叫道：“我說約翰哪，你在跟你自己說什麼哪？”

“您好，先生，”約翰答道，“我不是在與自己說話，我是在求神祝福我的晚餐。”

富人大笑起來：“你晚餐吃什麼呢？”

約翰回答說：“我只有一片麵包和一杯從溪裡舀來的水。不過，神祝福了它以後，它可是一頓好飯菜。”

“原來這樣，好啊，好啊，”富人邊說邊準備上路，“要我為這樣一頓晚餐求主賜福，可得等一陣子。但願你能好好享受你所得的祝福。再見，約翰。”說完他又上路巡視去了。

約翰可不管他富有的雇主說什麼，照樣有滋有味地吃他的晚餐。富人不明白約翰心靈裡藏著的是什麼樣的財富：作為神的孩子，約翰有著永恆的、積累在天上的財富。

這事發生不久，富人去他豪宅附近的草地上去散步。突然他止住腳步，臉色變得慘白。他站在那裡，害怕得直發抖，嘴裡嘟囔著：“我聽到什麼了？‘縣裡最富的人今晚會死！’”

他側耳傾聽，那句子好像又重複了一遍：“縣裡最富的人今晚會死！”

他嚇壞了，開始數誰是縣裡最富的人。最後得出結論：是他自己。

他趕快回到家中，讓他的醫生立刻就來。他很嚴肅地懇求醫生，要竭盡所能救他的命。醫生很驚訝：他可沒發現富人有什麼問題。富人卻固執地認為：他今晚上就會死去的。

這有什麼希奇！這是富人的良心的力量在向他顯示，他還沒準備好去面對死亡。

他那一整夜都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好不容易天邊才露出曙光。醫生整夜寸步不離地守護著富人，這時建議他起床，在早餐之前去散散步。富人照辦了。但他一直面色蒼白，渾身顫抖，生怕自己會隨時倒下死去。

沒走多遠，他碰見了一個窮工人。工人用手碰碰自己的帽子，禮貌地說：“先生，我能與您談談嗎？”

“當然可以。”

“先生，”工人說，“我想應該告訴您，今早，我們發現敲石頭的窮約翰死在床上。”

“你說什麼？”富人驚訝極了，“敲石頭的窮約翰死了？”他思索了片刻，驚叫起來：“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以為我，有這麼多田地、豪宅、金銀，是這個縣裡最富的人；但其實那個只有一片麵包，一杯水，還有神的祝福的敲石頭的窮約翰，要比我富有得多吶！”

他是否將這個嚴肅的功課學進心裡，我們不知道。但願神保守你我學到！

### 蒙祝福的祈禱

—— 十一月份到了。那些不久以前還滿身秋天盛裝的樹木，現在只剩下了光禿禿的樹枝，在寒風中簌簌發抖。

艾登村裡的一家富人，因為漫長陰鬱的冬季的來臨，離開了他們漂亮的豪宅，搬到城裡去過冬了。他們走了以後，有好些工匠來給房子作些小修小補。一個老園丁負責看管房子。他與妻子住在離大宅不遠的一棟整潔的小房子裡。

冬季也給園丁一家帶來一些變化。大宅的主人一家忙於世俗的娛樂，而園丁和妻子也因為不同的理由喜歡冬天的這幾個月。教會的弟兄姐妹經常到他們家裡來，祈禱、唱詩、交通。有時遠道而來的朋友還會留下來住幾天。

十二月初，從鄰近的一個城裡來了兩個年輕人。大清早，他們就扛著刷牆的工具，到大宅的門口來了。

園丁想，他們一定是油漆匠，來粉刷大宅的一些房間。

年輕人看上去無憂無慮，朝氣蓬勃。他們的座右銘似乎是：趁現在享受生活！從早到晚，他們都一邊唱歌，一邊幹活。不過他們所唱的歌可不是歸榮耀給神的。但你還能對他們有怎樣的期待？一個人若是心沒被聖靈更新，他就只有今生可享受，何況一個人年輕時，世界是最有誘惑力的。他們可不知道《聖經》上說過：“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時當快樂，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歡暢。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事，神必審問你”（傳十一9）。在那位按公義審

判的審判者面前，他們有一天將不得不有所交待。他們可想而知這個。

中午時他們的處境更清楚了。日上中天，大屋裡的鐘敲了十二下，是休息吃午飯的時候了。兩個年輕人可沒去紀念那位一切美善的創造者和賜予者。他們就像動物一樣，沒有禱告就開始吃了。

這第一頓午飯可沒逃過園丁妻子的眼睛。她坐在窗前，可以將油漆匠們正粉刷的房間盡收眼底。

“哎呀，這些孩子們啊，他們正在生命的春天，卻把他們最好的精力用來事奉撒旦。他們與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無關無分。唉，他們應該學習尋求創造他們的神，培養一顆正直的心！”

她手中幹著活兒，心裡卻總也放不下那兩個年輕人。“如果我眼看他們往滅亡的道路上走下去，卻不去警告他們，我算對我的神忠心嗎？”她問自己，“難道我的責任不是向他們指出，重生和心靈的更新對永生是必要的嗎？難道現在不就是我的機會嗎？難道我不該在水邊撒種嗎？”

她心頭一亮，想到一個法子，可以帶領年輕人走上唯一的救恩之路。

第二天午餐時間，她走到年輕人面前，說：“我看你們吃午飯時沒什麼熱東西喝。到我家來暖和暖和，我給你們煮些咖啡吧。”

年輕人高高興興地接受了邀請。熱氣騰騰的咖啡一倒好，兩個人沒有禱告，就準備開始吃了。園丁的妻子卻說：“我昨天就注意到你們沒有求神祝福賜給你們的好禮物，你們可能從來就沒有飯前謝恩禱告過。那麼我來替你們禱告好了。”

沒等他們答話，她就用又簡單又打動人心的話開始祈禱了。她特別為兩位油漆匠的得救而祈求。飯間她又絮絮地談到事奉世界的可憐後果，和相比之下，事奉主是多麼的叫人喜樂。

油漆匠對她所談的有什麼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但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一點也不喜歡這類的談話，更別提她的禱告了。儘管如此，女人還是用謝恩的禱告結束了這頓午餐，並邀請他們第二天再來。

一跨出大門，一個油漆匠就對另一個說：“這女人好是好，就是不該談宗教，聽得我煩透了。我們不要再去了。”

“就是。她的咖啡是不錯，但聽她禱告實在很頭疼。她一定以為我們是罪犯，所以用禱告來審判我們呢！”

第二天，他們抗拒不了那美味的咖啡的誘惑，決定還是去，閉耳不聽那女人的嘮叨就是了。就這樣，他們一直去，一直去，直到活兒幹完。然後他們互相打趣，說是總算擺脫她那虔誠的祈禱了。園丁的妻子不知道自己的祈禱到底奏效沒有，但她知道自己無需操這個心。她已經作了她應當作的，沒有以基督的福音為恥。結果怎樣，是主在掌管。

眨眼間幾年過去了。又到了冬天，雪花靜靜地落下，冰凍的大地，像裹上了一床厚厚的白毯子。園丁的妻子坐在壁爐旁，偶爾往窗外瞄幾眼。美麗的雪花讓她想起了《詩篇》一四七篇 16 節：“降雪如羊毛。”她從心底裡讚歎神在自然中的力量。她可想而知，不久她還將目睹在恩典的王國裡展現的力量呢。

可能是因為下雪吧，她沒有聽見有兩個人正向他們家走來。他們站在門口，敲門，起初她弄不清楚他們是誰。其中的一個人問她，他們可不可以進來呆一會兒，她覺得耳熟，突然認出他們是幾年以前那兩個每天到她家來作客的油漆匠！她吃驚地看著他們。他們說：“這次我們不是沖著你的咖啡來的，我們來，是想告訴你，主在我們的靈魂裡所作的工。”

他們圍著壁爐坐下，油漆匠們開始講述他們這些年所經歷的事。

婦人認真的禱告在他們心裡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們想到在神面前受審判的事，越來越震動。神向他們證明了那婦人說的是實話，他們覺得在神面前，自己是兩個陌生人，在審判的那一天，他們在神面前可站不住。

他們幹活的時候，再也不唱那些無聊的歌了；相反，許多次他們心中響起一個禱告：“憐憫我，哦，神哪，請禱憐憫我。”每到這時，淚水總是靜靜地，不聽話地淌下他們的面頰。

兩個從不祈禱的年輕人，現在在恩典寶座前不為人知地掙扎、苦鬥。他們為靈魂的得救懇求著，神對保羅所說的：“等等，他們禱告了。”正是他們的情形。

在一個非常特殊難忘的日子，這一對好朋友變成了弟兄。那天他們正粉刷著，一個人問另一個：“你怎麼這麼安靜呢？”

另一個反問道：“你為什麼這麼安靜？”

第一個人有些猶豫，但還是把心向朋友敞開了。他說園丁妻子的禱告就像火一樣燒著他的心，定他的罪，使他覺得自己在神面前是個罪人。他懇求憐憫，渴望在羔羊的血中被洗淨。另一個驚喜地說

他也有同感。

這對朋友當時的感受可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兄弟般的親密的情誼滋生了。他們感受到了這樣的情感：

“哦，在主裡同生的弟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在彼此的喜樂裡歡欣，在甜美的一致裡同樂。”

那天晚上，在園丁的家中，他們又一次經歷了這樣的喜樂。他們在一起讚美主，他的道路通達，他的憐憫存到永遠。他們體會到了：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敬畏神的園丁和他的妻子歸回主懷已經很久了。我們不知道油漆匠是否還活著，但如果我們在羔羊的寶座前遇見他們，我們將又一次看見聖靈更新心靈的工作

### 迷路

—— 一個寒冷的冬日下午，威利的父母派他去送一封信。他得走三哩路才到達目的地。出發時，雪花已開始密密地落下。但威利還是勇敢地往前走，把信送到了，接著就往回趕。

他走得很快，但雪落得更快，而且風把雪吹得滿天都是。更糟糕的是，夜幕降臨了，而他離家還好遠。積雪不久就齊膝深，邁一步都很困難。天一黑，威利就無法辨認方向，很快就偏離了大路。他迷路了！

威利在可怕的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著，頂著刺骨的冷風和漫天的雪花摸索前行。可不管怎樣努力，他還是找不到原路。他弄不清楚自己是朝哪個方向在走，他的力氣也在掙扎中漸漸用盡了。

突然，威利跌進了一個堆滿積雪的坑裡，積雪沒過他的胸口，連爬都爬不起來。越掙扎，他就陷得越深。更要命的是，雪還在不斷加厚，很快它們就會將他埋葬的！所有逃命的希望都已經被掐斷了，他所能作的，只剩下一件事：呼救。威利用半哽咽的嗓子喊起來：“迷路了！迷路了！救命啊！”會不會有人聽見他的呼喊？威利不知道，但他還是用剩下的力氣儘量大聲地，不停地喊著。

威利沒回到家，把他父母急壞了。他父親決定出去找他。出去不久，他就發現，在這樣一個漆黑的暴風雪之夜，要找到威利近乎是不可能的。徒勞地找了一個多小時以後，父親已累得筋疲力盡，開始想：自己恐怕是不得不放棄可憐的，迷路的威利了。但，聽啊，遠處似乎有一絲微弱的聲音：“迷

路了！迷路了！救命啊！”這聲音是真的嗎？還是只是他自己的幻覺？他側耳凝神，又一次聽見了這聲音，這一次要清晰多了：“迷路了！迷路了！救命啊！”是威利的聲音！父親驚喜地向威利大喊，要他繼續呼喊，這樣他可以順著聲音找去。他沒花多少時間就找到了這個危險的深坑，可憐的威利正無助地陷在裡面。用了不少時間和努力，他總算救出他那與死亡擦肩而過的兒子。威利終於回到家，心中的歡樂和感恩真是無法言說。他貧窮的家從來沒像現在這樣溫暖，父母也從來沒有這樣的親切。

這個真實故事中的威利所經歷的，正是悔改的屬靈經歷的寫照。當神開始在人們心裡作拯救的工作時，他們就看見自己的罪，與之鬥爭。罪卻逐漸蔓延，使他們陷於完全失喪的境地。他們需要被拯救，而不是自救，因為他們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使他們在罪中陷得更深。然後他們開始在祈禱中呼喊：“救命啊，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當天父“找到”失喪的孩子，通過耶穌基督將他們拯救出來時，他們將經歷怎樣的驚奇、喜樂和愛啊！他們的心中會充滿怎樣的感恩啊！

有的人是在一次短暫、突如其來的事件中經歷這些，比如《聖經》裡的保羅；另一些人經歷的，則是緩慢、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如提摩太。時間的長短無關緊要，但悔改歸正在我們生命裡必須是確確實實的事。悔改歸正是在悲慘，拯救和感恩中實現的。你能在威利的經歷中找到這三個要素嗎？

### 完全相信

——許多年以前，在英格蘭北部，曾經發生過一場嚴重的旱災。情形非常嚴峻，如果一個星期內再不下雨，所有的莊稼都要死光了。當地的一間教會決定為這個緊急需要舉行一次特別的祈禱會。

這間教會的牧師快到教會時，看見走在他前面的一個小姑娘扛著一把雨傘。他趕上去，問她：

“小姑娘，這麼熱的天，你為什麼扛著雨傘上教會呢？”

小姑娘轉過身，看著他，脆生生地說：“我們去求神給我們降雨，我要準備好。”

牧師在證道時，說這個小姑娘的信心令他羞愧。

### 薩姆司利的書

——薩姆司利是個小黑奴。他從在非洲的家中被人偷來，現在在安哥拉的一家很大的可哥園作苦工。每天天還沒亮，他就得起來，成天工作得非常辛苦。

不過，薩姆司利遇見了一些與他說同樣母語的勞工。他們告訴他一條生活的新路，聚集起來敬拜耶穌，讀一本好書上美妙的故事。

薩姆司利開始從那本書上學習怎樣讀和寫。越學，他就越愛那本書。可不久，書的主人被遷到另一個種植園。薩姆司利對那本書晝思夜想，他多麼希望擁有它啊！他開始每天禱告求書。他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禱告；在漫長的工作時間裡他也祈禱；晚上他再次熱切地祈禱，求神賜給他一本這樣的書。

一天，他收到了一個很大的驚喜：他在倒一袋可哥豆時，一本書隨著可哥豆掉了出來！

薩姆司利一把抓起書，認出了封面上“書信”兩個字，他晝思夜想的書就這樣奇跡一般出現了！他等到有了機會，把書帶回了自己的屋裡。現在他又能讀書了！

薩姆司利馬上把他的秘密與那些敬畏神的夥伴們分享，他們高興極了！他們也想學會讀寫。晚上，等到工頭屋裡的燈熄了，上百個奴隸就秘密地聚集在一起，貓頭鷹的叫聲是他們聚會的暗號。任何可以找到的紙都派上用場，拿來抄寫書上的經文和他們學會的讚美詩。他們敬拜神的最好時間是深夜，他們讀神的話語、唱詩、學習功課。

可哥園的主人知道了發生的一切，搗毀了這個“學校”。他燒毀了他們所有的鉛筆，紙張和手制的書。可憐的薩姆司利遭到鞭打，用繩子捆了起來。其他工人去看他時，他說：“他們綁住了我，他們可綁不住神的話語。”他告訴他們那本好書裡神所說的話。

後來，他們把薩姆司利放了。基督徒們現在得幹比別人多得多，重得多的活兒，還要遭逼迫，受鞭打。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盡可能地在叢林裡碰面，一起敬拜神。最後，殘酷的主人搬回了他自己的國家，新主人不再鞭打他們，迫害他們了。

薩姆司利多年教導工人們學習那本書。他要他們為在神裡面的信心而禱告，也為相信耶穌基督的恩典祈求。聖靈大大地祝福了他的教導。

後來，薩姆司利得知自己可以回到祖國去。但他說：“基督在這裡找到了我，我也要在這裡教其他人認識。”

他還保存著那本從可哥豆袋子裡掉出來的“書信”嗎？薩姆司利說：“因為使用太多，書上好些頁都已破舊不堪了。但靠神的恩典，它還在我們的心裡！”

## 用心去學

用心去學——

“爺爺，知道不？”亞瑟問。

“知道什麼？”爺爺剛從車上下來，就被亞瑟幾兄弟包圍了。

“我記住了你最喜歡的經文中的一段。我是在主日學裡學的。我能背吶！”亞瑟顯然是驕傲極了。

爺爺問：“哪一段？”

“《約翰壹書》第四章。”亞瑟大聲宣佈道。他以為爺爺會要他背給他聽，可爺爺只是說：“好孩子，我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我希望聖靈會將這一章寫在你心上，那會使你快樂，直到永遠。”

亞瑟撒開腳丫跑開了，跑到後院，爬到樹上的小房子裡。爺爺慢慢地跟在後面，在房子旁邊的一塊樹蔭下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孩子們以為他會進屋去跟媽媽說話，卻不知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落入了他的耳中。

“嗨！誰說你可以爬上來？你太小了。這地方是我們這些大孩子的。”是亞瑟的聲音。

“我很大！”安德列堅持道。

“傑瑞，我記得你說過，這地方只有我倆能來。你說這是一個秘密的藏身地呢。”亞瑟爭辯道。

“哈！”安德列大笑起來，“可不那麼秘密！”

“下去！不允許你上來！”

“我不下去！”

“下去！”亞瑟又說了一遍。

“我要告訴媽媽，亞瑟！”傑瑞威脅道。

亞瑟沒理他，將安德列往門口推去。安德列立刻一拳打到哥哥的胸口。一場“戰鬥”眼看就要爆發。這時爺爺發話了：“亞瑟，下來。”

亞瑟一聽爺爺的聲音，嚇了一跳，但他儘量不把自己的害怕露出來。他惱怒地在小弟弟耳邊喝道：“不准你再到這裡來！”然後勉勉強強地爬下繩梯，去見爺爺。

爺爺摟住亞瑟的肩膀，要他背誦他記住的那章經文。亞瑟不解地抬起頭，也許爺爺根本就沒有聽見他們的爭吵。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響亮地背起經文來，眼睛瞟著爺爺，等待他的讚揚。

老人抬起手，說：“慢慢念，要邊念邊思考。重來。”

亞瑟這回慢多了。他注意到爺爺在不停地點頭，就開始思考起他念的經文來。念到第七、八句時，他開始明白，為什麼爺爺要他朗誦這段經文了。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因為神就是愛。”

亞瑟垂著眼，踢著地上的灰土。最後兩句像針一樣刺心：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爺爺語重心長地說：“好孩子，我希望這能幫你明白，在腦的知識和心的知識之間，是有區別的。背誦關於愛的章節是很容易的，但我們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在心裡學會它。腦的知識是不夠的，亞瑟，它不能使我們遠離罪。你能背誦這一章經文，但它並沒有阻止你與弟弟吵架。我們的主在一個人心中作工時，的生命就會顯現出來，就像一棵果樹結果子一樣。能背誦《聖經》經文很好，但更重要的，你應該求神把它紮根在你的心中，使你能活出你所學到的。”

爺爺關於愛的教導給亞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來，《約翰壹書》第四章變成了亞瑟自己真正的財富，這讓爺爺很欣慰

### 從黑暗到光明

—— “你是不是我小叔的女兒，我才不在乎呢！”吉姆芭跪在她圓草屋前一小堆火旁，嚷嚷著，“你全身都是邪靈！”

“可它們正試著從我身上出來呢，它們會的。”瑪芭爭辯道，“你看。”她指著右腿上一隻醜陋發紅的口子。

瑪芭是全非洲最邪惡的女孩之一。而且她喜愛邪惡，至少她自得其樂。但有一天，兩個白色的“靈”來到他們村子。他們來時，瑪芭和村裡其他的孩子以為他們是從靈界來的，嚇得躲了起來。她現在總算知道他們其實是跨洋過海而來的一對白人夫婦。

這兩個傳教士說的話又美妙，又令人難以忘懷。瑪芭和其他孩子逐個兒從藏身之處爬出來聽他們。白人講的故事，據他說，是來自一本天上傳下來的書，是真實的。這故事講的是一位新的神，一位瑪芭聞所未聞，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已世代代耳熟能詳的古老的神。傳教士說他是永遠活著的。

傳教士還告訴他們，這位神愛那些敬拜他的人。因為愛甚至將他的獨生兒子賜給他們，為他們受死。他們說瑪芭必須悔改，求這位神看在他兒子耶穌的面上饒恕她的許多罪。那些認罪悔改，相信他的名的人將與他同在一個叫做天國的美麗的地方永遠活著。他兒子耶穌基督的血能洗淨一切的罪。沒有什麼人是壞到不可救藥的。

瑪芭聽到這些，暗自思忖道：他們可不知道我有多壞！這位大有能力的神能不能把我變好呢？一種要屬於這位偉大的神的熱望充滿了她心中。但隨後她窺見了傳教士太太有一隻紅色的錢包，她將它偷了過來。自那以後，傳教士夫婦再來他們的村子傳道，瑪芭就躲在一個安全的藏身之處聽他們講，再不敢在他們面前露面。她聽得越多，就越發現自己是怎樣的罪大惡極。如果傳教士夫婦見了她，他們肯定會看見她的罪過的。但她能躲過神嗎？傳教士說他總是能看見她，即便是她作壞事時也能。這位神甚至能看透她的心，他洞悉她裡面的每一個意念。

瑪芭想著傳教士夫婦和他們講的故事，出神了，忘記旁邊還有一個吉姆芭。可當她惱怒的嬌嬌嚷嚷說：“薩瓦拿告訴我你懶得要命，今天一點活兒也沒幹。他說你躺在花生地旁的深草裡望著天空發呆。”她不由跳了起來，辯解道：“我不是懶。我的腿疼啊！”

“他還說你揪住馬特默的小妹，打她，還偷了她的虎齒項鍊。對這樣一個又懶又惡的孩子我能怎麼辦？從我面前滾出去！今晚這兒沒有你呆的地方！”吉姆眼睛裡都冒出火來。

對瑪芭來說，這樣被迫整夜呆在外面並不是第一次；她也不是第一次空著肚子離開。每次都是薩瓦拿先吃，而他是個貪吃的傢伙。許多次她的晚餐只是一點殘羹冷炙。瑪芭從吉姆芭的草屋裡出來時頭揚得高高的，仿佛她是酋長的女兒。事實上，她只是一個小孤兒，沒人疼沒人愛。

她可以去多波家。多波兩口子也聽傳教士講道。他們的草屋很乾淨，他們會與她共用晚餐。他們的草屋沒有多餘的地方給她，但他們會給她一隻墊子讓她睡在屋外。她還可以去看看他們的嬰兒，多波的妻子說不定會教她一支從傳教士太太那裡學會的搖籃曲。多波說他們自己的歌聽上去全都哀哀切切的，因為他們的心裡沒有希望。但傳教士的歌子裡卻充滿希望，宣告了在耶穌裡，今生和來世的希望。

夜幕降臨時，瑪芭在多波屋外的硬地上睡下了。但她遲遲不能入睡。她的腿疼得厲害。她靜靜地躺著，回想起三年以前她初次來到這個村子裡的情形。她的叔叔並不想要她，但看在他死去的兄弟，她的父親的份上，他覺得自己必須收留她。孀孀吉姆芭呢，一直恨她，覺得她只是一張嗷嗷待哺的大嘴。他們的兒子薩瓦拿對她總是凶巴巴的。

瑪芭覺得好孤獨。整個世界沒有一個人愛她，她是死是活沒有一個人關心。沒有人撫養她，關懷她。她整天被人踢來踢去，挨打受罵。

瑪芭聽說人人身上都充滿邪靈。這些邪靈試圖傷害每一個人和每一隻動物。它們甚至住在石頭中，樹叢裡。一個人得非常勇敢才敢睡在露天，因為在露天裡邪靈可能傷害到你。所以瑪芭壓根兒欣賞不了美麗的月光和星光，還有那天空下棕櫚樹的剪影。她相信邪靈潛伏在周圍，時刻準備襲擊她！

腿又癢又痛，她想：“邪靈今晚一定在使勁兒，要從我身上出去。”一個星期以前，巫醫派人來找吉姆芭。她去了，看見他坐在黑暗、骯髒的草屋裡，四周堆滿了物神、符咒和藥品。他說：“瑪芭有邪靈附身。我會把它們趕出來，但你必須給我一隻雞。”

吉姆芭猶豫了片刻：瑪芭可不值一隻雞。可這巫醫看來十分刻毒，吉姆芭怕自己如果不給他雞的話，他會念一道符咒罩住她。因此她答應了。

那天晚上，瑪芭睡著後，巫醫爬進了吉姆芭的草屋。他用怪裡怪氣的聲音嘟囔著怪裡怪氣的詞句，又舞出希奇古怪的動作。吉姆芭和薩瓦拿在旁邊瞠目結舌地看著。接著他切開瑪芭右腿上的皮膚，好讓邪靈從那裡出去。瑪芭痛醒了，嚇得不得了。但吉姆芭告訴她邪靈這會兒能從她身上走了，瑪芭也相信了。那是一個星期以前的事。從那以後她的腿痛得越來越厲害。它現在成了個呲牙咧嘴的傷口了。

瑪芭躺在地上，凝視著沉沉的夜幕。傳教士曾要他們向在天上的偉大的神祈禱，只有他能將他們從所有傷害和邪惡中救出來。他甚至能給她一顆新心，然後她就能愛他，事奉他。可她的心實在太壞了，她敢向一位如此良善和聖潔的神祈禱嗎？夜的黑暗似乎要合攏來，瑪芭感到令人絕望的失落。她用力緊閉雙眼，結結巴巴地作她生平第一次祈禱：“噢，傳教士的神哪，把我從黑暗裡救出來吧，

把我心裡的黑暗拿走。求求你救我。”

夜很深了，瑪芭總算睡著了。可她睡得很不安。次日清晨，她躺在多波屋外的地上，發起了高燒。她說著胡話，呻吟著，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她腿上的感染已蔓延到了全身。瑪芭病得很厲害。

在去花生地的途中，多波到吉姆芭的草屋，告訴她瑪芭病了。吉姆芭答應說她會派薩瓦拿去把她背回來。

吉姆芭疾步去到薩瓦拿睡覺的墊子前將他搖醒，“兒子，快醒來。有件事你得快點兒去作。”薩瓦拿一骨碌坐了起來。他母親在他耳邊低語道：“你還記得班谷的兒子快死時，巫醫要班穀殺了他們唯一的一隻山羊，把血灑向天空的事兒嗎？瑪芭病了，可能快死了，她可不值一隻山羊。那個沒有用的傢伙已經讓我賠了一隻雞了。快去，到多波家背上她，讓人相信你是背她回家來。但把她背到叢林邊。我們就說是她自己迷迷糊糊地走到那兒的。”

薩瓦拿是個冷血的男孩，他照母親的吩咐去作了。

瑪芭病得昏昏沉沉。她不知什麼時候薩瓦拿帶走了她，不知他們什麼時候離開了村莊，也不知什麼時候她被拋棄在叢林邊上。那裡毒蛇到處遊動，野獸四處尋找著獵物。瑪芭沒有聽見虎爪輕輕著地的聲音，也沒有看見一雙黃色的發光的眼睛正看著她，一隻老虎蹲伏著準備向她撲來。但神在天上看見了這一切。一分鐘不早，一分鐘不遲，他派他的僕人到了那個地方。

這天正好是傳教士和他妻子探訪瑪芭村莊的日子。他們必須靠近叢林走一段才能到那裡。白人敏銳的眼睛瞥見了那只大貓正蓄勢待發，準備捕殺地上的某樣獵物。白人動作很快，閃電一般，他將他的槍架在肘彎，瞄準，摳動扳機，老虎應聲倒下，打了個滾兒，死了。

傳教士將瑪芭帶到幾裡以外的宣道營地。消息傳來，吉姆芭和薩瓦拿十分高興。在那裡，瑪芭被洗得乾乾淨淨，她的黑皮膚甚至閃閃地發出了光。然後她被放在了一架有乾淨床墊的床上，生平第一次，她穿上了一件乾淨的白色睡袍。

許多禱告為這個病女孩獻上。他們不斷的照顧和關懷得到大大的祝福，她復原得很快。她的身體是如此的饑餓，以致於她覺得自己永遠喝不夠那美味的湯；她的心靈是如此的饑餓，以致於她覺得自己永遠得不夠愛。在那宣道營地裡他們把兩樣都豐富地給了她。他們特別提到了神的安排是怎樣將她從虎口裡救出，並治癒了她的疾病和感染。神用這些話滋潤了她年輕的心靈。她學會了讀《聖經》，聖靈將救恩的真理澆灌在她的靈魂裡。瑪芭親身經歷了神恩典的奇妙，他的恩典甚至拯救像她這樣邪惡的人。

瑪芭經常回自己的村子，跟她的同胞們講述傳教士的神和的兒子耶穌。吉姆芭和薩瓦拿驚奇地看著她：她看起來又健康又乾淨。當她為他們讀她的書時，薩瓦拿說：“瑪芭學會了白人的魔法。她讓這些小小的符號說話。”他們現在知道了她的書叫《聖經》。瑪芭每天都為他們祈禱，求神也將他們從迷信中解救出來，讓他們知道自己對主耶穌基督的需要

### 神拯救屬他的人

—— 亨利和格雷特是好朋友。多少年來他們幹什麼都在一起，所作的大多數都不是什麼好事兒。他倆誰都不知道他們需要一位元救主，他們的父母都沒告訴過他們有一位真神，也從未教導他們尊重和親近屬神的人。禮拜天他們從不去教會。實際上，他們憎恨屬神的人，總是找機會給他們惹麻煩。

他們村裡的拓伯先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總是忠實地去教會。拓伯老了，是獨自一人住。亨利特別恨拓伯，每次他經過那老人的家，都要想法子去傷害他。

有一天晚上亨利走近拓伯先生的房子，看見老人正坐在窗戶邊讀《聖經》。亨利簡直無法忍受老人臉上對神的話語那種崇敬的表情。他內心怒火熊熊，決定讓老人不得安寧。

亨利等到天黑，才躡手躡腳地爬到靠近拓伯座位的門口。他輕輕地打開了門，不聲不響地潛了進去。他希望神不知鬼不覺地襲擊老人，偏偏老拓伯已瞥見了有人進來。老人還沒醒過神來呢，就見一個人影向他撲來。頭上和背上突然間一陣劇痛，顯然是那個人人在打他。

拓伯先生認出了襲擊者，不由叫了出來：“亨利，住手！哦，亨利，你為什麼要打我？”

聽到老人叫他的名字，亨利吃了一驚。老人的下一句話更像箭一樣刺進了我的心：“亨利，你要殺我的話，動手好了。但神會為此將你帶入審判的！”

神借這些話向亨利揭露了他是怎樣的罪惡深重：他剛才作的是怎樣一樁可怕的事，他過的是怎樣邪惡的生活。亨利內心充滿了恐懼。神怎麼可能讓這樣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再活一秒？他想自己立刻就會死，立刻被帶到神的審判席前。

亨利痛心大喊了一聲，奔出了拓伯的家。一到外面，他仰天痛呼：“神哪！憐憫我！”亨利就像《聖經》裡的保羅，忽見神出現在他作惡事的當兒。

這次經歷導致了亨利的悔改。他的朋友們不再喜歡他了。“亨利！”他們嘲笑他，“你怎麼了？你現在是不是太好了，不適合與我們作伴了？”亨利則試圖告訴他們，他們也需要悔改。

不久亨利就成了孤零零的一個人。但幾個月後，格雷特又來找他了。這會兒兩個朋友想的問題已大為不同，只是他們還是一起到家附近的山上散步。亨利試著告訴格雷特，沒有主，人們是何等的有罪，何等的失喪。他想告訴格雷特，神對屬他的人是何等的慈愛，但格雷特對他所說的沒有半分興趣。

有一天他倆比平時走得更遠。亨利向格雷特訴說神的掌管，他是如何照看他創造的萬物。“格雷特，”亨利解釋說，“《聖經》告訴我們，就是一隻麻雀，神也照看。若是天父不許，它們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聖經》上甚至說就是我們的頭髮也被數過了。”

“我可不相信你。”格雷特回答道，“我連《聖經》是神的話語這一說也不相信。你只是想要我相信你為什麼最近如此怪異所編的藉口罷了。”

“可這是真的！而且你的確需要一顆新心。你必須在死前得救，否則永恆對你來說是極可怕的！”亨利努力要幫助他的朋友理解，但格雷特連聽也不願聽。

“我們談別的事好嗎？你的這些故事聽得我煩死了。”

話音未落，就聽見從山上傳來一陣可怕的響聲。他倆抬頭一看，立刻嚇呆了：一次巨大的雪崩直直地從山上向他倆沖來。雪崩席捲了在路上的一切：大樹被劈啪折斷；野獸四處亂竄，極力逃命，可沒有一隻動物夠快。雪牆遮蓋了能見到的一切。

亨利絕望地環顧周圍。沒有時間，也沒有地方可以逃命。他一把抓住格雷特的胳膊，將他拉到最近的一棵樹後。“亨利！這棵樹救不了我們！”格雷特吼道，“看看那些被折斷的大樹吧！”“但神能救我們！快禱告！快！”

亨利的話音剛落，雪坡已挾帶著所有的力量到了他們面前。但同時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了：他們的樹變成了一道分界線，可怕的雪崩在這裡分開成兩道。兩個男孩目瞪口呆地看著雪牆在他們兩邊呼嘯而去。很快一切就恢復死寂，只留下一片毀滅的痕跡。

兩個男孩撲通跪下。亨利大聲地禱告道：“神哪，謝謝禰救了我們的命！謝謝禰在禰偉大的掌管中照看我們。”

回家的路上，格雷特一言不發。末了他說：“我相信你告訴我的話了。只有神可以拯救我們。現在我知道世界上確實是有一位真神。我大大地得罪他了。”

神用這次奇妙的拯救阻止了格雷特，使他明白了發生在亨利身上的變化。神在格雷特身上繼續動工，後來呼召他作傳道人。多年以來，格雷特都在家鄉山區的許多城鎮裡傳揚主的道

### 羅伯特的報復

—— 羅伯特聽著老師念這周要背誦的經文：“‘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頭上。’ 這段經文在羅馬書十二章 20 節。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它的意思是什麼？”

別人還沒得及舉手回答呢，羅伯特已握緊了拳頭，嘶聲說：“不！”

“什麼，羅伯特？” 伯恩斯太太說，“你是在說你不明白這段經文嗎？”

“我明白。” 他的語氣沖得很，“但我永遠也不會這樣作！”

“羅伯特，請下課後來見我。也許你能向我解釋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這堂課剩下的時間裡，羅伯特一直陰沉沉的。下課以後，他等著伯恩斯太太。等到所有的人都離開了，伯恩斯太太把羅伯特叫到她的桌前，開口道：“來，現在你來解釋一下你在聖經課上的表現。”

“這不公平！” 羅伯特爆發了，“如果你有一個像我的仇人那樣的對頭，你也不會善待他的。你會寧願看著他挨餓！”

“呀，羅伯特！” 伯恩斯太太驚叫起來，“你為什麼這樣說？是什麼使你如此怨恨？”

羅伯特講述他的故事時，怒火就在他的聲音裡燃燒著：“彼得與我住在同一棟公寓裡。他總是對我作惡毒的事。昨天，我從學校裡回去時，他從四樓的一扇窗戶裡叫住我。他手裡抓著我最心愛的貓傑西，威脅著要把它扔下來。我尖叫：‘別！請別傷害傑西！’ 可他大笑著，還是把它仍了下來。” 講到這裡，羅伯特的聲音嗚咽起來。伯恩斯太太伸出手抱住了他顫抖的肩膀，問道：“傑西受傷了嗎？”

“伯恩斯太太啊！” 羅伯特滿臉是淚，“我把它抱起來，把它放在我自己的床上。我睡在地板上，

整夜照看它。但今天早晨它還是死了。來上課以前我不得不去找了個地方把它埋了。”伯恩斯太太試圖安慰他：“哦，羅伯特，這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彼得的所作所為確實可惡。但如果他遇到了麻煩，我們這周的經文說……”

“永不！”羅伯特打斷她的話，“我永不會幫助他！等我長大成人了，我要向他討回公道！”不等伯恩斯太太向他講道理，羅伯特已從教室裡跑了出去。

羅伯特跑到外面，才發現外面又颶風又下雨。家裡人還沒有下班回來，但他還是決定回家。他進了公寓門，經過彼得和他爸爸住的房間。他家的門半敞著，彼得一個人在家。見羅伯特經過，彼得嘲笑道：“喵嗚，喵嗚。”

羅伯特的臉都氣白了。他用手堵住耳朵，飛跑進自己的家。一進門，他倒在床上，喃喃地說：“我們應該在這樣的人餓的時候給他們食物嗎？沒門兒！”那天晚上，羅伯特是懷著滿腔仇恨入睡的。

第二天羅伯特急衝衝地走過彼得的家去上學時，聽見有人在哭。他停住腳，小心翼翼地靠近半敞的門，朝裡面看去。是彼得躺在床上，臉燒得通紅。見羅伯特站在門口，他呻吟道：“羅伯特，請叫房東太太來。我爸爸走了，我感覺很難受。我需要幫助！”

“真的嗎？你覺得難受？很好啊。我很高興聽你說這個消息！”羅伯特沖他作了個醜陋的鬼臉，把門緊緊關上，免得有人聽見他求救的呻吟，然後離開了。他興高采烈地吹著口哨，步履輕快地往學校走去，滿心希望彼得病得久一點。

羅伯特整天都比平時心情舒暢許多。甚至下課後在雨中送報也沒讓他煩惱。他快地幹著活，想早些回家，看看彼得是否仍然病著。可是經過彼得家時，他看見燈是亮著的，房東克拉克太太在裡面。她正說：“彼得，來，喝完這個，也許你能睡上一小會兒。我得回去工作了，不然晚餐會遲的。”

羅伯特看見克拉克太太幫助彼得，滿肚子不高興。等她回廚房以後，他進了彼得的房間，靠在門口，問道：“怎麼樣啊？你現在很享福吧？”他想表現得惡毒一些。可彼得病得太厲害，根本就沒注意他在說什麼。他呻吟道：“羅伯特啊，我全身都疼，頭疼得尤其厲害，就像一塊燃燒的炭火。”

一聽他說“燃燒的炭火”，羅伯特的臉唰地白了。他記起了那天的經文，又一陣憤怒掃過了我的心。他一言不發地轉身跑回了自己的家。

那天晚上羅伯特按時上了床，可怎麼也睡不著。那段經文一次又一次地清清楚楚地在他心中出現。炭火，炭火，炭火，不管他看哪裡，這些字都在他眼前跳出來。他聽得見時間在流逝，教堂的鐘已

在敲一點了。最後他大聲地說：“好吧，我會那樣作的！我會作的！”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對著一個看不見的敵人說話。

說完這個他馬上睡著了。次日清晨他記起了自己的承諾。可當他走到彼得的門前時，看見彼得的爸爸在。“很好，我不必去了。”他想。有這麼一個藉口，他腳也沒停地走到學校。可那天什麼都不對勁兒，他也無法專心學習。放學以後，他急急忙忙直接回了家，滿腦子還在想著他發過的誓。最後，他終於決定他必須遵守諾言。他可不想今晚再失眠了。

羅伯特下樓來時發現彼得的門虛掩著，彼得則面沖牆躺在床上。羅伯特走到床前，尖聲說：“嘿，彼得，你需要什麼嗎？”其實他痛恨彼得，連與他說話也十萬分不情願，但他還是決定守約。

“我好渴。他們忘了給我端些水。”彼得的聲音很微弱。

“給他喝！”羅伯特一邊念叨著，一邊去倒了一杯水。然後不情願地又問：“你餓了嗎？”

彼得的回答是一陣可怕的呻吟。這下羅伯特可有麻煩了：他怎樣才能按經文的第二部分去作？他走出房間，快步走到附近的一個水果市場，要求跟老闆談談。“先生，你有什麼我可以幫你作的工嗎？”他問老闆。

“讓我想想。對了，這裡有一籃水果需要按這個位址送去。”

“謝謝您，先生。”羅伯特接過水果籃，很快就完成任務回來了。他得的報酬不多，但足夠買一隻又大有水靈的桔子。他回到彼得的家，將桔子掰成一瓣兒一瓣兒，扶彼得坐起來吃了。彼得臉上感激的表情讓羅伯特覺得很不舒服。但他提醒自己，他喂彼得可是出於不得已。一等彼得吃完，他就跳起來，說：“好了！我給你吃了給你喝了。我已經完成任務了！”說著拔腿就要走。彼得叫了出來：“別走好嗎？這兒什麼人也沒有，我覺得好孤獨。”

“作夢！經文上可沒有包括這一項。”羅伯特說著，冷冷地離開了。留下彼得不知所云。自那以後，羅伯特繼續在水果市場打些零工，好幾個晚上都帶食物和飲料給彼得。但他這樣作只是因為他不得已。

有一個晚上，羅伯特像往常一樣又來了。彼得突然問道：“羅伯特，你想我會好起來嗎？”“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問呢？”

“爸爸叫來了醫生。檢查完之後，醫生直搖頭。我想我要死了。羅伯特啊，我好害怕！在我死前，

我想告訴你，我為自己那樣對待你的貓感到抱歉。”彼得哭了起來。羅伯特心中的堅冰融化了。

“喔，彼得，沒關係的。傑西已經老了，反正也要死的。別再想這事了。我可不希望你死！我會盡我所能照顧你的！”

現在羅伯特明白了那段經文是對的，他不應該報復。那天晚上他跪在床前，為彼得的康復祈禱。他還說：“神啊，請幫助我一直作那經文上所教導的，幫助我發自內心地作。求禱治好彼得，給我們倆每人一顆新心。”

羅伯特萬分感激地經歷了神對他禱告的回答。三個星期後的一個溫暖的春日，他扶著虛弱的彼得到室外散步。兩個男孩像兄弟一樣親密。他們坐在陽光中，輪流讀著《聖經》，學習尋求和尊重神的話語。他們祈禱求神教導他們一直遵行他的旨意。

### 何門死裡逃生

—— 何門·弗蘭克斯是個老水手。他酷愛海上粗獷的生活，因為職業的關係得以周遊世界。他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也很少去想他職業裡潛藏的危險。他虔誠的母親將他撫養成人，但他的心中可沒有太多關於《聖經》和永恆的念頭。

有一個夏天，何門的船到了非洲，沿著一條大河逆流而上。可好幾天船都停著沒走，熱帶的酷暑讓水手們變得懶散。許多人開始喝酒解暑。何門也一樣，腦袋變得不太清醒了，他沖另一個水手叫道：“嗨，喬，我得去涼快涼快。我能輕輕鬆鬆地遊到對岸，再遊回來。不太遠的。你也來嗎？”

“我可不。你認為這安全嗎？”

何門可沒有停下來想想河裡和四周叢林中潛藏的危險：“太熱了，我得去泡泡。”

說著，他跳進河裡，向對岸遊去。甲板上觀望的另一些水手們也心癢癢地想跟著下去。突然間，不知從哪兒冒出了一隻巨大的鱷魚，跟在何門後面遊。水手們一眼就看見了它，馬上大叫起來：“何門！當心啊！你後面有一隻鱷魚跟著！”

何門回頭一看，眼前可怕的危險立刻讓他的酒醒了大半。一場生死的角逐開始了。水手們連連開槍，想要嚇跑鱷魚，但無濟於事，鱷魚繼續在它的獵物後遊動著。

何門用盡了全身力氣，想要快些上岸。一幅極可怕的死亡景象在他的眼前浮動著，拉著他比任何時

候都遊得快。他的肺像是要爆裂了似的。但鱷魚還是在一步一步地離他越來越近。

最後何門快要到岸了，鱷魚也已近在咫尺。也許上了岸他還有一線希望，他心存僥倖地想著。可就在這時，他聽見在他前面有一些聲響。抬頭一看：離他僅幾尺的岸上，一隻咆哮著的老虎正張牙舞爪地準備跳過來！而他的後面緊跟著那條鱷魚。何門恐懼萬分地回頭一看，鱷魚張開的血盆巨口已在眼前！往前看，那只老虎已從岸上向他撲來！

就在這一剎那，何門意識到了他的危險所在：死亡就在眼前！轉眼之間他就要到神那裡去了，他一生的罪惡似乎在這一剎那間掠過他的眼前。他看見自己的靈魂是失喪的，他平生的罪孽在他的後面，而神的審判就在眼前。絕望之中，何門恐懼地大叫：“神哪！可憐我這個可惡的罪人！”他的祈禱立刻就被答應了。他狂亂地往一邊一閃，避開了飛躍而來的老虎。老虎刹不住腳，正好落在鱷魚的背上。接下來就是一場觸目驚心的生死搏鬥，老虎的咆哮和呼嘯夾雜著巨鱷的擊水聲和撲騰聲。但老虎的利齒和尖爪敵不過鱷魚的鐵顎，很快水裡就泛起虎血的泡沫。何門在岸上目睹著鱷魚將咆哮掙扎著的老虎慢慢拖入水中，雙雙消失在河的深處。想到這本來可能是他的結局，他不由得魂飛魄散。

水手們在船上目睹著水裡發生的一切，為他們的朋友竟從死亡的鐵口和利爪裡死裡逃生驚訝不已。他們立刻坐一隻划艇過來，將何門載回船。

何門一上甲板，就撲通跪了下去。他用顫抖的聲音感謝神以這樣一種神奇的方式將他救贖出來。水手們低著頭站著，每個人都對剛剛親眼目睹的一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何門沖回他的船艙，打開他的大衣箱。他參加海軍時，母親送給他一本《聖經》，要他帶在身旁。他把它壓在箱底好些年，從未想過要去翻開它。現在他將它拿了出來，一有時間就讀，不管去哪兒，都隨身攜帶著它。水手們經常聽他朗讀神的話語。

神用這次經歷使何門悔改了。何門被神開了心眼，看見他在神面前失喪的處境。他向神承認了他多年的罪孽。神的恩典也讓他看見了神聖的代罪羔羊就是替他而死。他從水中駭人的死亡中被救贖出來，更奇妙的是靠主的恩典，借著主耶穌基督所作的工，他從永死得了救

### 雷德船長的營救

—— 雷德船長擁有一艘大船，那是他的飯碗。他從南美將貨物運往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裝上一船新貨物，然後駛向中國。他有十三個船員，其中包括一名木匠。

有一年春天，雷德船長遇到了一個大麻煩。到南美洲時，七名水手離他而去。他必須另找一名木匠和六名水手。正當他開始四處詢問時，一位官員模樣的人向他走來。

“船長，” 這位紳士問道，“我正在找一艘可以載我到塔黑提的船。你出發時能不能給我留個位置？”

“當然可以！” 船長滿口答應，“您與我們一起航行，我們感到很榮幸！如果我能成功地找到一批新船員，下週三就開船。到時您能準備好嗎？”

這位紳士是威爾遜市長。他一直在想法，要將一大筆錢帶給塔黑提的總督。“七海號”的雷德船長答應讓他搭便船，這下問題就解決了。於是他返回自己的住處，將錢裝進一個小木箱裡，又將小木箱藏到他自己的衣箱中。“這筆錢的事我連船長也不會告訴。” 他想，“這樣的話，就不會有人知道我的秘密，我也就可以一路平安無事了。”

但他辦公室裡的一個女雇員遜麗，知道了這筆錢的事。遜麗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晚上總與一幫壞朋友混在一起。有一天晚上，她向她的朋友透露威爾遜市長要去完成一項重要的秘密使命：他下週三要去乘搭“七海號”，他帶了多少錢，等等。遜麗不知道她說的故事讓哈利·詹森聽去了。哈利曾作過船上的木匠，但已經失業好幾個月了。他看上去儀錶堂堂，實際上無惡不作。聽了遜麗的故事，他便去找“七海號”的船長。一個計畫在他邪惡的心裡成形了：他終於就要成為富翁了！

雷德船長第一眼就喜歡上了哈利。聽哈利說不僅他來，而且還可以帶另外六個水手來工作，船長就更高興了。很快，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就緒，禮拜三，“七海號”如期出發了。可不久，雷德船長就發現六個新船員都非常粗魯。他們不聽從命令，而且工作馬馬虎虎。哈利是唯一一個努力工作，謙恭有禮的人。

船開航幾天以後，便遇到一場猛烈的暴風雨的襲擊。更糟糕的是，船開始滲水。雷德船長命令道：“哈利，快去檢查，找出漏的地方，儘快將它修好！”

去了一會兒，哈利就返回來了，“很抱歉，船長，我到處看了，但沒發現漏水的地方。”

“那麼快去抽水！” 船長下了命令，“船已進了太多的水了。” 雷德船長是一位敬虔的人，他馬上默禱，求神的幫助和指引。

船員們沒日沒夜地抽水，但滲漏只是越來越厲害。第三天，雷德船長注意到在離船不遠的地方，波浪中有個什麼東西在一沉一浮。透過雙筒望遠鏡，他發現那是一個附近島上的土著。他正劃著一條

獨木舟，在浪裡掙扎，努力要靠攏大船。明知回頭很危險，船長還是命令道：“把船掉頭，我們必須回去，在那個人被淹死之前把他救上來。”

但新船員們罵罵咧咧不肯聽從命令：“我們可不願冒險去救他。他反正只是一個愚昧的土著而已，讓他淹死好了。誰在乎！”

漏水的大船離獨木舟越來越遠。船長注視著，在心中默默地祈禱。然後他悄悄地走到船尾，在船的一邊放下一支錨。錨將漂流的船拖慢了，很快獨木舟就靠近了船。船長向掙扎著的土著拋出一根繩子，那人感激地抓住，很快就爬上了船。這是一個很壯實的年輕土著。休息了一小會兒，他高高興興地去幫助抽水，但他不與其他人說話。別人問他的姓名時，他只是簡單地說：“馬特。”看來他聽不懂更不會說英語。

暴風仍在肆虐著。船上的水越進越多。船長難過地意識到他們可能不得不離開這艘將要沉的船。一旦暴風止息，所有的人就都得用大艇逃生。雷德船長開始下令往大艇上儲存食物。這時威爾遜市長要求與他談談。他們在空無一人的飯廳坐下，威爾遜市長悄聲說：“船長，我要告訴你，我帶了一隻貴重的箱子。無論如何，我都得將它安全送達塔黑提！”

正說話間，船長看見那個土著，馬特手腳並用地爬了進來。船長正要責罵他，馬特悄聲噓道：“噓！等等！必須談談！”他迅速地鑽到桌子下一個沒人能看得見的地方，爬到他們兩人之間，急切地用斷斷續續的英語說：“很危險！人們要切斷喉嚨！然後錢箱就丟了——船也是！”

威爾遜市長被嚇住了：他明白馬特講的是什麼。他立即回到自己的船艙，佩帶上他的左輪手槍。馬特對船長把故事講完：“馬特看見許多，聽見許多。”他解釋了他在獨木舟上是怎樣看見船的一側有一排洞，還有抽水機在工作，便猜想有什麼不妥。他上了船，假裝不懂英語。當他與木匠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幹活時，他聽見他們商討他們的計畫：等到大艇放出去時，哈利他們就去殺掉船長和市長，然後返回大船，修補漏洞，卷款而逃。他們還會在下一個港口賣掉大船，每一個人都從此發財致富。

雷德船長迅速裝備好自己，叫來對他忠心的人。木匠和同夥們還不知道他們的陰謀已敗露，哈利和傑克，兩個頭目，還在傑克的艙裡呼呼大睡呢。雷德船長和手下潛入他們的船艙，手疾眼快地繳了他們的械。其他五個也被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很快七個同夥全都被五花大綁，鎖進了貨倉。

馬特領著船長及手下去了哈利的船艙，艙板上赫然是哈利自己鑿的洞！他們很快修好了洞，抽幹了水。四天以後，“七海號”平安抵達塔黑提。罪犯們被移交給當地的有關部門。雷德船長和威爾遜市長買了一艘新捕鯨船，送給馬特作為報答，並目送他駛向他自己的島。

自從雷特船長和船員們出海，已有不少日子。“七海號”比預期晚了幾個星期返鄉。有一艘船報告曾遠遠地看見過“七海號”，它看上去像是要沉的樣子。又過了幾個星期，大家都認為雷德船長和他的船員們是完了。這個悲哀的消息也傳到了船長的太太，貝蒂·雷德，和他們的兩個孩子耳中。在那些焦急等待的日子裡，她從未放棄過希望。每天都為丈夫的安全祈禱。但最後，她也開始懷疑她親愛的丈夫可能是遇難了。她與孩子們跪下禱告道：“神啊，願禱的旨意得到成就。不管他是死了還是活著，他在禱手中是安全的。”

可憐貝蒂因為數個星期的焦慮已不勝負荷。她想為孩子們讀《聖經》，但已力不從心。於是她找出選好的章節，讓女兒露西念。雷德船長正好在這時邁向家門。露西清脆的聲音透過開著的窗戶傳了出來：“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淚水湧上了船長的眼眶。他看見神的護理是何等奇妙：給他去幫助年輕土著的願望；那位土著反過來為神使用，救了他的性命和他的船！他跨進了家，投身在歡呼的家人當中。以一種無法言說的喜樂，他把這個故事講給他們聽：神是怎樣在大能的掌管中奇妙地看顧了他

### 比爾的第一份工作

—— 瑪麗·哈德森坐在她的舊搖椅上，心事重重。她親愛的丈夫已經去世十年了，他走時他們的兒子比爾才五歲。自那以後生活就一直很艱難，她得掙扎苦鬥，想方設法養活自己和兒子。現在她老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幹活了。

“媽，求求您，您知道您遲早都得放我出去找工作的。就讓我試試，在城裡找份工。冬天快要來了，我想幫您買我們需要的東西！”

“比爾，我知道你說的有道理。但我不放心哪。城裡到處都是邪惡，而你又一直在平靜的鄉下生活。你怎樣能面對城裡那許多的誘惑呢？我們是很窮，但你得記住，要誠實。窮也好過作不正當的事。不過，你是得去找工作。如果必須在城裡找，就要時常求神指示你當作的事。我會為你祈禱的。”

就這樣，比爾進了城，到許多商店和市場薦工。但時日艱難，沒有人能雇得起他。最後他總算在一家布匹店找到一個空缺。只要他願意照雇主胡為先生所吩咐的去作，他就可以成為店員。比爾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十分感激，連口答應要盡力而為。

胡為先生對比爾很好，而且親自花時間訓練他。比爾工作勤奮，且急於討老闆的歡心。他和母親都為他能幫扶家用而滿心感激。

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比爾開始懷疑他受吩咐所作的事是否都對。最初他以為胡為先生叫他作的所有的事都是正常的；如果某件事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他會告訴自己：胡為先生可是個經驗豐富的商人，不是嗎？那麼這肯定就是生意之道了。不過工作越久，比爾對他受訓練所作的就越覺得不舒服。

史密瑟太太是個富婆。有一天她來到店中，胡為先生告訴比爾：“看看這位女士，看見她穿得多麼華貴了嗎？你可以看出她口袋裡的鈔票不少。她問價時，按平常的價格翻一倍。她付得起的！”

“可是老闆，難道她不會知道這不是真的嗎？”

“如果她說什麼，就告訴她你給她的是批發價，她在別處可找不到這麼便宜的貨。”說著，胡為先生大笑著走開了，留下比爾在櫃檯前招呼史密瑟太太。

史密瑟太太進來以後，比爾儘量按老闆吩咐的作了。史密瑟太太買了她所要的布，但怪怪地看了比爾一眼。她似乎注意到了他報價時的躊躇。比爾感到越發不安，開始越來越多地琢磨起事兒來了。

阿梅太太不如史密瑟太太富有。她來布店時，胡為先生告訴比爾加多一半價。“你很快就會學會根據人們的穿著和談吐，判斷他們是窮是富，決定你該向他們要什麼價。”胡為先生還總是站在能看到比爾工作的地方，如果比爾對抬價猶豫不決，胡為先生過後就會找他的麻煩。

終於比爾無法再保持沉默。有一天趁店裡沒有顧客，他對胡為先生說：“老闆，我對把價格這樣變來變去感到很不舒服。我想這樣作是不對的！”

胡為先生笑了起來：“比爾，這只是因為你還是個新手。每個人都是這樣作生意的。我是我們教會忠實的教友，不會作錯事的！”

比爾糊塗了。“也許是我不懂經營之道。”他想。可那天晚上在教會，比爾聽莫里斯牧師講道，題目是《尋求主意味著什麼》。比爾越聽，就越肯定他騙了那些來店裡的顧客。母親的話也在他心裡迴響起來：“比爾，窮也比作不正當的事好。時時刻刻記住：要誠實！”

“我該怎麼辦？”他問自己，“如果我不按胡為先生所說的去作，我會丟掉飯碗的。媽媽又需要我的說明。”

莫里斯牧師以正直而著稱，而且說話直爽。比爾決定散禮拜後去與他談自己的問題。“至少他一定能告訴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他想。

莫里斯牧師將比爾迎進他的書房。比爾快言快語地將母親警告他對抗罪，和提醒他誠實的重要性的話全盤倒出，也解釋了胡為先生要他作的事。“胡為先生是位教友，我不知道該怎麼想這事兒。”“你媽媽的教導遠好過你的雇主！”莫里斯大聲宣佈，“不論胡為先生是不是一個教友，他在教你撒謊騙人。照你母親的話去作，拒絕再抬價。”

“但我肯定會失去工作的。”

“失去就失去！一分鐘也不要猶豫！如果他因為你誠實而解雇你，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一個不誠實的人。”

“但要是我失去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母親會很失望的！她會怎麼想？她可能會想我根本就不適合工作。”比爾難過地說。

“不會的，”莫里斯牧師說，“告訴她實情好了。她要知道你寧肯失去工作也不願騙人，會很高興的。”

眼淚湧上了比爾的眼眶，他說不出話來。他清楚知道自己該怎麼作，但心裡還是顧慮重重。最後他抽泣著說：“我現在知道我不能再在那兒工作了。但我能作什麼呢？我以前試過很多地方，我不知道該去哪兒找另一份工。”

“你禱告了嗎？”莫里斯牧師問道。

“我禱告了。但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作。”

莫里斯牧師就繼續跟比爾講那些重要的事。他鼓勵他把生命中的所有的事都交托給神，“求他在你找工作時給你指引。”同時他也解釋了更重要的，是尋求主耶穌基督為救恩的唯一希望。比爾認真地聽莫里斯牧師所講的一切，答應會很快來回訪他。

比爾次日早晨去上班時，幾乎失去了勇氣。但他在心中禱告著，對胡為先生說：“老闆，我再也不能在價格上撒謊了，我一直在作這個。我們就不能對顧客說實話嗎？”

比爾害怕的事情發生了：他失去了工作。但他寧肯掉飯碗也不願撒謊的事很快就傳開了，結果是可喜的：他很快就有了一份更好的工作，承擔起更多的責任，而且工資也提高了。幾年後，胡為先生生意破產，成了個窮光蛋。

比爾經常去拜訪莫里斯牧師。主通過這些拜訪引導他全心全意地尋求主，將他從黑暗中帶入神奇的大光。他曾是主前一個失喪的罪人，最終因聖靈的工作和神的恩典而信靠耶穌基督，得到了救恩。主耶穌向比爾顯明了，他就是那位為失喪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

幾年以後，比爾得以開創自己的生意。他也加入了莫里斯牧師的教會。他一生中都經歷因聽從他那位敬畏神的母親而接受的祝福

###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撒迦利亞書四6）。

主常以無法測透的方式引導他的選民，向他們展現他的權能和豐富的恩典。一方面他並不讓血肉之軀免離痛苦，另一方面他向他們施憐憫。對我們這些不能保全自己靈魂的人來說，這是何等的安慰和鼓勵。在榮耀這位有豐盛憐憫之神的名時，他們可以全心把希望寄託在神豐富的恩典上。這奇妙全能的恩典在南英格蘭的德文榭兒，一位叫依利莎.王的女人的生活裡；得到過充分的彰顯。

她母親是一個小販，手挽一隻竹籃走村串店，跡近乞討。這婦人墮落於荒淫無恥，天昏地暗的生活當中，除此之外，不知其他。她迫不及待地將唯一的小女兒送到英國國教教會的一家濟貧院，暗自慶倖不再需要照料這丫頭。濟貧院的公眾對手下的孩子很好，雖然時日艱難，他盡力把孩子們撫養成人。但在信仰方面，他能給的卻少得可憐。

白蒂（就是依利莎白）到了可以離開濟貧院的年齡了。她一天也沒有多呆，離開家鄉，去四十公里開外的一個小城尋工。她在一家小酒館找到工作，在那個充滿罪惡和不潔，令人厭惡的地方如歸故里。從來沒有人警告她這種邪惡生活的後果，她自己更不知道自己內心的敗壞，和悖逆創造主是什麼意思。魔鬼按自己的意願俘虜了她。

她很快就嘗到了苦澀的後果。

不久，白蒂回到家鄉，與母親多年以前所處的情形一模一樣。不過白蒂與母親有些不同。她母親幾乎就沒照顧過她，而白蒂認為她有責任為將要出生的嬰兒作一切努力。她用積攢下來的錢租了一棟小房子。就在那時，她母親回到村子裡，病得一塌糊塗。這婦人聽說女人住在村子裡，馬上去投奔她。當這個老態龍鍾、病懨懨的女兒出現時，白蒂嚇了一跳，簡直不敢相信她就是自己的母親。她將母親接進來，盡其所能照料她。但還是於事無補。母親纏綿病榻良久，然後就過世了。

母親死了，兒子漸漸長大了，環境迫使她把兒子送到一個寡婦家中，付錢托她照料，自己又出去找工作。她找到了。可是，唉，又是一家酒館。她健壯、快樂，從不畏懼謠言或噓聲。她的雇主對此評價很高。酒鬼們醉醺醺地打成一團時，她總能冷靜而堅決地讓他們住手，或不費太多力氣就能把他們趕出酒館。

她常去看望兒子，跟寡婦保姆聊天。這寡婦經常去村外不遠的一家小教堂參加崇拜。她勸白蒂：“白蒂，你應該找個時間跟我一起去。你生活的方式不好。在一個可憐的罪人的生命裡，沒有什麼比事奉主更大的特權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心裡這麼快樂。”

但白蒂不肯：“不去，那跟我沒什麼關係。我在那裡感到渾身不自在。我到那裡能幹什麼呢？”不過，白蒂心裡可是經常納悶這寡婦在教堂裡找到些什麼，讓她與酒館裡的那些人精神面貌全然不同。最後，白蒂的好奇心占了上風，在一個禮拜天晚上悄悄去了教堂。

通往樓座的樓梯很暗，她沒有往裡走，而是在門邊的角落裡坐下。在那兒，沒有人能看見她，她卻可以將所發生的事盡收眼底。牧師佈道的經文是那個稅吏的禱告：“神哪，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這篇佈道強烈地衝擊著她。她目瞪口呆地聽完了，回到家中心裡沮喪到了極點。牧師講的是真的。她的良心無法安寧，也無法像保羅面前的腓力斯那樣推搪說：“等我得便時再說。”因為神的靈在她心中強有力地作工，讓她看見她在罪惡中失喪的處境。

她不得不切切地向神低頭懺悔，為自己所有的罪悲哀地哭泣。整個晚上她都在向主乞求憐憫，希望神把她所求的賜給她。第二天在酒館裡，她也不停地向神禱告。

晚上一回到家中，她就跪倒在主的面前。神溫柔地安慰了她，將她引導上唯一的救恩之路，就是在兒子耶穌基督裡的。

白蒂的生活大大地改變了。世人大吃一驚，神的選民卻為此歡呼雀躍。“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她迫不及待地辭職，酒館老闆再三挽留，甚至願意給她漲工錢，但白蒂覺得自己在那裡多呆一分鐘都不可能。

她決定信靠主，去租一座小房子，作一個洗衣婦，來養活自己和兒子。

白蒂自己都無法相信自己的變化。她看萬事為損，為糞土，只以認識基督耶穌為至寶。她天性就熱心，這在她生活中的改變中處處體現出來。事奉主是她的一切；主的律法在她看來無比珍貴。禱告會，佈道會，她從不曾缺席。甚至聽見主的名字，都讓她容光煥發。哦主啊，禰的殿是何等的可親！

她發現自己對牧師倍感親切，說：“在天國裡除了能遇見我親愛的救主以外，還能遇見牧師，這真讓我高興極了！”

她常去探訪村裡的病人或生活艱難的人。人們也願意請她到垂死的人床前安慰病人和親屬，有時晚上都有人來叫。不過她自己還有許多煩擾，孤獨。

有一天，她敲開牧師家的門，只有牧師太太在家。白蒂很高興，因為她就是想特別與牧師太太聊聊。

“我丈夫已出去一整天了，白蒂。有什麼困難嗎？也許我能幫你呢。”

白蒂的確處境艱難，不知如何是好。

“夫人，你知道，我只是一個貧窮孤獨的女人。我的兒子已離開了家，就我所知，在這個世界上我也沒有其他親戚。老實說，夫人，我真的很希望過一種比較愉快方便的生活。”

牧師太太馬上明白白蒂說的是什麼意思。

“白蒂，有人向你提親了嗎？”

“是的，夫人，約瑟.王，就是那個有一個獨生子的鰥夫，請求我跟他結婚。他是一個織布工，自己作貿易，收入不錯，還有一些產業。”

“噢，白蒂，這聽上去是挺不錯呢。但他也是一個基督徒嗎？”

白蒂就是怕她問這個問題。但她還是老老實實地回答道：“我覺得他對信仰不是那麼在乎。”“那麼白蒂，你認為你與這樣一個人在一起會幸福嗎？你在事奉耶穌基督裡，在他寶貴的教訓裡找到了所有的快樂。而主教導我們，我們只應該與主內的人結婚。”

可憐的白蒂不得不承認牧師太太說得對；她自己也這樣想過。她難過地問：“那麼你不同意這件事了？”

“當然不，白蒂，因為《聖經》禁止這樣的事。”

但白蒂還是不肯死心。

“可是夫人，主可以讓我成為對他的祝福。”

“哎呀，我親愛的白蒂，你最大的敵人就是要你相信這個。不要聽他的。我們對天父給我們的命令，不應該耍花招。你應該知道，那些理應知道主的意願，照著去行，卻不肯去行的人，會受許多鞭打的。”

白蒂垂頭喪氣地回到家中。她知道牧師太太是對的，她不該那樣作。

但試探並沒有過去。過了一段時間，誘惑更強了，白蒂終於在送來的舒適面前屈服了。

最初，事情比預想的還要好。約瑟同她一起定期去教會，白蒂的生活也輕鬆了許多。但這只是曇花一現，約瑟很快就顯出邪惡吝嗇的真面目。等到孩子出世，他更是把偽裝完全撕下。他不再去教會，而且對白蒂的虔誠大加嘲笑。一有機會，他就侮辱她，甚至毆打她。

白蒂對自己的選擇追悔莫及，作這個選擇，既違反主的教訓，又把朋友嚴厲的警告當耳旁風。她不得不謙卑地在主面前屈膝悔罪。孩子才幾個月時，那個墮落的約瑟竟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將她們母子趕出家門。好心的朋友收留了她，但小嬰兒可受不了這一切。幾天以後他就在白蒂的懷中永遠地閉上了眼睛。白蒂悲痛欲絕，只能反復念叨以利的話：“這是出於耶和華，願他憑自己的意旨而行。”

孩子的死讓約瑟有些震動，他請白蒂回到他身邊，許諾說他會改好。

白蒂馬上同意了。但不久約瑟就舊病復發。有一天她去商店買東西，有一隻眼睛腫腫的，顯然是挨了打。沒想到，她在那裡迎面撞上了牧師太太，和善地向她打招呼。

白蒂歎息了一聲：“夫人，但願我聽從了您的勸告。現在已經太晚了。”

“是啊，白蒂。不過現在我必須再給你一些建議。”

白蒂抬起頭來，好奇地問：“是什麼呢，夫人？”

“約瑟現在是你的丈夫，你有責任作一切有利於他的事。在許多方面他煩擾你，還虐待你。用耐心容忍這一切，不要與他對抗。盡可能對他友善，尤其是，不要停止為他禱告。要讓他知道你在為他祈禱。也許神會幫助你。除了他以外，也沒人能幫你了。”

白蒂回到家中，牧師太太上一次的忠告被她忘到九霄雲外，但這一次她會仰望主，去付諸行動。這件事沉甸甸地壓在她的心頭，她日日夜夜地向主呼求。

晚上約瑟上床了以後，白蒂跪在床前為他的得救向神乞求。但……什麼也沒有改變！

她唯一的特權，是禮拜天，約瑟會在床上呆一整天，她去教堂時他也不來騷擾她。白蒂不斷地在恩典的寶座前掙扎，不願放棄。難道神沒有在她的生活中向她顯現了他是一位聽禱告的神嗎？“他垂聽窮人的禱告，並不藐視他們的祈求。”

有一天晚上，事情又不對勁了，約瑟又打了她一頓。可憐的白蒂傷心極了，她再一次跪倒在床前，謙卑地向主祈求約瑟的救恩。突然間約瑟跳下床，在她身邊跪下了。她心中感到一陣狂喜。他們什麼也沒說，但白蒂知道主不會半途而廢。她必須繼續把這事交在主的手中，專心依靠他。

約瑟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如今他對白蒂很好。他對自己心中發生的事隻字不提，但他的歎息和淚水並沒逃過她關切的眼睛。

白蒂嘗到了公義的和平之果。的確，她曾誤入歧途，但主憐憫她，讓她打美好的仗。像母親懷中剛剛斷奶的孩子，她安靜地坐在主的腳前。

約瑟又開始陪妻子去教會。有一個禮拜天晚上，牧師佈道的經文是耶利米書八章 20 節：“麥秋已過，夏令已完，我們還未得救！”約瑟在回家的路上，神情非常沮喪。

“噢，白蒂，恐怕對我來說是太遲了。我不會得到寬恕，我真是最大惡極，一生失喪，而且我對你作了那麼多錯事，白蒂。如今麥秋已過了，夏令也完了，我，我還是失喪的。”

白蒂回答說：“我倒覺得你應該更多地為主恩典讚美他，他讓你看見，感到了你失喪的處境。因為主耶穌就是為這樣的罪人來的。”

一到家，白蒂和約瑟就在小廚房跪下，全心全意地呼求主的憐憫。那真是美好的一刻。

下一個禮拜的禱告會後，白蒂攔住牧師說：“我有好消息，牧師！”

“是什麼，白蒂？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她一把抓住牧師的胳膊，慎重地說：“看哪，他禱告了！”

她把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他：“噢，牧師啊，我肯定天使已經趕去天國報告這個好消息了：一個罪人悔改了！”

他們高高興興地分頭回家。生活還是有歡笑也有哭泣，但短短時間內約瑟在恩典這知識上長進驚人，白蒂有一天笑盈盈地對牧師說：“我覺得他在天國的路上已經趕在我前面了。因為他一天比一天更長進呢。”

他們在神的兒女中間生活了二十幾年。現在他倆早已到了那個沒有紛爭，也沒有罪的世界。主自己遮蓋了他們，他們穿著白色的義袍，在羔羊的寶血中洗得乾乾淨淨，繼續走他們的人生之路